

書叢育教民公

育教民公利大意

着德乃司 夫拉克
譯 蒙 貳 貝 台 古 月

者編主
五雲王
翹 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育教民公

育教民公利大意

(究研的義主斯西法名原)

著德乃司 夫拉克

譯 穀 貽 胡

者編主
五雲王
懋 章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三版

(30424.1)

公民教育叢書

意大利公民教育

原名法西斯主義的研究

一册

Making Fascists

每册實價國幣壹元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Shepard B. Clough
Herbert W. Schneider

譯述者

胡貽雲 五穀

主編者

王雲 王怒

發行人

王雲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楊靜齋)

著者序

在編著這書的時候，搜羅材料的工作似乎很不容易；因為從來沒人把這些完全關於意大利新生活形態的材料彙集起來。從最初的光景看來，本書的成功大半要靠那些詳悉法西斯黨員的訓練工作和實際參加法西斯主義試驗運動的人予以充分的協助。後來我們所提出的各種請求竟都得到了滿意的答覆。法西斯黨的職員、各業聯合會的主席、許多法西斯機關的首腦、法西斯新聞家、政治家、政府的技術顧問和公務人員，都肯費了許多的光陰和腦力，使本書成爲一部增長知識的作品。我們曾用訪問或通信的方法去和法西斯運動各方面的領袖接近，這並不是一種誇言。爲了免除偏見的緣故，我們也曾訪問意大利國內和海外的反法西斯主義者，以取得現代意大利另一方面的意見。例如關於南提羅爾與威尼亞西亞朱理雅的問題，除此以外，實無其他方法可以得到正確的消息。我們對於各人的襄助，不能一一致謝，只好借此機會，向一切幫助我們搜集材料者

表示我們的謝忱。

末了，我們要特別感謝洛雪娜 (Rosina Clough) 與卡羅爾 (Carol Schneider)，因為她們在替本書彙集材料和編校文稿方面，曾費了不少的力。

克拉夫 (Shepard B. Clough)

司乃德 (Herbert W. Schneider)

附言

原書本來是芝加哥大學出版部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發行的公民訓練叢書之一。從前商務印書館曾有漢譯本印行，稱爲『法西斯主義的研究』。現在既將該叢書的重要各冊譯印，定名爲公民教育叢書，原書的譯本自有編入該叢書之必要，爲求各書的名稱劃一起見，現改稱爲『意大利公民教育』。特附註於此，以明來歷。

主編者識 廿六年八月。

目次

上編 團體的形態

第一章 法西斯主義與經濟團體……………一

第二章 區域與種族的差別……………二六

第三章 國際關係……………五九

第四章 法西斯主義與天主教……………八〇

下編 民事訓練的技術

第五章 法西斯的教育……………一〇三

第六章 軍事的訓練……………一二九

第七章 分部政治……………一五四

第八章	法西斯黨·····	一七〇
第九章	法西斯黨的出版界·····	一九七
第十章	各種愛國團體·····	二二一
第十一章	符號與傳說的效用·····	二三五
第十二章	概括的調查·····	二四九

意大利公民教育

上編 團體的形態

第一章 法西斯主義與經濟團體

第一節 早期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團體

在以農業為主體的經濟團體中，法西斯主義比過去多數的政黨更能正確的反映出意大利的經濟生活。從這種運動的發源，和現政府的政策上看來，意國的農業是最有勢力，並且也是國家經濟的最重要因素。下列的數字，可以表明早期法西斯主義中各種經濟團體的相互勢力。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法西斯黨舉行羅馬會議時，書記巴塞拉 (Pabolla) 曾經報告黨員人數的分配如下：

職業

黨員總數百分比

商人

百分之九

實業家

百分之三

專門家

百分之六

公務人員

百分之五

私人辦事處雇員

百分之十

教員

百分之一

學生

百分之十三

海員

百分之一

工業工人

百分之十六

農業工人

百分之二十四

地主與佃農

百分之十二

在一九二二年六月舉行法西斯工團第一次全國大會中出席代表的工團一共有四十五萬八千團員；其中二十七萬七千的團員是屬於農業的，祇有七萬二千是屬於工業的。

第二節 法西斯勞動工團主義與社團國家

羅索尼 (Rossini) 洛科 (Rocco) 和別人所提倡的完整工團主義，是根據階級合作的原理，使全國人民依照經濟利益（卻不分產業階級）而組成團體，結果就產生了「社團」(Corporation) 或是「混合」的工團。這種政策起初在農業中得了相當的成功，但是在工業中卻完全失敗了。工業聯合會斷然的拒絕了任何工團的勞動專權——無論它是法西斯主義的或是非法西斯主義的。雇主們甚至明目張膽的希望法西斯主義會曲解意圖一切有組織勞動的目的。到了一九二五年，在羅索尼派的法西斯工團聯合會與工業聯合會中間成立了一種妥洽（就是稱爲維多尼宮公約 Pact of the Vidoni Palace）；於是把雇主和雇員確切分開，准許各方都有組織的權利並承認這兩種敵對的聯合會各自可以做雙方會員的法定代表人。

這就立定了以後法西斯勞工立法的典型。意國的基本勞工法，就是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公

佈的集合勞動關係法 (La Disciplina Giuridica dei Rapporti Collectiva del Lavoro) 1
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公佈的施行細則 (Regolamento) 要完成前法所提倡的全國經濟的組織
還有社團部 (Ministry of Corporations) 所定的法令，最後又有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公佈的國
會改良法。比這些法律更重要的也許就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所頒佈的勞動憲章 (Labor
charter)。我們祇能在這裏把黨章中最普通的條文例舉如下：

(一) 法西斯工團和它們的聯合會是它們各業的合法組織，也是法律上所准許組織的唯
一團體。在這些團體中的人都要納捐，以維持它們的組織，但入會與否是不強迫的。

這些工團組成了十三個全國團體：

(甲) 關於雇主的組織有：(1) 全國法西斯工業聯合會；(2) 全國法西斯農業聯合會；(3)
全國法西斯商業聯合會；(4) 全國法西斯海空運輸業聯合會；(5) 全國法西斯陸上與內河運輸
業聯合會；(6) 全國法西斯銀行業聯合會。

(乙) 關於勞工的組織有全國法西斯工團聯合會，它包括：(7) 全國法西斯工業工團組合；

(8) 全國法西斯農業工團組合；(9) 全國法西斯商業工團組合；(10) 全國法西斯海空運輸業組合；(11) 全國法西斯陸上與內河運輸業工團組合；(12) 全國法西斯銀行業組合；(13) 全國法西斯知識勞動者工團組合。這些組合已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改組，以排斥法西斯工團主義成立前的殘留者並且要使整個的組織統制於「社團國家」的模型之下。

(二) 社團部可以當做一種政治上的統一機關。牠是要調節和訓導雇主與雇員兩方面敵對的聯合會，並使工團主義形成「社團的國家」。社團部藉以活動的主要機關就是：(甲) 中央參議局由專家和政治家組織而成的；(乙) 全省經濟會議由專家組織而成，並對於縣長和國家經濟部的地方管理負責的；(丙) 全國社團會議，起因於實際工團委員會。這些委員會都是緊急處置的辦法，並且要用斷然手段以規定物價，工資與房租等等。牠們的組織一部份包括聯合會的代表，另一部份是法西斯黨的職員。這些代表都由社團部部长委派的。

(三) 勞動法庭 (Labor tribunals) 是由各省經濟會議委派的專員組織而成的特殊法庭。牠們對於勞資爭議的裁決是必須服從的，並且是算最後一次的。

(四) 集合勞動契約 (Collective contracts) 是由聯合會從中交涉的，並且要詳細規定勞工的條件。這些契約非但是代替工團的團員並且能代替契約內所包括的職業中的人員。牠們可以當做勞動法庭應用上的法律基礎。

(五) 罷工，閉鎖工場，以及一切階級鬭爭的形式都被禁止的。

(六) 依據意大利的新選舉法社團國會的下議院所包括的代表是照下面的辦法選出的：各種聯合會提出八百個代表的名單。社團部與法西斯黨的最高會議 (Grand Council) 從這種候選名單中選定四百位代表，然後再照單提交工團團員核准或拒絕。如果政府所選定的名單是被拒絕了；那末另有一種機關可以使聯合會自己選定別的名單。

我們從這種社團國家的結構方面總括的看來，基本的原則就是要使勞方與資方分開組織，而由各種政府的機關維持其均勢，有時贊成這一邊，有時就袒護那一邊。這種進程，在法西斯黨的用語中就是所謂「依照全國的利益以訓導工團的組織。」

有幾種團體卻不很純粹的適合這種制度：(1) 專門家、知識份子、新聞記者——最初法西斯

黨要想使他們變成「第三種人。」這也許要把均勢放在他們手中。所以在羅索尼領導下的勞工勢力和法西斯黨的政治家自然都要反對這種計劃。羅索尼終於把這些團體的全國聯合會都歸於他的翅膀底下。(2)工匠小店員與農民——最初有人主張把這些團體分開，放在資本家與勞動家工團的中間，但是兩邊的人都不要他們。他們終究組織了一種「自動的公團」(Comunità Autonoma)而附屬於工業聯合會。(3)合作社——法西斯黨經濟政策中一種最可笑的事實就是：最直接的可以表示法西斯主義學理的團體卻變成了法西斯主義國家中最難併合的東西。在波斯蒂利翁(Gaetano Postiglione)領導下的一羣法西斯黨員已從社會黨與民衆黨手中的合作社工團的管理權奪取過來。羅索尼當然也想把整個的合作運動受他的節制。其他方面，還有雇主的聯合會對於整個合作運動的破壞毫不表示惋惜。但是這些合作社的領袖對於兩方面都表示反對。後來在一九二七年就奉了皇家的法令成立了一個全國合作社同盟(Ente Nazionale delle Co-operazione)。這一種獨立的團體是為國家所承認而為社團部所保護的。同時國家的法令中也規定各種合作社聯合會應當附屬於和牠們最近似的工團聯合會。其結果就使

合作社的聯合會分配於勞動工團聯合會、工業聯合會、農業與商業聯合會。所以合作社在名義上雖是獨立的，但在理論上卻隸屬於社團國家的制度，因此要受各方面的壓迫。現在牠們還有強力來抵抗各方面的壓力並且享受政府實際的保護。各種合作社的相互勢力是可以從下列的數字中知道的。四千合作社（共有四十萬社員）的分配如下：

消費合作社

一八〇八處

生產勞動合作社

一一三二處

農業合作社

三〇七處

農村信用合作社

三五〇處

建築合作社

一七八處

除了以上的合作社以外，還有穀物、酒類與牛乳販賣合作社。

爲了努力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起見，法西斯主義已經實行了整個的社會保險計劃。在法西斯革命以前，意大利也有強迫的意外保險法，但是實施得並不完善。法西斯主義是要實行這些法

律並且規定新的法律使養老和失業保險也成爲必要的義務有一種組織已經在法西斯工團聯合會的主席領導下組織起來，稱爲「社會救濟事業管理部」(Il Patronato per l'Assistenza Sociale)。它要給工人法律上的知識並要實行社會律法。在新制度的勢力底下，社會保險的利益大大的增加了。

第三節 農業

法西斯主義在成立的時候，意大利農業是完全無組織的。農民是屬於革命的工團與工會有許多地方（最顯著的是在羅馬納 Romagna 地方）這些工團與工會可以實施有效能的勞動專權。大的地主，本來是沒有組織的，到了大戰以後，爲了擁護自身起見，不得不組織農業總聯合會。這種聯合會在一九二二年幾乎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政黨。但是農業中的下等中產階級，其利益雖各有不同，卻組織了民族主義的工團，而自願附屬於法西斯主義運動。在進軍羅馬以後，法西斯工團主義的進步異常迅速；於是農業總聯合會覺得自身的政策已經失敗，其結果大多數的會員就趨向於法西斯「混合的」中產階級的工團。這班大地主恐怕羅索尼得到了一種妥協，而變成

了一切法西斯經濟組織的典型：法西斯工團聯合會在法律上可以正式有權維護與組織農業的工人；農業聯合會也有權可以維護與組織農業的雇主。這兩種組織實行和平的集合交涉。至於法庭、法西斯黨與政府都是第三者，可以仲裁他們的爭議。全國農業工人工團聯合會大約有一百萬會員。農業雇主聯合會大約有六十萬會員。一切從事於農業的人都要納捐，以供給這一個或那一個的聯合會。大約有一百萬雇主以及好幾百萬的雇工都要納捐的。

雇工的聯合會自然因為勞工的情形而心神不定的。他要訂立集合的勞動契約，以規定工資，工作時間、保險、衛生規則，以及其他各種關於勞動利益的事情。雇主的聯合會大概是關懷於農業上技術的組織與進步。這些精密的專門團體以及牠們被技術家管理的中央集權制度可以說是法西斯黨的農業政策中最特殊的形式。一九二二年農業部廢止了以後，就和別部組成單獨的國民經濟部。現在這部是直接藉着各種聯合會而活動，並且能夠調節一切繁多的與獨立的農業組合而形成一種單純的制度，規定了各種組合的責任，並使他們得到更多的權力。一切全國的組織都有牠們的省支部。

法西斯黨對於農業的技術上的管理分爲下列各部。至於法西斯黨對於各部所有重要的政策與活動，我們不妨同時約略說明一下。

(一) 農村信用借款——有許多款項是憑信用借給農民的，尤其在資本缺少的南方，可以獎勵種麥及購買耕種機器。但是最大的信用借款卻用於灌溉、排水、以及農村建築的工作。

(二) 灌溉、排水與農村建築的工作——南方是最需要這樣工作的發展。北方的資本已經重重的投在大商業的發展方面。這些工作雖爲政府所吸收，但由私商所管理。極大的區域已經都在開墾了。最顯著的就是西部海岸大池沼的溝通，以及羅馬荒地的開墾。有許多地方的生產量已經因爲用汽機耕種而增加起來了。

(三) 捐稅、關稅、與慈善事業——一種對於食料保護的稅率已經從新復興了；市政的捐稅已經擴大了；並且在國外關稅的減低已經由法西斯政府和別國訂立商約而實現了。

(四) 農業機器——農業機器已被到處努力引用；信用借款也被用以購買機器；公衆的實驗、演講與影片都在宣傳牠的用處；在工業上要鼓勵工廠多製造耕田機器，並且設立專門學校，以

教授機械工程學。

(五) 科學研究所——全國和各省都組織了專家的研究所，以從事試驗，並舉辦關於動物畜養、種子選擇與植物病理學等等的民衆教育。正當的使土地變爲肥沃的方法是強迫的。

(六) 市場與商業的研究——關於貨物銷售、出口、以及貯藏等等的改良方法已經發展了。

(七) 研究土地法權與保護農業利益的司法委員會——對於詐欺偽造等行爲已經規定了嚴厲的法律。

(八) 各種主要的農業都有一種由多數技術家經濟家組成的中央管理機關。這些全國機關並不含有托辣斯或是專利的性質；因爲私人的商店是准許競爭的，可是牠們正在趨向那一方面。牠們的權力是在繼續的擴大，牠們也要不斷的受着外界的壓力去增加國家的生產與收入，而對於特殊的利益是不能顧及的。這樣組織而成的重要工業有絲、酒、牛乳、鮮果、罐頭食物、橄欖、甘蔗、糖、蘿蔔、煙葉、家禽、蜜蜂與水牛。

(九) 合作社——見本章第三節。

(十) 教育——關於遊行演講，實驗教授與農業影片的預算已經大大的增加了。新的農業中等學校已經設立起來了。在羅馬地方也有一個研究農業機械學的專門學校，對於青年農民的專門研究與學位大大的增多了。凡得到專門研究的學位者纔有資格在各省或國家機關中服務。這也算是一種獎勵農業的方法。政府對於專家作政治領袖的注重又可以引起人民對於專門的農業訓練的興趣。

(十一) 報章與宣傳——農業家聯合會刊印了一種週刊（不久將變為日報）叫做意大利的農業 (*L' Agricoltura d' Italia*)，還有兩種月刊叫做意大利農業家 (*L' Italia Agricola*) 與農業之神 (*Cerere*)。這些都是很普遍的雜誌。有一種星期刊，稱為農業星期刊是比較專門一些。各區的與全國的農業展覽會與農業競賣場常被用以激勵人民對於農業的興趣。

現今最顯著的最表率的法西斯蒂宣傳就是「產麥爭鬪」 (*Battaglia del Grano*)。這是政府所指導的一種經濟的戰爭。牠的目的是要增加每畝所產的麥子，直等到意大利所產的麥子，足夠供給全國的人民。一種很深刻的文字宣傳已被實行了。傳單、演講與圖畫都用以激勵農業方

面奮鬥的熱忱。農業的獎金已經擴充到三百五十萬里拉(Lire)。

墨索里尼對於這種宣傳運動也感受親自參加的興趣。他曾經很詳細的演講『回復到田地』的題目，並且宣佈說，法西斯政府大半要靠他農業的建設以開發意大利的富源。他曾經勸告衆人說，爲了道德與經濟的緣故，意大利不應當變成一種工業的勢力；但是牠應當在農業的科學與藝術方面做全世界的領導者。爲了要達到這種目的，他就宣傳『農村主義』(ruralism)。這是一種熱愛田地和農夫的心理，卻不單單是『農業主義』(agricolturism)，或是不過要想從田地方面得到一種生活。所以各種方法都拿來應用，好使人民養成一種愛鄉村田土的心理，因爲這就是愛祖國的要素。

第四節 工業經濟與商業

關於意大利工業、經濟、與商業生活的各種團體不能夠分開來講的，因爲牠們的利益與態度是互相依賴的。牠們和法西斯主義的關係也不能一概而論的，因爲這些團體在最近幾年中爲了意大利經濟生活情形的變化而斷然改換了牠們的趣向。

我們在上面已經講過，在法西斯主義最初登上政治舞臺的時候，下等中產階級是牠最活動最忠誠的擁護者。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中意想不到的勞工暴動，使店主、小廠主與商人感覺到經濟地位的不穩而大起恐慌，所以就立刻加入這種運動，並且大量的甚至很狂熱的資助法西斯黨。但是這種勞工恐慌平靖了以後，這些階級中的人大概都回復到他們舊時的政治習慣，認為風潮已過，可以平安無事了。

在他方面，這些大工業家雖然很遲緩的歡迎法西斯主義，卻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中間困難時期中做了牠的經濟維持者。他們尤其歡喜財政部長斯蒂芬尼 (De Stefani) 的改良政策。因為他是一個正宗派的經濟學家，所以他所實行的政策就是：(一) 解除國家的許多職能，以減少牠的預算；(二) 使捐稅簡單化，而更直接的便於徵收；(三) 鼓勵資本的蓄積。於是他就把電話、電報等等的營業移歸私人的公司辦理。他甚至要想把鐵道歸給私人。但是他因為法西斯黨的極大反對而終止。他廢除遺產稅，並且減低財產與資本方面的捐稅。他反對工團主義與一切政府干涉商業的政策。這樣的計劃自然是工業家與商業家最所歡迎的。但是他們心中對於這個政

府覺得難抱樂觀的，因為他們仍要碰到法西斯工團主義，貴族黨官僚，以及經濟的與政治的獨裁主義的阻礙。他們似乎對於新政府發生懷疑，並且他們的懷疑在一九二五年大半被證實了，因為那時斯蒂芬尼被迫辭職，而他的自由政策至少一部份已經被放棄了。所以那些還沒有轉向到維新派的工業家，總是覺得危險的。照有些工業與商業團體中的人看來，救濟這種局勢的唯一要素祇有金融膨漲可使商業得以興旺。

同時銀行家對於法西斯主義是極其冷淡的。祇要斯蒂芬尼不去干涉他們，他們總可以從金融膨漲，與投機事業中謀得利益。但是斯蒂芬尼後來對於這種不正當的投機事業也動了怒而想去干涉神聖的金融市場，這些銀行家便起來大大的反對。況且這種「經濟上的失敗主義」使斯蒂芬尼不得不辭職。他的繼承者是商業銀行的領袖福爾畢 (Volpi)。福爾畢政府能享受經濟家的擁護。他對於解決戰債的成功與膨漲政策的停止，定能引起他們的興趣。這種政策到了一九二六年的夏天達到了牠的頂點，因為那時他和墨索里尼創導一種有力的減縮政策。

但是這種忽然的減縮政策給商業一個重大的打擊，而從新引起工業家與商人中間的仇視。

但是政府並不退讓，却使牠的減縮政策盡量實行出來。房租、物價、工資與雇用人員方面都要直接受政府的管理。簡單的說來，政府是要直接規定國家的經濟生活。在這種政策的過程中，有時這個團體受攻擊，有時那個團體受歡迎。全部的歷史是很複雜的，也不能一概而論的，因為經濟的局勢天天是在轉變的。法西斯黨政策的經濟學說與實際活動的情形當然是出於本書的範圍以外了。我們却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的冬天，經濟的恐慌就到了（工人失業，銀行倒閉等等）；但是到了春天，從統計的數字上看來，經濟的趨勢已經上進，並且政府如今很確定的知道，這種戰爭已經得勝了，而法西斯主義在商業界中的權威也大大的提高了。

我們對於這些事件所應當注意的就是法西斯主義所用以得到各種工業上、經濟上與商業上團體的擁護與信服的技術。法西斯黨控制任何一切經濟團體的普通方法就是所謂「社團國家」。雖然這種方法是由於實際的局勢中產生出來的，可是我們却要等到討論法西斯黨勞工政策的時候再當提及此點。我們現在專門要討論那些直接與我們正在討論中的團體有關係的特殊技術。

在這些團體中進行宣傳工作最多的組織就是六個全國雇主的法西斯主義聯合會，尤其是工業聯合會，商業聯合會與銀行業聯合會。在這三種團體中，工業聯合會是歷史最久而最有勢力的。這些組織是和我們已經討論過的農業聯合會同一趨向的，並且牠們的活動事業是有同樣性質的。牠們管轄各省的組合和各地雇主與商人的工團，並且和許多全國的組合有聯絡的。其中有許多組合是在法西斯主義以前成立的。例如工業聯合會是包括下面的全國組合：工匠組合、工業經理組合、機械與冶金組合、木材組合、八種農村工業組合、兩種鑛業組合、五種建築業組合、十種紡織工業組合、三種化學工業組合、四種造紙與印刷工業組合，還有九種公眾事業組合。這些組合都派代表到全國聯合會會議中，而這種會議是為幾個常常與政府有直接關係的董事所指導。政府藉着這種集中最高權力的機關並有幾個顯著的法西斯工業家做牠的領袖就能很有效的而且很容易的宣傳牠的政策，以管理一般的雇主。

這些全國聯合會除了工團的職能以外，還經營許多部份的工作。例如商業聯合會是由下列各種全國組織成功的：商人組合、旅行業組合、皮鞋業組合、公共服務事業組合、製麵包者組合、影戲

院經理者組合、會食堂組合、店員組合、藥業組合、保險經理人組合。除了這些古怪的組合以外，別種營業的組合也繼續的加添進去，因為這個聯合會還是一種最近組織的。但是這種聯合會又分成下列普通的部份：（一）總務部（內又分四股），（二）幹事部（內又分八股），（三）法律和商業顧問部（內又分四股），（四）經濟殖民地部（內又分五部）。這些部份都進行許多宣傳的政策。但是牠們主要的功能是要規定聯合會會員的需要與利益，並且呈請政府核辦。所以牠們就做了提出律法上建議案的中央集權的機關。

法西斯主義團體對於這些雇主與商人所宣傳的愛國原理，可以總括如下：

（一）由減縮政策而發生的困難乃是國家對一切人民所要求的犧牲，這樣纔使意大利能够得到經濟的勢力與國際金融上的信用。

（二）效能較少的商店必須經過生存的競爭。意大利不能供養牠們，而政府也不能對牠們表同情。這或許要使少數的大商店集中勢力，變成全國的托辣斯。但是這種中央集權化不是一種故意的政策。如果牠真能成了中央集權化，那是因為牠有更大的效能。這不過全國的大工業是如

此的。

(三) 從另一方面看來，尚有許多小工業、工匠、與包工者。這種團體有他們自己的組合（附屬於工業聯合會）並且受政府的保護與鼓勵，因為貧窮的意大利必須大部份依靠牠的小工業。

(四) 購買土貨。政府的一種主要工作是要減少進口貨。但這不能用保護的關稅來促成的，（這是一種眼光短淺的政策並且要引起國外市場上反抗意貨的運動，）却要永續的做宣傳工作，以引起消費者的愛國思想與道德觀念。關於抵制外國貨一層，用了各種的宣傳方法：如同傳單、廣告、報紙評論、反對外國服裝等等。

(五) 意大利的工業必須受着鼓勵，去尋找國外的市場。意大利製造的能力，已超過國內的需求。牠的過剩勞工，正在要求職業。但祇在一種擴大的帝國主義工業中纔能找到勞動者的職業。近來全國出口協會已經恢復而擴大了。牠受着政府的強力保護，並希望到國外去宣傳意大利的貨品。

第五節 法西斯工團主義在訓練公民方面的功能

這種社團國家究竟如何實施出來，現在還不能預說。或者牠將要變成意大利經濟生活的管理機關。如今牠的主要職能是政治的，並不是經濟的。從最壞的方面看來，牠做了法西斯黨的官吏和好事者干涉經濟事業的烟幕彈。從最好的方面看來，牠是一種本色的政治機關，要使民族主義傳播到經濟方面去。後面這一種職能的重要是不能過分計算的。這些工團和社團的職員、委員會、議會等等除了和別的法西斯機關共同進行宣傳工作以外，又爲了國家的利益而提倡下面的各種訓練：

(一) 從前爲了無政府主義服務的工團主義是被改爲服務民族的愛國主義。羅索尼原來的標語是「不要否認，却要取得我們的國家 (La Patrianon Si nega, Si conquistata)」，這就是說，一種戰鬥的工團主義會自己變成了國家而得勝了國家，所以一個人的愛國心不必採取歷來軍事犧牲的消極形式，却能夠採取一種協作生產的積極形式。這可配置勞工運動的愛國動機。因爲勞工運動在意大利至少是發源於統一時代，所以在意大利的遺傳上有了強固的根基，並且證實了這一種意識對於目下意大利的經濟情勢是特別適宜的。

(二)看生產如同公民訓練的重要形式是工團主義者的宣傳政策中另一種標題這種觀念包括兩方面的：一方面牠要反對舊時破壞的勞工藝術，如同罷工、毀器等等，另一方面，牠要攻擊這班不事生產的資產階級以及那些對於國家財富沒有貢獻的投資與收入。復次，生產力的試驗——就是國民權利的基礎——也適用於政府的：如果一種政府不能擴大牠的經濟勢力與來源，那就不是好的政府了。這種勞工的帝國主義見解——甚至可把最低微的移民變成意大利的有創造才能的宣傳者——在外界的人看來似乎也太含有感情作用了；但在一個意大利人看來，這是不算希奇的。因為在意大利地方，我們必須記得，牠常常有人滿為患，所以勞工已經成爲一種特權，不是一種擔負了。

法西斯主義曾經對於勞工作一種儀式上的承認，並把「勞工武士」(Cavaliere di Lavoro) 徽章獎給勞工，如果他們已經做了長時期勇猛的工作。但直到如今，得到這種武士徽章的，祇是那些廠主、地主與上等中產階級；因為這班人是已經做過些很單純的服務事業，或是他們能夠出錢來從上下議院裏買得這種榮譽。

(三) 階級間休戚相關的精神也爲了國際爭鬪的緣故而向民衆宣傳。這種階級合作的主張是法西斯主義的特點。法西斯政府很知道，向意大利無產階級宣傳和平與繁榮是沒有多大效力的。所以牠要坦白的對付困難的時期，並且請求人民爲了意大利的經濟鬪爭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一切用在戰爭時代的技術已經復活了（從戰債的廣告，一直到戰爭的麵包）。全國的空氣充滿了『永在戰爭狀態中』的意識。八小時工作制是被暫時取消了。工資是爲了貨物緊縮的關係而不得不減低。人民生活的程度祇減低了百分之九，而政府却要請求他們的工資減低百分之十至二十。這一切的情形是被認爲國外經濟壓迫與國際商業競爭的必然結果。他們說，整個的意大利是一個從事階級鬪爭的無產階級國家。

(四) 國家藉着工團可以繼續干涉人民日常的生活是另一種公民訓練的方式，每天的報紙把受罰人的名單公佈出來，因爲他們在法定時間的前後做買賣，把肉食或鮮菓露放在店中，在休假日開店，不照貨物上所印的或是店中所揭示的官定價格出售等等——聽說有一百零一種的細微的方法可使一個人繼續不斷的想到國家的存在。市場上的價格是很有次序的規定出來。

無論那一個人走到那裏去，都是要付費納稅的。有時一個農民要被迫而雇用他不需要的勞工，或是一個工廠要勉強開工而受損失。總之，這種集合規定的證據是顯而易見的。所以一個人不必讀經濟的書籍，就可以知道放任主義的政治學在意大利已經破產了。

(五) 這種集合規定的最有系統的表示就是工團聯合會所用以束縛工團團員與別人的集合契約：產主與雇工都不能自由管理他自己的營業。從大體上說來，勞動家比資本家更願意維護這些契約，即使減少工資也不在乎的；因為各個勞動家完全明白他的工團是抵抗雇主獨裁的唯一機關。最後心權力與工團的重要已經大大的引起他們大眾的興趣。工團的意識 (Mentalia Sindacale) —— 這是新的政治與經濟秩序的心理條件 —— 發展得很快。一般的民衆早已聽慣了這種名詞。這班資產階級現在也開始覺得牠的重要意義了。

(六) 最重要的也許是工團做了民主主義存在的唯一機關。幾乎一切法西斯工團和牠們聯合會的憲章都規定各個團員能參與他工團中的決議，而追求經濟上的利益。各省聯合會議的代表是在工團裏投票選出的。省際的會議再選派代表到全國會議，再由全國會議選出董事。這是

和法西斯黨官僚專斷政治的組織大不相同。這種選舉當然是很間接的，而權力是很集中的，以致各個工團團員祇有很小的實權。但是各人都覺得他的參與國家政治，必須由工團而來的。新的社團國會更可以加強這種意識，因為祇有工團的團員可以選舉經濟的代表。現在的工團自然有很高尙的地位並且是法西斯黨員逐鹿的場所。但是這種局勢是要快快改變的；那末不是法西斯政府感覺到民主主義的工團的權力，就是法西斯黨不管工團的憲章而把全部的工團機關包括在獨裁政治裏面。無論如何，工團對於公民訓練的職能是這樣顯著，所以政治上的興趣與民衆的想像已經都看重這種「社團國家」却不在法西斯黨的本身。

第二章 區域與種族的差別

第一節 區域觀念

意大利的民族主義祇能從鄉土主義的背景裏作正確的估計。即使天主教會也脫不了地方的遺傳。這些普遍的聖徒名字，如同亞西西的聖法蘭西斯 (St. Francis of Assisi) 聖喀德鄰 亞那 (St. Catherine of Siena) 和 聖安東尼巴士亞 (St. Anthony of Padua) 都顯出他們地方的來歷。另外還有許多較小的聖徒不過是地方觀念的標記與地方禮教的目標而已。

政治上的愛國主義比宗教的愛國主義更加充滿了地方的遺傳。意大利所以到最近纔能統一，其一部份的原因就是由於缺乏愛全國的心。麥雪木達齊利奧 (Massimo d'Azelio) 的著名口號：「如今我們已經創造了意大利國，我們也必須再養成意大利人。」大部份仍然還沒有實現，除非法西斯主義或許被認為一種應驗；因為民衆還不能習以為常的想到他們是意大利人，却是

多斯加尼人 (Tuscans) 羅馬人 (Romans) 那不勒斯人 (Neapolitans) 西西里人 (Sicilians) 等等。尤其是各省的農民，很少覺得他們中間有一種共同的團結性。況且每一個城市都想做意大利的中心。照普通的農民看來，意大利有許多地方還有外國色彩的。他主要的情感是在於他所住的區域，却不是愛整個的祖國。甚至學校中所用的教科書，有許多地方也反映出地方主義的色彩。

法西斯黨的領袖既然熟悉這種情形，所以就盡力鼓勵中產階級與知識階級去把意大利的國家意識灌輸給民衆。墨索里尼所用的「意大利國民 (il popolo d'Italia)」這個名詞是可以作爲一個顯然的例子。不住的提及戰爭的犧牲如同意大利民族最後團結的記號是可以作爲另一種的例子。我們很有趣味的看到有人一說起意大利統一時代的英雄，例如瑪志尼 (Mazzini) 加里波的 (Garibaldi) 就會引起鄉土的觀念，正如同在美國民主黨大會中提起了哲斐孫 (Thomas Jefferson) 的名字一樣。有一個時期，法西斯主義幾乎破裂（至少是知識上的），因爲每個地方的領袖要想把他自己特別歡喜的人做法西斯主義的先導者。關於這種運動在歷史上的轉變又引起了許多激烈的辯論。其實真正的爭點，通常不是關於歷史的真實，却是關於幾個地方

的重要性。爲了這個緣故，那些領袖一致的要使法西斯主義變成一種新鮮活潑的，包括一切的和普及全國的東西——否則就要使古代羅馬的統一從新復活起來。所以各種全國的慶典遮蔽了地方上的慶典；全國的新聞也被刊載在報紙上，並且全國的需要又被繼續的宣傳爲主要的問題。這個團結意大利民族的流行主義當然即刻用以反對階級戰爭與國際主義的根據，但是牠也反對這些通常的成見，就是說：南與北，工業與農業，新進區域與守舊區域各有不同的興趣與目的。

從這種背景方面看來，法西斯黨的演說家通常誇稱說：「法西斯主義就是意大利」而「意大利的主張與法西斯主義的主張相同。」這似乎不是空談，却看意大利是整個的國家並不是代表各種區域的地理上的名詞。

第二節 法西斯主義在區域上的分配

第一表是要總括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各都地方所佔勢力的大概情形。黨員的數字當然是不很正確的，並且一切的數字都不過是近似的數目。人口的數字是照一九二六年計算的。但是一九二一年調查的數字與這表中的數字中間的差別並不多，所以對於末後幾行的差別是沒有影

響的。

這些數字在表示現在黨員分配的情形以外，也指出法西斯主義在過去的幾年中已經改變了牠的形狀。這些改變的普通趨向可以從第二表中看得出來的。

第一表 法西斯黨員在地理上的差別

區	城	人口數	每方		黨員		黨員與人口百分比			黨員增減百分數	
			公里	人口	一九三三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三七年
(與主要城市)	皮德蒙特(吐靈)	三四五〇〇〇	一七	四六五〇〇	三九〇〇〇	八九五〇〇	一·三	一·一	二·五	減〇·二	增〇·九
	力究立亞(熱那亞)	一三七九〇〇〇	二二三	一九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	一·四	一·一	三·〇	減〇·三	增〇·六
西	倫巴底(米蘭)	三三二〇〇〇	三三	一〇〇〇〇〇	七九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一·九	一·五	二·六	減〇·四	增〇·七
	威西尼亞(特里登鐵那)(特稜托)	六六六〇〇〇	四六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	〇·六	〇·六	一·六	〇	增〇·〇
東	威西尼亞(威尼斯)	四四〇二〇〇	一五六	四六五〇〇	四〇〇〇〇	七三五〇〇	一·一	〇·九	一·七	減〇·二	增〇·六
	威西尼亞(朱里雅)(的里雅斯德)	七六七〇〇〇	二二七	一三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一·七	一·〇	二·一	減〇·七	增〇·四

意大利公民教育

部		南		中		北								
達爾馬地亞	殖民地	撒地尼亞	西西里(巴勒摩)	喀拉布里亞(科森薩)	巴細利加大(坡坦薩)	浦雷(巴利)	坎佩尼亞(那不勒斯)	亞不路息(亞基拉)	拉丁姆(羅馬)	安布立亞(貝魯基亞)	馬撒斯(安科特)	多斯加尼(佛羅倫薩)	伊彌利亞(波倫亞)	羅馬納
		九六〇〇〇	四六〇〇〇	一六一〇〇〇	四九五〇〇〇	二四四〇〇〇	三七二〇〇〇	一五二〇〇〇	一七四〇〇〇	六八〇〇〇	二二三〇〇〇	二六五〇〇〇	三一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
		元	一六	一七	五〇	一八	二二	九	二〇	九	一四	二二	一四	一四
		八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一五〇〇	一四〇〇	三三〇〇	四三〇〇〇	三七〇〇	三六〇〇〇	一五〇〇	一四〇〇	八二〇〇	六九〇〇〇	六九〇〇〇
		三九三〇〇	三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五五〇〇	五五〇〇	三三〇〇〇	三三〇〇	二二〇〇	七〇〇〇	九〇〇〇	六五〇〇	三二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
一一五	一〇六	〇・九	〇・六	一・二	二・二	一・六	一・二	二・五	二・一	三・三	一・〇	二・九	二・三	二・三
		一・〇六	〇・七	〇・六	一・一	一・〇	〇・九	一・五	一・二	一・〇	〇・七	二・四	一・六	一・六
		四・三	一・二	二・五	二・七	一・九	二・三	三・九	二・八	二・四	一・四	三・九	二・七	二・七
		減〇・三	減〇・一	減〇・六	減一・一	減〇・六	減〇・三	減一・〇	減〇・九	減一・三	減〇・三	減〇・五	減〇・八	減〇・五
		增三・四	增〇・六	增〇・三	增〇・五	增〇・三	增〇・九	增一・四	增〇・七	增〇・二	增〇・四	增一・〇	增〇・五	增〇・五

總計		六三〇〇〇	四七四三〇	九〇〇〇〇					
加	一〇〇〇〇								
國民黨	員								

第二表 法西斯黨在各區的勢力

區域位次(依人口多少而定) (附主要城市)	區域位次(依黨員多少而定) (上行爲序數 下行爲差數)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 倫巴底 (米蘭)	一	一
二 威尼西亞 (威尼斯)	五	降三
三 西西里 (巴勒摩)	一〇	降七
四 坎佩尼亞 (那不勒斯)	六	降二
五 皮德蒙特 (吐靈)	四	升一
六 伊彌利亞—羅馬納 (波倫亞)	三	升三

上編 團體的形態

七	多斯加尼(佛羅稜薩)	二	升五	二	升五	二	升五
八	浦雷(巴利)	九	降一	八	〇	一〇	降二
九	拉丁姆(羅馬)	八	升一	一〇	降一	九	〇
一〇	喀拉布里亞(科森薩)	一二	降二	一二	降二	一一	降一
一一	亞不路息(亞基拉)	七	升四	九	升二	七	升四
一二	力究立亞(熱那亞)	一一	升一	一一	升一	一三	降一
一三	馬徹斯(安科吶)	一五	降二	一三	〇	一四	降一
一四	撒地尼亞	一七	降三	一七	降三	一二	升二
一五	威尼西亞—朱里雅(的里雅斯德)	一四	升一	一四	升一	一五	〇
一六	威尼西亞—特里登鐵那(特稜托)	一八	降二	一八	降二	一八	降二
一七	安布立亞(貝魯基亞)	一三	升四	一五	升二	一六	升一
一八	巴細利加大(坡坦薩)	一六	升二	一六	升二	一七	升一
平均	差數	二·四		一·九		一·八	

一九二三年的數字以及近年中的數字可以表示法西斯主義主要的強大勢力是在意大利中部的農業區域，就是從伊彌利亞羅馬納 (Emilia-Romagna) 經過多斯加尼 (Tuscany) 安布立亞 (Umbria) 以及亞不路息 (Abruzzi) 一直到羅馬 (Rome)；其次的勢力是在西北工業的中心區，就是從吐靈 (Turin) 到米蘭 (Milan)。至於各種經濟團體在地理上區分的意義已經在前章裏講過，所以我們在這裏祇要敘述幾種社會的團體和非經濟的因素就是了。

第三節 幾種地方上的區別

在波河流域 (Valley of the Po) 法西斯主義所由產生的社會與政治情形是很複雜的。在城市中統一的社會黨已經加強牠的勢力於地方行政方面，到了一九一九年，完全統治了市政府。在鄉村中，所謂勞工總聯合會 (C. G. L.) 的「紅色工會」 (Red Labor Leagues) 已經得到了同樣的專利權。在這兩種激烈的團體中間，前者是根據於馬克思主義，後者是根據於索勒爾 工團主義。牠們常常爲了領導無產階級運動而成爲凶猛的對敵者。這種情形在一九一九年更形複雜，因爲那時民衆黨組織了白色工團，同時這些資產階級也分成兩個對敵的黨。這班下等中產階級

是共和黨的強烈擁護者。這些大地主和資本家都是國民黨。這些共和黨員因為反對現存的皇室君政而算爲革命主義者。這些國民黨是君政主義者，並且除了外交政策以外，對於各樣事情大概都是主張保守政策的。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二年中間的紛擾是由於共和黨與國民黨都吸收了一種愛國的工團主義而用陰謀手段來顛覆「白色」與「紅色」的工團。他們利用那些懷恨工團主義的社會黨的政客而組織法西斯黨，並且用種種卑劣的手段來擴清「紅色」與「白色」的工團主義者。這些法西斯黨最初是在國民黨領導之下，並且穿藍衫的制服，以代替加里波的派的紅衫。當阜姆（Fiume）問題在這一切紛擾中起來的時候，意大利的局勢更形複雜了；於是特別的藍衫團與退伍軍人組織了黑衫隊，並在鄧南遮（D'Annunzio）與琅基（Ronchi）領導之下，向阜姆進軍。這些黑衫隊漸漸的把藍衫隊員擠了出去，因為他們更能表示意大利對於愛國主義與武力主義的熱忱，而減少內部的階級鬭爭與黨派反動。各種黨團漸漸的併成了兩種敵對的營壘——就是國民黨反對有勢力的社會黨與民衆黨。這種情景實在是很複雜的，但常常被人家看爲太簡單了。有些城市裏，社會黨與民衆黨中間起了戰爭，別的城市裏，國民黨與社會黨中間發

生了衝突；還有別的城市中共和黨與社會黨鬧了亂子，又有些城市裏改良派的社會黨與革命的工團主義者互相鬭爭，還有些地方地主與農民中間起了糾紛。然而從大體上說來，羅馬納的法西斯主義在國民黨領導之下，確是能够維護特殊的利益，以對付這種恐嚇的革命。

在米蘭地方，政治的空氣是大大的不同了。那邊的法西斯黨員，在墨索里尼領導之下，大半都是下等中產階級裏的青年人——學生、辦公室僱員、退伍軍人以及年輕的知識份子。他們都是過激派和革命者，但都是極其愛國的。他們對於國內問題都帶着無產階級的過激派色彩，但是對於外交政策都是熱烈的民族主義者。墨索里尼因被迫而從羅馬逃往米蘭，可以做他們中間最好的表率。他是主戰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反國際主義者、出征阜姆的擁護者、自由政府、資產階級和政黨的強敵，革命的宣傳者與鼓舞少年意大利國民用武力抵抗國內與國外壓迫者的先知。這樣的無產階級的浪漫派詩人爲未來派的法西斯主義者馬里耐提（Marinetti）所指揮，因爲他要想把他們藝術中的放浪行爲與革命志趣放到政治方面去。他們誓死反對各種遺傳的、習俗的、有權威的東西。他們猛力的攻擊牧師的權威，看輕日耳曼教育上與文化上的遺傳，並且在實質上反對

法律與秩序。

米蘭地方的法西斯主義很少得到無產階級的同情，更少受着資產階級的擁護。牠依舊是由知識份子與新聞記者等所組織的小團體。他們祇鼓勵了學生們的想像，並且做了別人的笑柄。但是墨索里尼很銳敏的感覺到別處地方潮流的動向。在一二年當中，他就把他自己的思想整理起來而成爲全國法西斯主義的領袖。

在佛羅稜薩地方法西斯主義的形式祇有些微的差異。那邊好像米蘭一樣的做了這種運動中知識份子的中心。法西斯主義的主要擁護者大概是學生、教員、教授、律師、新聞記者和地主與商人的兒子。但是多斯加尼的團體是比較少有革命性，其中也有些工團主義者與共和主義者的份子。但是大多數是從國民黨與自由黨那裏來的。在牠後面充滿着『呼聲運動』(Vocce movement)，理想主義的哲學和文學的遺傳，總之，就是佛羅稜薩的愛國風氣。在這裏，鄧南遮運動得到了許多熱烈的擁護者，所以有一個時期，佛羅稜薩的法西斯主義分裂爲鄧南遮派與墨索里尼派。從大體上看來，祇有愛國的問題並非嚴格的經濟問題被看爲重要的。尤其在強烈的學生與退伍軍人份

子中間確是如此的。

在佛羅稜薩與別地方的退伍軍人也算是特殊的份子。大多數的法西斯主義戰鬪團是從他們中間產生出來的。佛羅稜薩戰鬪團尤其是著名的。這種戰鬪團在杜密尼 (Dumini) 與少數異常勇敢的青年領導之下能使全區造成恐怖景況並在短時間內能把社會黨與共產黨的組織破壞無餘。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妨指出這種戰鬪團用了各種技術來使社會主義者變成愛國主義者。他們所用的一種普通方法就是衝散「紅色」的遊行。他們把遊行的隊伍撞破，又把遊行者的旗幟標語都奪去，有時造成了普遍的混亂，直等到軍警前來維持秩序。有時這些戰鬪團自己要舉行一種示威遊行，因此就向別黨挑戰，常常造成流血的爭鬪。總之，無論在什麼地方，升着紅旗，這些戰鬪團就要把牠們打倒，而換上三色旗。另外還有更有系統的出兵討伐，通常是在夜間進佔小的村莊。這些戰鬪員坐在幾輛汽車中駛到地方上的勞工事務所去，通常就是工會——開始無目的的放槍。如果碰到了嚴重的衝突，大概他們就要焚毀房屋，殺死勞工的領袖。還有些不大費力的方法是用在那些共產黨宣傳者的個人身上。最可以作為代表的一種刑罰，就是用棍棒打擊。其結果常

常會使各個人受着永久的傷害，或竟至死亡。他們也常常肆無忌憚的把葷油灌到別人肚子裏去。有時共產黨的演說家被他們把頭髮剃去，而將三色旗漆在他頭上。如果他們自己的黨員受了人家的虐待或被人家害死，常常要取嚴厲的報復手段。有時這些戰鬪團從事經濟的戰爭。如果商人不肯減低物價，就把他們大打一頓，或把三色旗插在市場上菜蔬的中間，並且要用壓力強迫農民照更低與確切的價錢出賣他們的東西。在實際上他們要用恐嚇手段以達到他們一切的目的。除了佛羅稜薩以外，發生這種暴動最不好的中心區，就是比薩（Pisa），波倫亞（Bologna），摩德拿（Modena），吐靈以及在這些城市四周較小的市鎮。

法西斯主義還有別種小的變異，是不能在這裏盡說的。關於皮德蒙特（Piedmont）那裏的情形，我們在第一章裏已經說過了。我們還可注意威尼西亞（Venetia）地方的法西斯黨員數字是很低的，因為這個地方是民衆黨的堡壘。這是法西斯黨最後所制服的反對黨。況且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那邊的勢力比較薄弱，而國民黨反動的勢力也比較鄰近地方沒有力量。很奇怪的，在羅馬地方也有同樣的情形。這種清黨政策與分離的影響很可以從一九二四年的統計表中的數

字上看得出來的，並且對於特殊地方所受的影響（例如安布立亞）是可以從黨員勢力方面的增減表示出來的。

第四節 南部

意大利在地域上主要的區分當然是北與南。如果我們能夠得到一九一九年的統計，那末一定比上面所有近年來的數字更清楚的表示法西斯主義原來是北方的產物。在有組織的農業工人略有進步的浦雷（Puglie）可以說是南方發生嚴重的法西斯主義衝突的唯一地點。在進軍羅馬以後法西斯黨員的人數立刻很快的澎漲起來，而這種運動也在南方取得了鞏固的地位。在西里（Sicily）地方法西斯主義得到最少的成功。南方對於法西斯主義比較取漠視態度的原因是很多的。經濟的因素也許是其中最顯著的，但已經在別章裏討論過了。在其他原因中，宗教或許是主要的。民主主義的政治與通俗的政府總不能在南方得到立足地。外國的文化也不能使牠受着一種印象。這些人民的、社會的與知識的生活完全為教會所控制。在歐戰以後，藉着民衆黨的力量，政治有了些進步。但照大體而論，南方是太天主教化了，甚至也不能贊助唐斯忒佐（Don Stur-

（5）黨政治幾乎完全爲地方上的政客所包辦。這些政客和全國的政黨沒有多大關係的。上等階級中的人當然是對於政治發生興趣的，但是他們對於北方法西斯黨與國民黨所代表的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的熱忱遠不及對於統一時代自由主義的國家主義。那不勒斯（Naples）在意大利全國統一的過程中佔居重要的地位，並且從此就做了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理想主義的根據地。但是參加這些運動的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却不能代表南方大多數的人民。他們却在法西斯主義運動中造成了優柔寡斷的影響。其實，南方最嚴重的糾紛是發生在國民黨與法西斯黨之間。但在北方，這兩黨却是親密的聯盟者。國民黨中有些上等的退伍軍官自從歐戰回國以後，就組織法西斯黨，並且很顯明的採取極反動的方法以維護大地主的特殊利益，而反對天主教的民衆黨。當正式的法西斯黨員到了那些地方，他們發現這些國民黨的團體已經根深蒂固，不願拋棄他們的領導權，所以在這兩重的仇敵之下——就是國民黨與民衆黨——法西斯黨的政治家得到很慢的進步。

法西斯黨並不利用本地可靠的人才，却要差遣北方的政客前去征服南方，於是使局勢更形

困難了。這就使南北成爲遺傳的仇視者。此西西里地方的情形更加複雜，因爲那地方已經有了別種政治的勢力，如同馬非暗殺團(Mafia)的組織歷年來使巴勒摩(Palermo)附近的村莊變成了恐怖的世界。法西斯主義祇到了最近的幾年中纔敢在西西里從事擴清的工作，而公然向馬非團開戰。這種的運動究竟有怎樣的效力，現在還是難說。但是至少在理論上看來，南方現在已經國家化，本地的政治已經完全受中央政府的節制了。

南方有一種組織名爲「全國維護南方人權益促進會」(L'Associazione Nazionale per gli Interessi del Mezzogiorno)。牠雖受法西斯黨核准，却不是袒護法西斯主義的團體。這會是在一九〇九年爲了提高南方人社會生活標準而創立的。牠津貼一百五十一個學校和一百七十七個圖書館，開設五百八十六個夜學校，辦理醫藥的服務事業，刊佈關於南意大利問題的書籍。牠在一九二六年的總預算爲九百九十八萬六千零五十五里拉。這個會是要依照北方的模型而改良南方；但同時要防止北方在利益上的控制。這樣，就激動了南方愛國的驕傲性。

第五節 南提羅爾問題 (South Tyrol)

在現代意大利所遇到的一切地域問題中，最嚴重的就是南提羅爾問題。好幾百年以來，這個地方和特稜特省（Trent）常常成爲日耳曼民族與羅曼斯（Romance）民族中間衝突的禍根。政治上的領域總是不能和言語的界限一致的，所以現代政治上民族主義的發長常常要引起領土回復的主張。在世界大戰以前，特稜特省裏有許多講意大利語的民族是被奧地利亞匈牙利（Austria-Hungary）所統治的。那邊有許多意大利領土回復主義者曾從事深切的宣傳運動，以解放這種民族；但祇有那些野心的意大利民族主義者繞着併吞南提羅爾的夢。講到這個地方的文化與語言大半是屬於日耳曼民族的。依據一九一〇年奧地利亞政府的戶口調查，南提羅爾的人口總數爲二十五萬七千一百九十人，其中有二十二萬三千六百五十九人是說日耳曼語的，只有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人是說意大利語或是拉提諾語（羅曼斯語）的，還有一萬零九百六十五人是說別種語言的。依據一九二一年意大利政府的戶口調查統計說，那邊講日耳曼語的意大利國民有十九萬三千五百三十七人，外國籍的民族（大多數是德意志人與奧地利亞人）有二萬四千五百零五人。講意大利語或拉提諾語的民族有四萬二千七百零六人（講拉提諾語的

大約有一萬六千八百人。然而在意大利加入歐戰的時候，依據倫敦協定的諾言，如果戰勝了以後，意大利領土界線可以擴張到布里納（Brenner）。在和平會議中，意大利的代表很難說服威爾遜總統贊成把南提羅爾歸入意大利領土，因為他是想要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來劃分國界。末了，意大利不顧他的反對，却爲了軍事上的原因，而把國界推進到布里納地方。局勢已經轉變了。這種舉動除去了意大利的領土回復問題，却造成了奧地利的領土回復問題。這種消息使南提羅爾與奧地利的人民大爲驚訝。

意大利政府的政策曾經宣佈如下：

「凡是和我們聯合的別國人民必須知道壓迫異族和剝奪國籍的意思是完全非我們所知道的，並且他們的語言與文化的機關是爲我們所尊敬的。至於他們的行政官吏也可以享受我們自由的與民主主義的律法中一切的權利。」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意大利國王在詔諭中核准了這種政策說：「意大利所合併的新領土使我們眼前成爲新的問題。我們自由的遺傳教導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應當盡量尊敬地

方自治的組織與風俗。」

在起初的幾年中，意大利對於南提羅爾的統治政策大半是依照上面所說的大綱。當最初幾個月的武力統治完畢以後，就另外建設一種民政機關。羅馬的克來達洛教授 (Prof. Credaro of Rome) 被任爲總監。他對於人民文化上的要求是很表同情的。

然而這種文化自治的政策也有他的反對者。他們知識上的領袖就是托洛美博士 (Dr. Ettore Tolomei)。他以前是一個特稜特回復主義者，竭力宣傳南提羅爾的意大利化並且規定實施大綱的必要步驟。在這兩種政策之間，發生很嚴重的爭鬭。雖然佐力提 (Giolitti) 總理與波諾米 (Bonomi) 總理都贊成文化自治的政策，但是現在的趨勢漸漸向着意大利化的政策。

一九二一年在這些新的省份裏舉行第一次總選舉，並且使日耳曼民族第一次有機會表示他對於意大利政府的態度。爲了選舉便利起見，就分成了兩區：一區幾乎完全包括說日耳曼語的民族（從前稱爲波層 Bozen）的波耳薩諾 (Bolzano)；另一區是包括說意大利語和拉提諾語的民族（特稜特省）在第一次選舉中，南提羅爾的各種政黨，除了社會民主黨以外，聯合成爲一

種親日耳曼民族的團體。牠們反對併吞政策，並要求政治上與文化上的自治權。在波耳薩諾選舉區共總投了四萬六千一百九十二票，這種所謂『白色貴族黨』(the Edelweiss)得到了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票，社會民主黨祇得到了四千票。所以牠選出了全數的候選員。通常不滿意於意大利政府的另一種證據可以從一九二二年的地方選舉中看得出來的，因為那時這些親日耳曼的政黨除了一個市鎮以外，在其他各鎮裏都得了勝利。

這些選舉的驚異結果和聯合運動 (Anschluss movement) 的恐怖引起了政府從新努力於撲滅反意大利的思想。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九日，政府公佈了一種法令說，意大利法律中關於人民服兵役的一條也適用於新的省份。這一種的改變使人民特別感受不快。復次，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所公佈的科別諾學校法 (Corbino school Law) 使那些講意大利語的家庭應當送他們的子弟到意大利學校去念書。這種法律的目標照他們自己說，並非專門爲了用國語來施行教育，却預備爲了講日耳曼語的兒童創立意大利學校。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政府又公佈了一道法令，組織一種委員會，使各市鎮的名字變成意大利化。爲了應付這一種運動克來達洛總監就

失去了他以前許多的權威而只好辭職。

當這事正在發展的時候，法西斯黨就樹立了他的勢力。一九一九年，特稜特地方成立了一處法西斯黨部。這些組織的第一次驚人舉動就是用炸彈在四月二十四日驅散了波耳薩諾地方的遊行示威運動，使一人被炸死，五十人受傷。墨索里尼對於這種舉動負着道德上的責任，並不宣佈說，這不過是或然發生的一種「休假日的警告」。在國會裏也出現了一種警戒阿的治河上流（Upper Adige）的團體。這種團體包括墨索里尼和那些如同洛科（Rocco）與斐德佐尼（Federzoni）等人的國民黨員。他們趁着各種機會宣傳南提羅爾的意大利化，波耳薩諾與特稜特省的聯合，克來達洛總監的免職，日耳曼社團的解散，兩國語言並用主義的實現。

這是法西斯黨奪取政權時候的情勢。最希奇的，他們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至二日間開始奪取波耳薩諾。他們佔據市政廳與別由政府機關，又斥革政府的人員。在十月的終了，他們已經統治了羅馬，而且立刻要想在新的省份裏實施他們的計劃。

這種新政策的主旨是要使南提羅爾變成意大利化。托洛美（Tolomei）在波耳薩演講的時

候（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曾經把這種政策的必要步驟，作了一個大綱。他所提議的幾種改良方法如下：

- （一）南提羅爾與特稜特應合併成爲一省。
- （二）市長由意大利政府委派。
- （三）關於南提羅爾異國人的同化法律應加以修正。
- （四）在行政事務方面應用意大利文。
- （五）日耳曼人的團體應當解散。
- （六）禁用蘇俄提羅爾（Süd-Tirol）這種日耳曼名稱，並封閉日耳曼文提羅爾日報（Der Tiroler）。
- （七）人名地名與街名都照意大利文拼法。
- （八）波耳薩諾空場上的福吉爾外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銅像應當移去。
- （九）加強南提羅爾騎兵隊的力量。

(十) 鼓勵意大利人向南提羅爾移民。

(十一) 灌輸意大利語言與文化。

(十二) 設立意大利幼稚園並發展意大利初等與中等學校。

(十三) 嚴格統制國外大學的學位。

(十四) 嚴格統制教士的活動。

(十五) 管理波耳薩諾地方的商會。

(十六) 法庭中用意大利語爲正式語言。

(十七) 在南提羅爾集中大批的軍隊。

這種計劃可以算爲法西斯黨正式的方針。新政府的最初步驟是要併合南提羅爾與特稜特爲一省，而把省會建立在特稜特地方。同時，要使那些關於省市政府的意大利法律應用到新的省份裏。政府希望這種規定可以使南提羅爾受着特稜特的意大利化的影響。但結果並不滿意。所以在一九二六年，再把南提羅爾變成一個單獨的省，並使這地方迅速地意大利化起來。這種變化能

使法西斯黨減少省市的地方權力，集中一切的權力在中央政府的手裏。這種規定國家有權委派市長的法律，和地方長官權力的增加，把人民的地方自治權完全剝奪了。其結果政府可以爲所欲爲，去實行意大利化的計劃，而人民却無力衛護他們自己。這些關於工團的法律也被應用起來，好使許多南提羅爾的居民投入意大利國家的網羅中。全省都有法西斯黨的組織，但是黨員人數祇佔選民中很少的百分率——在特稜特地方爲一八〇〇與八〇〇〇之比。

自從法西斯主義把持了南提羅爾以後，對於日耳曼語言文字作一種系統的攻擊。一切公衆的文字，如同宣言、廣告、碑文、時刻表等等必須用意大利文（墓碑上的刻文不准用日耳曼文）。雖然在有些地方日耳曼的譯文可以同意意大利文並行的。南提羅爾在行政上的官樣文章都用意大利文。有些在職的舊官吏在必要時仍舊可以用日耳曼語，但是有許多官職已經換了不懂日耳曼語的意大利人。郵局裏的職員、鐵路上的護車員、海關上的職員等等常常因爲不能使民衆了解他們的意思而發生許多糾紛。在法庭裏，完全要用意大利語，除非一方是絕對不懂意大利語的。即使在碰到這種情形的時候，一個律師也不可向他的當事人用日耳曼語問話，但必須由譯員翻成意

大利語纔行。復次，意大利政府努力要使南提羅爾內的地方名稱變成意大利化。日耳曼語中所說的「蘇德提羅爾」這種名稱是被禁止的。托洛美所指導的一個委員會，忙於把市鎮江河的名稱改爲意大利文的形式，其結果是很古怪的。家族的名稱也要變成意大利化，雖然這並非是強迫的。一個人常能在波耳薩諾省的官報中，讀到許多改變的名單。像富克斯 (Fuchs) 變成了福爾匹 (Volpe)，焚狄士格累次 (Windischgratz) 變成了加羅納 (Calonna)，斯泰因 (Stein) 變成了匹特利 (Pietri)，比壽夫 (Pischof) 變成了比沙非 (Bisaffi) 等等。

法西斯黨利用了各種機關以促進南提羅爾的意大利化，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學校。在真鐵兒改良法 (The Gentile Reform) 中規定一切初等教育應當用意大利語教授，其結果使日耳曼語從學校裏排擠出來了。在幼稚園、初等學校與多數的中等學校裏都要用意大利語，而大多數的教員也是從南方來的意大利人。爲了要強迫學生不要進德國或奧國的大學而進入意大利的大學起見，就規定了一條法律，不承認附屬區域中的居民所得到的外國學位；還有一種阻礙南提羅爾往外國去的學生就是使發給護照的手續非常困難。至於學校如何會被利用來榮耀意大利

的民族，當在別章討論，不必在此多說。這個學校問題已經造成了許多令人不滿意的地方，所以有人要請私人或秘密組織研究班，以教授日耳曼語。如果這些事情被發覺了，私人教授要受逼迫，研究班就被解散。所以他們的影響也不十分大的。這些學校在吸引青年方面究竟有怎樣的努力，尙難估計，但已經有了些進步，這是無疑的。

法西斯黨在撲滅反對思想和阻止日耳曼語的計劃中也要對於報章加以很嚴厲的檢查和取締。最有力量的提羅爾日報已被勒令停版。牠後來改爲農民日報 (Landmann) 出版了不多時候就被認爲煽動日耳曼語人民中間的仇恨，並阻礙了兩國人民中間的友誼，而被取締了。有一個時期中，在南提羅爾地方，竟沒有出現日耳曼語的日報，因爲牠們都爲了政治的緣故而被封禁了。現今在波耳薩諾方面反政府的主要機關報祇有一種三日刊，名爲多羅邁特人 (Dolomiten) 從這種三日刊裏我們可以知道意國政府檢查的嚴厲。牠所敢反對的最大限度不過拒絕登載史梯芬尼新聞社所散佈的民族主義者的論文。南提羅爾的法西斯黨報紙是值得注意的。一九二六年，在波耳薩諾地方開始刊印了一種日耳曼語的法西斯黨日報，稱爲阿爾卑斯日報 (Alpenzeitung)。

tung) 專做宣傳法西斯主義的工作後來又刊印了一種意大利語的日報，稱爲波耳薩諾省日報 (La Provincia di Bolzano)。這兩種報紙可以說是意國政府在這省裏的宣傳利器。

關於使南提羅爾意大利化的種種方法，雖不能詳述；但是也不得不把其他的方法約略說一說。例如人民當兵的義務可以給意大利人教授青年意大利語的一種機會。提羅爾地方的少年要被送到別的意大利區域裏充當一年以上的兵役，並且他們因爲和該地人民與同志們的交接關係，而得到了意大利語的知識。還有一種意大利化的方法，就是藉着教會。法西斯黨知道南提羅爾完全是屬於天主教的，而教士們很反對意大利政府的，就要求那邊的教會在說教時應使意大利語與日耳曼語並用。他們也委派意大利神父與女修道士去做天主教創辦的孤兒院、養老院等等的主管者。他們又留心監視那些有反動嫌疑的神父。還有許多在歐戰以前成立的團體，如同阿爾卑俱樂部 (Alpine Club)、救火隊、音樂會等等，也被解散了，因爲他們恐怕這些地方都成爲反政府的中心。在個人方面的反對如果無法處置的時候，那就要用直接行動以對付他們。

從經濟的立場上看來，在布立納 (Brenner) 地方設立國界，能使南提羅爾感受困難。譬如在

一九一九年以前，大批的本地酒是可以賣給奧地利亞；但是現在這種土產輸出方面要和別的大利酒競爭，不能夠得到很大的成功。以前南提羅爾是奧地利亞人與日耳曼人歡喜去遊歷的中心，但是現在因為護照的困難與意大利人的仇視已使許多人退避了。在別的方面看來，這種新的制度是一種經濟上的困難。這些管理地方政府的法西斯黨的當局毫不躊躇的耗費大批無關重要的經費。例如，他們要強迫波耳薩諾人捐納十萬里拉（約美金五千五百元）來建立一塊意大利凱旋碑。市鎮的用費真所謂突飛猛進。捐稅已從七百十萬里拉（一九二二年）增加到一千六百六十五萬七千四百零五里拉（一九二四年）。他們另外又從事野心勃勃的公用工作。在波耳薩諾地方設立了一個大規模的交通站，大的電氣廠也被建築起來，以利用阿爾卑斯山的水力；各種鐵道都被電氣化；地道都開掘陰溝。然而這種工作都與意大利化的政策有直接的關係，因為意大利的工人都被帶來做各種的工程並被鼓勵在日耳曼人中間居住。退伍軍人聯合會對於推廣這種運動尤其出力。他們替那些殖民尋找住宅並在波耳薩諾地方為他們建築大的房屋。他們又開始偉大的溝通計劃，以供給新來者的工作。在南提羅爾地方究竟有多少意大利人去居住是不

能確說的，因為對於這個問題還沒有統計公佈過。但是他們的人數一定足以做意大利化運動中的主要份子。

關於意國政府在南提羅爾所施用的公民訓練方法當然要引起一個問題，就是說，牠們已經發生了什麼效果？其確切的答案就是說，在南提羅爾地方的人民仍然是抱着反政府的態度。在一九二四年舉行選舉的時候，日耳曼政黨聯合會得到了三萬四千九百八十三票，而法西斯黨只有三千票。

南提羅爾也成爲許多國際糾紛的目標。在意大利統治的最初幾年中，南提羅爾的政治家把這問題提交國際國會同盟（International Parliamentary Union）和別的國際團體。在最近的幾年中，阿爾卑斯山兩邊的政治家，也加入了這種爭論。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巴威（Bavaria）的公使團主席爲了使南提羅爾成爲意大利化的方法提出抗議。墨索里尼却用挑戰的口氣回答說：

「無論如何，我要堅決的宣佈說，意大利對於南提羅爾的政策不能有絲毫的改變。我們要

用冷靜的思考和法西斯主義的形式來在南提羅爾實施我們的法律。我們要使這塊領土變成意大利化，因為牠是屬於意大利的。牠在地理上與歷史上的發展都是屬於意大利的。一個人自然能夠主張說，布里納的國界是上帝親手所劃定的。在南提羅爾的日耳曼人並非構成民族的少數者，却是種族的殘餘者。我要宣佈說，南提羅爾地方只有十八萬日耳曼人；但在捷克斯拉夫地方日耳曼人共有三百五十萬而本國人祇有五百萬。我還要宣佈說，在南提羅爾的十八萬日耳曼人中有八萬是日耳曼化的意大利人。我們要使這班人恢復國藉和意大利的姓名……總之，其他的日耳曼人也僅是意大利在沒有成爲強國而祇供西南諸國作戰場時所留下來的野蠻的侵略者。然而我們要對日耳曼的民衆說，我們願意和你們保持友誼的生活。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在必要時，能夠把三色旗向前猛進，決不退後的。

一九二八年，仍然爲了南提羅爾問題引起了更嚴重的國際糾紛。在二月二十三日奧地利亞的國會與內閣總理都發了反對意大利統治南提羅爾的呼聲。墨索里尼以爲這是侮辱他們的團體，並召回駐維也納的意大利公使。墨索里尼在答覆奧國的申明書中總結說，「從今以後，提羅爾

人，奧地利人與全世界的人都應當知道整個意大利是與布里納共生死的。」這種糾紛雖然過去了。意大利公使也從新回到維也納去，而墨索里尼又以為意奧兩國間保存着正當的國際關係。但是南提羅爾仍然做了兩國中間繼續紛爭的禍根。

第六節 阜姆與的里雅斯德問題

民族的少數問題非但使意大利在南提羅爾感受困難，並且在威尼西亞朱里雅省 *Venetia-Tulia* 也有同樣的問題。這塊地方是在亞得里亞海 (*Adriatic*) 邊界，一直從威尼斯到阜姆，也是阜姆南邊達爾馬提亞 (*Dalmatia*) 的一部。牠是歷年來成為意大利國土回復主義者所爭的一部份。依據倫敦協定，協約國允許把的里雅斯德城和牠附近的地方哥里擦 (*Gorizia*) 與格拉的斯加 (*Gradisca*)，達爾馬提亞的紮刺 (*Zara*) 與舍貝尼科 (*Sebenico*)，還有幾個別的市鎮與許多小島割給意大利統治。在和平會議期間有人大大的反對履行這些諾言。意大利知道不能得到這些地方，於是冒險的詩人鄧南遮舉兵佔據阜姆與紮刺，經過長時期的交涉，就成立了聖刺帕羅條約 (*Treaty of San Rapallo*) 以解決這種時局，並規定阜姆為國際商埠，由國際聯盟管理，

紮刺割讓意大利。這種解決條件直到墨索里尼專政的時候還是有效。後來，有一隊法西斯黨員推翻這種無能的國際政府。其結果由意大利與南斯拉夫（Jugoslavia）訂立一種新的條約，因此阜姆就割讓給意大利而南斯拉夫祇換得幾許經濟的利益。

這塊狹長的土地是從一九一四年的舊邊界到阜姆，包括達爾馬提亞的紮刺城，並不像這班領土回復主義者常常所想像的那樣的意大利化。照一九一〇年奧國政府的戶口調查，在威尼亞朱利亞的總人口九十二萬八千四百零一人中間有三十二萬六千七百十五個斯拉夫人，十四萬零二百四十個哥羅西亞人（Croats）以及五千六百二十二個日耳曼人。照大體而論，城市中的人民大半是意大利人，鄉村中的居民大半是斯拉夫人。意大利立刻就碰到這種重要的民族少數問題，並且大概是依着南提羅爾的對策去行。在最初幾年中僅實施些緩和的文化政策。但是法西斯主義者一到那邊，一切事情都改變了。墨索里尼對於這個問題常常是感受興趣的。在進軍阜姆以後，他曾經去拜訪鄧南遮並在他所主編的意大利民報（Popolo d'Italia）上頌揚這位詩人。他贊成一種嚴格的意大利化政策，等到他握了政權以後，馬上就禁止反對派的報章，使學校變爲

意大利化，差遣斯拉夫青年到意大利來盡當兵的義務，解散各種斯拉夫團體，並嚴厲處罰那些膽敢反對政府的人。他實行這種政策的時候，受着城市中意大利人的擁護，因為在最大的中心區裏已經有強固的法西斯黨的組織。在的里雅斯德的法西斯黨尤其是佔據重要的地位。

在斯拉夫人民中發生了不滿意的潮流。一九二一年的選舉，威尼西亞、朱利亞省裏，斯拉夫政黨得到了四萬八千七百八十四票（佔全數百分之三三·六），並且在十六個代表中，當選了五位。在法西斯黨專政以後，這種比例是減少了，因為在一九二四年的選舉中斯拉夫夫人得到了二萬九千八百四十七票（佔全票數百分之一一·一）。法西斯黨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大多數的反對者都能直接追溯到民族主義的原因。雖然其中有些原因當然是經濟的；因為阜姆與的里雅斯德商埠爲了和內地交通斷絕而受着極大的困難。例如阜姆商埠方面的運輸事業，在一九一三年爲二十二萬五千萬磅，在一九二三年僅有二萬萬磅，在一九二四年也只有四萬萬磅。

第三章 國係關際

第一節 凡爾賽和約

法西斯主義是產生於干涉主義（即參戰主義）並且很切心的加入大戰。在歐戰以前，墨索里尼已經在特稜提諾（Trentino）作反奧的宣傳。在大戰爆發的時候，他就脫離了社會黨開始責罵三角同盟，然後積極的宣傳贊助協約國作戰。這是使意大利參加歐戰的一個有力的因素。在意大利誇稱勝利以後所立刻遇到的凡爾賽的恥辱就增加了一般民衆在大戰後的失望，並且他們要竭力反對那些使意大利作這樣無謂犧牲的人。所以法西斯主義爲了要維護牠的戰爭政策起見，就在一九一九年從新發起一種戰後的干涉主義。

擁護戰爭和斥責凡爾賽和約幾乎成爲各種早期法西斯主義團體唯一的聯合政策。關於國內問題，法西斯黨員的意見很是分歧。有些是共和主義者，還有別的是君政主義者；有些是社會主

義者，還有別的是自由主義者；有些是工團主義者，還有別的是最反動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於是從一九一九年到現在，法西斯主義的政客都宣傳戰爭的榮耀，犧牲的價值，以及侵略的民族主義外交政策當作法西斯主義的綱領。在墨索里尼自己的心目中，外交政策的問題當然是最重要的。他所以用這樣的野蠻手段對付反對黨的一種理由就是牠們要分散他對於外交方面的注意與努力。

從前國民黨的黨員現在都做了法西斯主義政府的後盾，因為這黨已經使外交政策當作牠主要的問題。科刺狄尼 (Enrico Corradini) 是一九〇九年國民黨的一個發起者。他仍舊在努力活動並與法西斯政府合作。鄧南遮還是獨一無二的民族主義英雄。但是現在最重要的領袖是兩個年輕的民族主義者：斐德佐尼 (Luigi Federzoni) 與科卜拉 (Francesco Coppola)。斐德佐尼是民族主義外交政策中的政治家，科卜拉却是其中的新聞家。關於法西斯黨的民族主義外交政策從政治雜誌 (La Politica) 裏可以得到很好的意思。這種政治雜誌是在一九一八年正當國內糾紛最激烈的時候由科卜拉與洛科 (Alfredo Rocco) 創辦的，其目的在引起公眾對於外

交方面發生興趣。在別的活動於法西斯黨裏的民族主義者中間應提出格龍狄 (Dino Grandi)、達萬察提 (Forges-D'Avanzati)、康大羅浦 (Cunialupo)、馬刺維利亞 (Marraviglia)。這些人反對意大利戰後的政府和共產黨一樣的嚴酷。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中間的民族主義確是含有革命性的。牠也加入「打倒政府」的普遍口號。牠的理由自然和社會主義者恰正相反的。政府，尤其在佐力提 (Giolitti) 統治下的政府，知道牠對於社會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兩方面都不能討好，最後就允許這兩種不滿意政府的份子，互相決鬪。於是民族主義在打敗了社會主義以後，就轉向政府施行攻擊。自從進軍羅馬以後，民族主義的政治家與帝國主義的哲理完全統制了意大利的外交政策。

法西斯黨最初攻擊的目標自然是凡爾賽和約，以及那些應負意大利外交上失敗責任的協約國。威爾遜總統有幾天工夫被崇拜為英雄，不久就被看作最壞的凡爾賽惡徒，因為他固執着阜姆問題，而拒絕倫敦條約。但是意大利立刻遷怒於英國與法國，因為這兩個國度想把牠們自己的帝國主義野心躲藏在威爾遜總統的背後，並且他們使全世界對着國際聯盟渴求食餌的時候，他

們却從中得到極大的利益。

第二節 國際聯盟與國際主義

國聯成爲法西斯黨第二個譏笑的目標。意大利的民族主義者看國聯不但毫無能力，只講些國際主義的口惠，並且從積極方面看來，也是很可惡而帶有危險性的，其理由如下：

(一) 國聯已爲英法所把持，並可使牠們在國際方面永續牠們的權力與地位。所以牠非但保證這些財閥政治的國家的地位，而且也使他們得到一種工具而便於處理干涉一切的小國事件。

(二) 國聯祇要維持現狀，尤其是領土的界限與殖民地的政權。同時，意大利却很坦白的不滿意這種現狀，要在外交方面努力把牠改變一下。

(三) 國聯要造成一種虛偽的國際主義的意識來蒙蔽這種專權的帝國主義政治。所以斥責牠的矛盾、虛偽、自欺與失信是意大利的民族主義報章所歡喜登載的一種文章。

法西斯黨對於美國的軍縮政策與凱洛格公約也有同樣的總批評。牠們都被認爲低賤的與

虛偽的策略，以延長美國現在有利的局勢。反之，法西斯主義是抱着坦白的戰鬪精神並且願意試驗牠的戰鬪力量。戰爭通常是被看爲一種「或然的事件。」墨索里尼甚至暗示說，這種衝突將要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〇年中間發生出來的。但是他後來修改他的說法，而申明這種衝突不必具有戰爭的形式。

如果上面所講的話能代表法西斯政府對於國際關係的真正意見；那末別的國家也要當意大利的參加國聯盟約，華盛頓條約和凱洛格公約是虛偽的。其實，在西班牙退出國聯的時候，意大利方面也有不少的人主張退出國聯的。關於意大利繼續參加國際政治的正式解釋就是：第一，因爲意大利要用各種方法來證明他對於和平有真摯的熱忱並願澈底消弭戰爭的原因；第二，因爲意大利所有唯一的機會可以保全牠的權利以阻止鄰近的富強國家的野心就是藉着國聯的機關。所以法西斯政府要利用各種可能的機會，以提高牠國際間的地位並能在日內瓦地方施行牠的權力。牠尤其要積極的活動，使日內瓦的勞工局脫離社會黨與蘇俄的影響，並且在日內瓦經濟會議中宣傳法西斯黨的經濟政策而阻止反法西斯黨的逃亡者利用國聯來做宣傳的工具，又要

幫助各種國際社會的機關，如同農業局，私法的編纂，社會的經濟與教育的影片。

法西斯主義至少可以藉着兩種機關使牠自己在國際團體中居於領袖的地位。一種機關就是稱爲『國際文化事業合作委員會』(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牠是附屬於國際聯盟的。牠的事務所設在巴黎，可以作爲法西斯黨和法國的知識界與政治界互相聯絡的中心（尤其是普勒左里尼 Giuseppe Prezolini 所指導的宣傳部。）另外有一個支部現在已設在羅馬地方。近來又組織了一個『國際法西斯主義研究會』(Centre international d'études sur le fascisme)，其總部設在羅散 (Lausanne)。牠公佈說，牠並不專門注重宣傳方面，却是要注重法西斯主義的高深學理。然而牠要表明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含有國際性的運動，並且在普遍的歷史上與政治上都居於重要的地位。牠的三位領袖——嘿克林根 (H. de Vries de Heekelingen) 班茲 (J. S. Barnes) 與阿克里斯托 (Homem Christo) 都是著名的法西斯主義擁護者。這種研究會刊印的論文集大半都是意大利重要的法西斯政治家所寫的論文。然而從大體上說來，法西斯主義是僅以意大利一國爲滿意的。牠的學理雖有普遍的意義，但

是牠的政治是限於意大利的。

第三節 意大利與世界列強

法西斯黨對於世界列強的外交政策是很曲折的。在起初的時候，因為凡爾賽和約的失望，戰債的負擔，美國移民律的反感，所以法西斯主義對於盎格羅薩克遜國家總抱着敵對的精神。墨索里尼曾經提議，意大利應當轉向東方，俄羅斯求助力，以反抗西方的帝國主義者。英國應當被逼出地中海的地帶。意大利應當發展極大的商港、航線和英國競爭東方的貿易，並且發展對於南美洲方面的貿易。但是經過幾次與英國外交上的競爭，到了科佛（Corfu）事件就改變了兩國間的關係。洛卡諾（Locarno）會議以及後來張伯倫（Chamberlain）與墨索里尼中間幾次友誼的談話，便使法西斯黨想像到一種政策上的轉變。英國和意大利爲了要保持法德兩國間的和平起見，也許可以合作。意大利和英國中間的異見立刻就被彌補起來。意大利允許不干涉土耳其與埃及，而牠從英國方面也得到非洲的殖民地，作爲交換條件。自從那時起，意大利看英國是牠的大哥哥，而牠的外交政策也帶着英國的色彩了。

如今法蘭西已經成爲攻擊的主要目標。意大利的民族主義者並不相信法德間會成立一種和解。他們想德國在可能的時候一定要取報復手段的。那時意大利就該追求牠自己的利益。這些民族主義者常常注重法意間利益上的差別。所以牠們的關係自然不能夠很友善的。有些帝國主義的極端派甚至主張和德國訂立軍事同盟。講到法意兩國中間衝突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下列幾點：

(一) 尼斯 (Nice) 與科西嘉 (Corsica) 問題以及意大利統一時代的法國政策雖不能說是嚴重的傷痕，却也是舊時的遺恨，如果意大利有了機會就要發生報復行動的。

(二) 突尼斯 (Tunis) 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意大利政府在突尼斯地方退居法國政府之後，那麼意大利的阿非利加主義者，決不能饒恕牠的。突尼斯地方的許多意大利人常常成爲衝突的根源，因爲這些意大利人所要求的民族利益與特權超過了法國政府所願意允許的。

(三) 意大利想牠自己比法國更有理由可以佔據敘利亞或是同等的地方。

(四) 意大利要求有參與一切關於地中海區域的國際條約之權，並且終究在坦支爾會議

中不顧法國的反對，而達到了這種目的。

(五) 法國把持了小協約國的政策是直接和意大利的政策相反對的。

(六) 在歐洲大戰時候，法意的軍隊間發生了許多嫉妒厭惡的事情。

(七) 法國接受大批意大利的移民（每年超過十三萬二千以上），這些人幾乎很容易為法國所吸收。所以現在意大利要求法法的意大利人能得到民族文化的保護。

(八) 法國對於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優待，引起了意大利法西斯黨的忿怒，尤其在謀弑墨索里尼的時期。

在這兩國中間，雖然有這些差別的利益，但是近來在國交上已經有了些進步。法國在坦支爾爭議方面，表示讓步，並且願意繼續外交上的談判而訂立暫定的條約。意大利爲了要表示合作而努力於此種和解起見，就把小協約國與巴爾幹等精密的問題避開不談。

第四節 小協約國與巴爾幹問題

法西斯黨外交政策的焦點是在乎南斯拉夫。意大利的一舉一動幾乎都要直接的和間接的

隔離牠的斯拉夫鄰國並且要破壞南斯拉夫在巴爾幹民族中間的權威與野心。最要緊的，如果能的話，牠必須把小協約國破壞，並且使其脫離法國的監護。

意大利與南斯拉夫的關係集中在兩個主要的問題：就是達爾馬提亞地方的意大利城市問題與南斯拉夫（有法蘭西為背景）和意大利爭奪巴爾幹的霸權問題。第一個問題已在內土諾（Netuno）地方交涉並在條約中規定達爾馬提亞的意大利人可以得到許多經濟上與文化上的權利。這當然不能使這些主張恢復領土的民族主義者滿意，因為他們固執着併合達爾馬提亞的主張並使亞德里亞海變為一種內部的意大利海。但祇有這一切條件是現今政治狀況下所能希求的。

在南斯拉夫方面內土諾條約是由寧雪克（Ninco）從中交涉的。他要想和意大利聯絡友誼，作為將來南斯拉夫在巴爾幹稱霸的先聲。但是他的政策為南斯拉夫國會所竭力反對，以致條約的批准延遲了好幾年，並且使民衆對於意大利發生憤慨。於是意大利立刻好像火上澆油似的承認了阿爾巴尼亞（Albania）的獨立並且和牠結合軍事同盟（就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簽訂的梯拉那條約，因此實際上就在阿爾巴尼亞，建立了一個保護國。這使寧雪克的巴爾幹政策，受着一種直接的打擊。他就立刻辭職，而一種反意大利政府也就此得勢了。經過了各種外交的手段與條約，匈牙利（Hungary）和保加利亞（Bulgaria）也成爲意大利的友人。

在名義上，這一切條約的唯一目的當然是要在許多的國家中間造成確切的和平關係，並使巴爾幹諸國在領土上完整，以免各國的野心。如果我們在這些條約的字裏行間難以知道牠們的真意，那末祇要讀一些法西斯黨的報章，就都明白了。意大利的報紙非但可以很自由的登載南斯拉夫攻擊意大利外交政策的詳細情形，並且要用標題、社論與政治演說來表明各種敵對的事件與厭惡意大利的心理。法國也被列在攻擊之列。總之，報章是很明顯的受了鼓勵而引起許多的衝突。

第五節 殖民政策與向東擴張

同時黑索里尼是在進行這種恢復亞得里亞海的政策，而斐德佐尼和別的人也在推進一種積極的非洲殖民政策。息里內易卡（Cyrenaica）與南的黎波里坦尼亞（Southern Tripolitania）

地方的各種叛變都被立刻征服，並且在各處殖民地努力於經濟的發展。他們又藉着殖民地的展覽會、旅行團、慶典、影片與各種文字以引起民衆對於殖民地——尤其是對於黎波里 (Tripoli) 的興趣。這些土人在大戰以後曾被維新的政府許以種種的自由，但是現在却要受嚴格的法律訓練與軍事政府的統制。關於一切殖民地的經濟侵略與商業發展的擴大計劃現在正在進行，尤其是在邦加西 (Bangasi) 海港與索馬利亞 (Somalia) 的周巴 (Juba) 流域。

意大利除了注意牠自己的殖民地以外，還要切心的使牠的勢力及於回教國家。牠和也門 (Yemen) 與波斯所訂的條約以及相似的外交行動都以促進意大利在紅海一帶地方商業上的發展與外交上的權威爲目的。

第六節 美耳諾斯特勒姆與新羅馬帝國

以上這些努力都可表明法西斯黨要使意大利稱霸於地中海一帶地方的野心。向這方面進行的其他動作還有和西班牙訂約，其目的顯然是反抗法國在地中海一帶的勢力。意大利的要求參加坦支爾會議，其理由是因爲牠已經做了大的地中海國家，並且併合了羅得島 (Rhodes) 與

多得卡泥斯島 (Dodecanese)。

一種盛大野心的帝國主義學說附和着這些實際的行動。這時關於新羅馬帝國的談論是很普遍的，並且這種說法，可使佐伯提 (Gioberti) 的學說——就是說，「意大利將爲全世界道德上的盟主」——從新復活起來。意大利在另一方面的帝國主義色彩就是在於牠的積極提高生產率 and 人口繁殖的能力。還有牠的「精神帝國主義」要使牠在藝術上、科學上、文化上、都做了遺傳的領袖。直到如今盎格羅薩克遜民族還常常被牠看爲野蠻人，不配得到意大利文明的恩澤。天主教會乃是羅馬的宗教帝國主義。末了，意大利的勞工事業是被全世界認爲「無產階級的或窮人的帝國主義。」

第七節 國外法西斯黨部

在外交政策方面法西斯黨有一種顯著的創舉，就是國外法西斯黨部的組織。近來這些法西斯黨部，因爲受着各地的熱心者與非正式的組織者的影響而在全世界突飛猛進。如今牠們都已直接受中央黨部的統治。下列的國外法西斯黨部組織規程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公佈的，並且

可以使讀者對於這些黨部的組織、宗旨與活動方面都得到一種概念：

第一條 國外法西斯黨部是由僑居國外的意大利人組織而成。他們決意服從法西斯主義的領袖與紀律，作為他們立身處世的法則，並且他們的目的是要集合僑居國外的意大利人團體而聽從中央黨部的指導。

法西斯黨領袖所發佈的命令應作為法西斯黨員日常生活的規則，其命令的條文如下：

(一) 國外法西斯黨員必須服從優待他們的國家中的法律。他們必須每天證明他們是遵守法律的，並且在必要時，應當做國民的模範。

(二) 他們不應當參加他們旅居國中的內政。

(三) 他們不應當在他們殖民團體中發生派別的爭鬥。却應當聽憑中央黨部的處置。

(四) 他們應當顯示公衆的與私人的誠意。

(五) 他們應當尊敬國外的意大利代表，並且服從他們的指導與教訓。

(六) 他們應當擁護過去的與現在的意大利主義。

(七) 他們應當扶助窮苦的意大利人。

(八) 他們應當在國外受訓練，正如同意大利人在國內受訓練一樣。

第二條 國外黨部爲下列的機關所主持：

(一) 總祕書處，其事務所在羅馬。

(二) 國外法西斯黨部。

第三條 各個黨部應當組織青年團、童子團、與婦女部。

國外黨部是直接隸屬於總祕書。在必要時總祕書可以把許多黨部合成一個單獨的領事區域。在這種情形底下，領事區域內主要城市黨部的祕書通常就是全區域的祕書。

第四條 該區域的祕書是由總祕書委派。

第五條 法西斯黨部的祕書是直接由總祕書委派而主理黨務。

第六條 法西斯黨部的重要工作是要幫助僑居國外的同胞。法西斯黨部的祕書應對法西

斯國家的代表（總領事、領事與副領事）說明這種工作的含義並協助他們的進行計劃與日常

工作。

第七條至第十條（關於行政方面的詳細規定。）

第十一條 國外黨部的總秘書對於犯了下列規則的職員或黨員有立刻施行各種處分之權，不必需要另外的手續：

（一）凡在法西斯黨部或意大利殖民地中間引起糾紛的事件者。

（二）凡藐視領事的權威或是在別的意大利人和外國人面前降低他們的地位者。

第十二條 總秘書有權制定規則，以管理各種組織的內部工作。

我們很容易看出這種規程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法西斯黨員受中央的節制，以避免國外法西斯黨員與反法西斯主義者中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常常引起極大的困難，因此要加強領事對付不負責的法西斯黨員的權力。這種行動實在可以補足外交代表團的改良方法，因為他們是要集中責任並調節意大利在國外所推行的一切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活動事業。

第八節 文化擴張與移民問題

別的國家已經在實際上強迫意大利減少移民的潮流。但是這不過鼓勵法西斯黨用積極的殖民方法來代替移民的政策。這種殖民方法非但在意大利自己的殖民地內實行，並且也常常在別國的殖民地方面進行。在這些外國地方，意大利的移民仍被認為意大利的國民，所以他們就組成堅固的文化團體，以保存意大利的國民性。

我們上面所說的國外法西斯黨部可以當做促進這種精神帝國主義的一種方法。另外還有一種愛國的團體名為「丹提社」(Dante Alighien)，是在一八八九年成立的，其宗旨是要在國外傳佈意大利語言與文化，並且要提高意大利民族主義的情感，出乎各黨與各階級之上。牠通常所用的方法就是設立各地支部，學校與圖書館。丹提社已在歐洲的念五個城市中，非洲十五個城市中，北美洲與南美洲的十九個城市中，亞洲的一個城市中都各設立了學校。牠在全世界一百零四個城市中都設有圖書館，並且分送書籍到別的四十二個城市中的圖書館去。這種愛國團體的重要性可以從牠會員的數目方面看得出來的，因為一八九二年牠祇有二千會員，但到了一九二六年，牠已有七萬八千三百四十七個會員了。

一種更有專門性質的機關就是稱爲「法西斯殖民研究社」(Fascist Colonial Institute) (就是以前的意大利殖民研究社)。牠成立於一九〇八年。牠的宗旨是要組織並發展意大利殖民政策的意識又研究關於意大利的領土和將來可以變成殖民地區域的種種問題。牠的宣傳工作是由支部進行的。牠出版一種殖民雜誌，稱爲海外僑民雜誌 (L'Altremare) 由民族主義者坎達羅波 (Roberto Cantalupo) 編輯，分送各社員，又刊行一種殖民年刊，並在學校裏設立關於殖民問題的課程和講座。這個研究社已被拉入法西斯主義的團體裏，並由法西斯黨承認爲意大利國內宣傳殖民政策的唯一代理者。

別種鼓勵人民的興趣以擴張意大利國土的方法，已由墨索里尼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對於上議院的外交演說中敘述過了。他說：

「最近還成立了一種團體，就是國外意大利文化傳佈委員會 (Committee for the Diffusion of Italian Culture Abroad)。傳播文化於國外當然是一種耐久有效的宣傳方法。但是做這種工作的機關與團體，無論公的或是私的，無論在國內的或國外的，實在是太多了，

並且幾乎常常也沒有適當的方法。所以牠們的效力不是毫無結果，就此互相衝突。這種新委員會應當研究必要的方法，以調劑並指導各種的事業，又當設立一種永久的事務所，以實施這種工作。同時，國外的意大利學校的總監督也繼續他們的活動事業：聘請一百個新的教員，設立新的小學於阿爾及利亞 (Algeria)，阿根廷 (Argentina)，保加利亞 (Bulgaria)，巴西 (Brazil)，智利 (Chile)，埃及，法蘭西，德意志，英吉利，摩洛哥 (Morocco)，祕魯 (Peru)，波蘭，羅馬尼亞 (Rumania)，瑞士和烏拉圭 (Uruguay)，組織新的中等學校於雅典，拜壘特 (Bayreuth)，科佛，菲律賓波利 (Philippopoli)，薩伊德港 (Port Said)，羅薩利俄 (Rosario)，和坦支爾，並且在我們國外的學校裏增加了六千的學生，其中大部份是外國藉的學生。在布拉格 (Prague)，加勒斯多 (Bucharest)，克留 (Cluj)，華沙 (Warsaw)，克拉科 (Cracow)，布達佩斯 (Budapest)，馬賽 (Marseilles)，與哥印伯拉 (Coimbra)，地方的大學裏也設立了新的意大利語言文學講座與講師。這些都是這種事業中可喜的結果。

「還有一種新鮮的事情就是外交部公報從新復活，而被加入外交部其他的出版物中，如

同國外報章評論彙刊 (*La Rassegna della Stampa Estera*) 與國外雜誌評論彙刊 (*La Rassegna delle Riviste Estere*)。這些刊物銷路很廣，並且對於那些要知道全世界的報章雜誌對於意大利問題與國際問題的意見的人是很有用的。

「外交部公報包括五部份，以前的移民公報是和牠混合在一起的。牠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部份包括法律，法令，條約，國際會議與協定等等。……在牠的第一部份裏記載每個月中最重要的事情與政府行動。這些事情是由全世界的意大利領事所當解釋與批評的。」

「但是更重要的一種具體的改良政策是在廢止移民總監處，因為牠的辦事人員與辦公處太多，幾乎和政府的一部相等。國外意大利僑民總指導部……祇有七個辦公處，連那些附屬於外交部的事工也包括在內。」

「國外意大利僑民總指導部的功用不限於名義上與行政上幫助意大利的移民。總之，「移民」這種名詞在意大利的辭典上就要廢止了。將來不再有移民與國民的分別。無論什麼時候或什麼地方，富有的或貧窮的，勞動階級或知識階級，僑民或旅客同是意大利的國民。他們

可以享同等的權利，也要盡同等的義務。或已經下訓令廢止移民的護照。這些護照常會落在窮乏的工人手裏，他們似乎還不到成年；所以規定對於一切的國民祇發給一種形式一律的新護照。

「這種忠實於政府的意大利國民，無論他的社會境遇怎樣，在國內與國外都有抬頭自傲的權利。

「對於國外的意大利人民團體，若不予以政治上的保護，就不能予以職業的，或慈善的扶助。反而言之，也是如此的。在一個單純的有機體中也只有一個單純的宗旨。至於牠的中心就是外交部。領事是要在國外的意大利僑民團體中代表國家的權力並且負着一種單純的與不可分開的工作與責任。他的職務，從對付各個僑民一直到整個團體的大事業，都當深思明辨的熱烈堅忍的去幹。這就是一種保護意大利人民與遺傳的重大工作。」

第四章 法西斯主義與天主教

第一節 法西斯主義的宗教哲學

法西斯主義對於宗教的態度仍然是很有伸縮性的。這大概有兩種原因：第一，是由於法西斯主義的思想能隨實際的問題而改變；第二，是由於構成法西斯主義的各種團體所帶來的不同遺傳還沒有綜合起來。（a）社會主義的，共和主義的，與未來主義的份子——可以拿一九一九年墨索里尼馬里耐提（Mussolini-Marineti）法西斯主義做代表——是猛烈的反對教會，甚至也反對基督教的。墨索里尼在早年時代比馬里耐提更厲害的攻擊一切宗教的機關。他在一九二〇年曾經宣稱，教會是法西斯主義革命中一個最初受難者。（b）在另一方面，這班民族主義者都是天主教的現代主義派，並承認教會是民族文化中一種重要的遺傳的形態。鄧南遮和他的學派已經引導許多人加入新異端主義與古代羅馬的禮教。但是大多數的民族主義者和鄧南遮自

已近來已經承認天主教會主要的形式上是羅馬化的和帝國主義化的，所以也是意大利化的。教會的排斥民族主義與現代主義雖建立了一層知識上的障壁，但是並不阻止他們政治上的友誼。其實，近來教會與法蘭西行動派（Action Française）中間的敵對情勢為有些民族主義的團體所贊助並以為可促進意大利天主教的使命。（c）還有一種對於天主教的特殊態度是從克洛斯（Croce）與鐵兒學派中的理想主義者而來的。這一派的哲理，非但拒絕正宗派的天主教，並且也拒絕天主教的現代主義派，牠以為真正的宗教是比任何一種教會更加普遍的東西，並且歡迎各種宗教的複雜化向認為普遍的心靈現象。牠又看普通的宗教是各種精神生活形式中的一種，和科學、藝術以及別的文化機關站在同等的地位。在法西斯黨的理想主義者中間信從鐵兒的比克洛斯還要多。他們堅決的主張民族的國家是精神生活中至高無上的綜合，所以宗教必須附屬於國家的。其結果，他們一方面拒絕了反教會主義，他方面也拒絕了加富爾（Cavour）依據「自由國家中的自由教會」為基礎的政治學說。照他們看來，宗教的根基是在於上帝與國家中間的內在的與歷史的結合。教會不過是這種結合的外表形式。任何真正的宗教必定能夠真

正的在民族的心裏與遺傳中居住和活動的。在意大利方面，這種宗教就是天主教。這些理想主義者在個人方面都要使天主教與基督教成爲超絕的東西，並且相信理想主義是宗教的光明運動中的最高點，但是因爲他們都是意大利的理想主義者，所以他們必須知道和享受他們的民族宗教與精神生活。

照以上各種宗教的哲理方面看來，我們斷不能把整個的法西斯主義歸入其中的一派。我們祇能說民族主義的思想在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家中最是普遍，並且和政府的實際計劃最相符合。墨索里尼最近對於宗教問答的言論，可以表示他已經站在民族主義的地位，不過他更是近於正宗派。有一點是大家共信的，就是說，宗教是民族生活中一種重要的條件，所以是國家所不能忽略的，却必須合併於國家的。意大利國民是天主教化的，所以天主教會必須受人尊敬。政府應當同教會一樣的天主教化。如果可能的話，應比教會更是宗教化。

第二節 法西斯黨的宗教政策

真鐵兒的學校改良政策可以當作法西斯黨對於宗教的態度在實際上的例證。爲了達到教

育的目的起見，宗教被看爲和科學、藝術或商業一樣。小孩子開始就被教以崇拜教條和神話的普通情狀，直等到他熟悉人民的宗教生活。因爲教員們大概都是意大利人，總知道一些天主教的原則，所以幼年的宗教教育是交托在他們手裏，却並非由宣教師擔任。在中等學校和大學校裏，這種宗教教育漸漸的變爲批評的，因爲學生已更熟悉各種錯雜的民族文化，並且參加知識上的遺傳，直到宗教的最高哲理。至少，這是真鐵兒的意見，因爲他使宗教教育與天主教訓練中間有一種基本的區別。在他的心目中，這種學校改良政策是要開始廢止教會對於人民宗教生活的統制權，國家應當做了牠的代替者。在各個課堂裏，必須懸掛十字架，並當放在國王的大照相之下。但是教育部中真鐵兒的繼任者，却採取了一種更浮面的政策。他們爲了要使教會滿意而允許牠自由揀選宗教上的教科書，並且在中等學校裏施行更正宗化的宗教教育，同時又鼓勵天主教的大學。他們尚未允許教會在國家大學裏施行宗教教育的請求。照大體而論，他們比那些發起改良政策的理想主義者更願意把宗教教育交給教會辦理。

法西斯黨對於刑法的改良，也顯出許多天主教的形式。離婚的條文是被廢除了。反對節制生

育的方法也被採取了。酒館已被封閉了。立誓是被當作一種犯罪的行爲。對於教會與教會機關的尊敬是已被合法的實行了。祭司與高級教士的薪金已由國家的命令而大大的增高。至於他們的權利也已經被擴大了。

法西斯主義對於教會的一種極大賜與就是對於共濟會（Freemasonry）的破壞。但政府當然有牠自己的政治理由。這些共濟會的會員在反政府的策略方面所有重要的活動是一直從資助國會反對派到卡珀洛（Capello）將軍和托里居尼（Torriani）暗殺墨索里尼的陰謀，因此使法西斯黨員對於共濟會非常的懷恨。在意大利地方，對於共濟會政策作政治上的反對已經有好幾年了，甚至在反教士派的中間也是如此；並且在歐戰的時候，大東方議會（Grand Orient）（共濟會的最高機關）因為對於戰爭抱優柔寡斷的態度而受人厭惡。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五日，法西斯黨最高會議通過下列的議案：

「因為近來政治事件以及共濟會所抱的態度與投票選舉引起很有識見的懷疑，就是說，共濟會是在進行政治活動並且採取反法西斯主義的政策，所以本會議請那些加入共濟會的法西

斯黨員選定屬於法西斯黨，還是共濟會，因為法西斯黨員祇有一種紀律，就是法西斯主義的紀律，並且只有一種組織，就是法西斯主義的組織，也祇有一種服從心，就是絕對忠誠的服從法西斯主義的首領與其他的領袖。」

在最高會議中有十多個代表是共濟會的會員，其中八位是贊成這種議案。在有些團體裏，這種舉動並不認為嚴重。有人說，這是蘇格蘭團 (Scottish Rite) —— 其中有許多法西斯黨員在間接的活動，以破壞牠更大的仇敵大東方議會。但是一切關於法西斯主義澈底攻擊共濟會的疑問，在一九二五年完全明白了；因為那時意大利國內一切的祕密結社都被廢除。教會公然爲了這種行動致賀法西斯政府。

政府優待宗教的另一種證據，就是各地的法西斯政客與教士中間成立了一種誠懇的友誼。教會的各種慶祝典禮都受着地方當局在道德上的擁護與表面上的參加。反而言之，教會也參加公民的運動。軍隊中從新雇用牧師，武人的紀念碑與遊行常常爲主教所祝福。政府的新工作常常用宗教的儀式來舉行開幕禮。各種行動都要使宗教的儀式變爲國民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在牠

們中間當然有時要發生衝突，並且在早期的法西斯主義，這種衝突常是尖銳化的。最近在教會與政府中間最嚴重的事件（關於童子軍問題將在後面討論）就是教會爲了提羅爾地方的德國教會要出來干涉法西斯黨的行動。這種舉動爲法西斯報章所反對，並且罵教會做了外國人干涉意大利國事的工具。政府的態度非常強硬，並且對於天主教的兒童組織嚴加限制。但是照大體而論，在教會與政府的職員中間漸漸發生一種互相尊敬的态度。教會與政府人員中間的友誼也許不久就可以使教庭與政府中間有更大的友誼。這種和睦的感情在一九二七年顯示了出來，因爲那時舉行了很大的典禮，意大利皇后與許多教會與政府的高貴人員都來參加，並在羅馬大劇場中建立了一個很大的十字架，有一羣白鴿迴繞這樣的背景。報紙上對於帝國的羅馬與羅馬的教會都作普遍的慶祝。有一個著名的作家總括起來說，這個十字架就是『從羅馬拯救全世界』的符號。

第三節 教會與政府——羅馬問題

教會與政府中間在友誼上的增進就引起了人民的謠言，直到這種麻煩的『羅馬問題』得

到了一種解決的方案。至於這個問題就是關乎承認教皇暫時的權威。一年中大概有一次要辨論這個問題的。辨論的領導者通常就是意大利民報與羅馬觀察報 (L' Osservatore Romano)。前者是政府的機關報；後者是教會的機關報。有一次辨論適逢一九二七年九月中在波倫亞地方舉行天主教全國大會時發生的。那時意大利民報的主筆阿那爾多墨索里尼 (Arnaldo Mussolini) 拿前一年法西斯黨在同一的大會堂舉行慶祝勝利的盛況與這次天主教在大會中的慶典作一種比較說，這是中古時代與現代世界的比較。他又提議這個羅馬問題的解決是在乎教會的願意不願意承認現代世界中政府的主權。真鐵兒也加入這種辨論，並主張維持現狀。他以爲法西斯主義解決了這個羅馬問題，也得不着什麼益處的。羅馬觀察報與各種天主教的作家回答說：(一) 教會決不能接受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哲學而居於國家中附屬的地位，因為宗教是精神生活中至高無上的形式，所以教會在道德上應當站在主要的地位；(二) 教會是一種普遍的，超自然的，而不是一種國家的機關；(三) 羅馬問題是能夠解決的，祇要意大利政府肯以同等的地位對待教庭，却不當牠是由國家的慈善項下供養的；(四) 教皇不必需要土地，但必須被正式認爲意大利

國民在精神上的「父親」

有一種關於該問題將近解決的謠傳散佈得很快，就是說，教會願意放棄土地上的主權而接受意大利政府的賠款。以前這種款項是常被拒絕的。又有人說，政府已允許承認教會在精神上的主權。從民衆方面看來，這種偶然的謠言後來爲下列法西斯黨報上的宣言所停止。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日的法令報 (Foglio d'ordini) 說：

「教皇的辨護人與幾個法西斯主義作家的辨論暫時承認下列的結論：

「(一) 這種辨論的性質是高尙平靜的，牠和這個精密的問題是相配的，並且和法西斯政府所造成的新氣象也相符合的。

「(二) 依據羅馬觀察報的論文，我們可以說教皇並不看這問題是一種國際的問題，却不過包括意大利政府與教皇的兩方面。從歷史上與理論上看來，這是公平的，並且可以免除危險的干涉與無用的麻煩。

「(三) 從羅馬觀察報上的幾篇文章裏，我們可以看出教皇真正在政治上與法律上的

獨立問題不一定和土地問題有連帶關係的。這是很明顯的，在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決不會發生任何恢復教會在一八七〇年中絕的權力問題。我們以為這對於羅馬教會的道德權威沒有多大利益的。

「從這些流行的發展方面看來，凡是真正知道法西斯政府的權力與性質的黨員應當避免兩種相反的立場。這兩種立場都離開真理很遠；因為有些人武斷的說，羅馬問題是不能解決的，還有些人相信這個問題能夠很容易而很迅速的得到解決的。

「歷史從來不知道用了力量，耐心或機智而不能解開的難結，所以羅馬問題也是如此。法西斯政府有二十世紀的歷史在牠前面，並且在民主的自由主義屢次失敗的地方能夠成功，却不必把國家主要的權利讓給任何人的。

「這個問題雖難，但並非不能解決的。」

後來在事實上已經證明，這並非不能解決的。一九二九年一月中謠傳說，教會與政府中間正在交涉，並且牠們也許能得到圓滿的解決。這些謠傳並不是假的。二月六日，教皇庇護十一世宣傳

說，一種協定已經成立了。二月十一日，大主教加斯巴利（Cardinal Gasparri）與內閣總理墨索里尼簽訂了一種條約，使教會與意大利政府中間的關係，大白於天下。

這種協定包括兩部份：就是一種政治上的條約和一種合同。照條約上說，教皇的統治區域稍微擴充了一些，而包括聖彼得空場，並得稱為獨立的教皇城（Vatican City），可以享受一切的特權。政府從新申明天主教是意大利的國教；允許對於一切反對教皇的宣傳或傷害他生命的陰謀都照侵犯國王的行動同樣定罪；承認教會在羅馬地方所主有的機關享受治外法權；廢止教會徵收捐稅以供給教會或教會機關的權柄，却允許賠償教皇因意大利統一所受的損失費約計二十萬萬里拉（約計美金一萬零五百萬）。這種賠款的實際價值已被減少，因為一半是用無市價的國庫券支付的，其餘的數目分做十年還清。在教會方面，教皇應當公佈羅馬問題已經有了確切的解決，並且承認薩伏衣（Savoie）皇朝所統治的意大利國家而以羅馬為國都。

這種合同特別規定教會與意大利政府中間的關係。牠開始宣稱教會可以自由施行牠的禮節——至少在學理上是「一個自由國家中的自由教會」。關於教士方面，政府允許豁免他們的

所得稅或兵役，並且他們如果犯了罪也另外替他們設立特別法庭。政府允許承認相當的宗教節期（這條已經實行），同時教會也應許在這些節期中爲國王與意大利政府祈禱祝福。政府爲了保護牠自己不致受高級教士的反對起見，規定大主教、主教與副主教若不得政府同意是不能封立的，並且他們若不宣誓服從意大利政府就不能行使職權。在事實上，一切享受教會權利的人必須由政府核准並須爲意大利國民。政府更進一層的提議，主教和祭司應當知道意大利語；雖然牠明白承認主教的屬屬是可以講土話的。

在另一方面看來，教會因爲這些讓步而得到確切的利益。宗教的階級與集會是認爲合法的團體，可以置辦產業。政府拋棄牠徵收教會產業特別捐的權利，並承認宗教式的婚禮爲合法。這是教會以前從來沒有做到的。還有更重要的事就是政府願意教會繼續在初級學校裏實施強迫的宗教教育的政策，並且從這種合同批准之日起，這種宗教教育祇能交托在那些爲教會職員所核准的教員手中。牠甚至說宗教教育是民衆教育的輪廓，並且允許在中等學校裏發展宗教教育。

這種調和的精神在該合同裏是很顯明的。第四十三條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條裏，政

府應承認意大利天主教行動會 (Azione Cattolica Italiana)，只要牠不與聞政治；而教會就借此機會，使各級的教士都不參加黨裏的政治活動。教會與政府藉着這樣的方法成立了一種友誼的協定。

這種協定裏的條件洩漏了以後，關於牠們實際上的意義立刻發生了許多的猜想。雖然只有將來可以知道牠們的結果。但是有幾種影響差不多可以預測的。例如那些在法西斯黨專政時常常受氣發怒的天主教徒當然對於現存的制度懷着更友誼的態度，並且比以前更願意擁護牠。這種趨向可以從簽訂協定以後羅馬觀察報立刻改變牠的論調一層來證明的。這種調和的精神對於國外的天主教徒也發生一種反應。在三月九日，教皇自己宣佈說，一切天主教的世界都贊助這種協定。這種贊助有許多地方可以包括意大利的統治者，所以法西斯主義似乎因為這種協定而地位更形強固了。

在教會方面，牠也得到許多有價值的利益。教皇已經得到了暫時的獨立地位。這是六十年來所求之不得的。從暫時的權力看來，牠能引起人民極大的尊敬心。教皇在物質上所得的酬報也不

算小的，尤其是對於財政方面，不無小補。末了，教會已經可以使意大利的天主教深深的印在意大利國民的腦想中——這是給意大利反教會主義的一種重大打擊。

從表面上看來，兩方面似乎犧牲很小，而所得的利益却很大。這種解決的方法也似乎兩方面都不能算得勝者或是失敗的。這些條件是互相認為滿意的。無論將來歷史上究竟如何判定，有一件事情是可以預先確定的。這種協定和交涉在教會與政府的年鑑中都應當佔着重要的地位。

第四節 法西斯黨的宗教

從最遠大的眼光看來，法西斯主義對於宗教的態度乃是在乎牠建設自己的宗教環境與儀式方面的成功。法西斯主義說牠自己不僅是一種政治的革命並且是一種精神的革命。牠至少要使意大利的文化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因此牠有了一種新宗教的輪廓。牠究竟要發展到如何程度，那是要等到將來再說的。但是這種新的教派毫無疑義的已經握住了意大利人民的情緒與想像。在法西斯主義的宗教性中一種最早表示就是烈士殉難的風氣。這些和叛國者戰爭而死的人就被立刻稱為烈士。他們的名字要受人頌揚；他們的紀念是看為神聖；他們的銅像和紀念碑

都被建立起來。至於法西斯黨部大半的活動工作是要把黨員聚集攏來，慶祝他們的勝利，崇敬他們的烈士，並表示他們對於主義的忠誠而願意至死擁護牠。

他們的領袖被看爲神人——他的生活是神聖的，他的言論就是法律，他的旨意就是最高的生活法則。每個法西斯黨員對於領袖的絕對服從性是要超過軍隊的紀律與獨裁主義。這似乎對於國家裏一個受天之命的領袖所當表示的使徒義務。黑的制服，黑的旗子，羅馬式的敬禮，「哎，哎，啊，啦，啦」的呼喊，不時的遊行、操演、集會、慶祝等等原來都不像軍隊式，却都是法西斯黨中的宗教儀式。

在新羅馬帝國將要復活的時期中，也常常可以看出異國人宗教儀式的復活。例如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所舉行的焚毀借據的儀式，雖被認爲獻在國家的祭台前，但却在一個無名兵士的墓地上，一個古祭臺前舉行的。這種祭臺本來是爲密涅發（Minerva）與琉細那（Lucina）而設立的，現在却被從博物院裏取來做這種獻祭的用處。次日就舉行法西斯黨進軍羅馬的紀念。同時天主教會也規定那天爲紀念萬王之王的耶穌基督的歡宴日，並且要求宣教師獻身於傳道。

的工作。

這一切儀式在一個外國人看來，似乎是很不自然的，甚至是不真切的；並且也不能當作很嚴重的。但只要觀察一些關於法西斯黨的精神與內部生活就足以知道牠對全國的青年已經發生了深切的感動和想像的魔力。這班政客自然要過分利用這種情形以訓練法西斯運動。其結果有大批的文書與黨內的演講都不被人家看做誠懇的表示與深切的情感，却被認為一種虛浮的宣傳作用。然而大多數的法西斯黨員很能抱着宗教的信仰與熱忱，並超過一切政治爭鬪與法西斯黨手段的限度以上。

各種遺傳上的問答法、信條、和靈修的文書，也可在法西斯黨中找出許多的形式。我們不妨從一本普通的法西斯黨員須知 (*Manuale del Fascista*) 裏選出幾節來以證明這一點：

「英雄主義說，我有兩邊，是同樣的美麗；牠們的美麗雖然不同，可是牠們反映出一種單純的意思，就是我們的國魂。」

「我有兩種聲音，是同樣的活躍；牠們的呼聲雖然不同，可是牠們向着同一的目標，就是要

提高我們的國魂。

「我的第一邊使你充滿熱情並且激勵你樂於就死。

「我的第二邊使你充滿愛心並且引導你樂於盡使徒的本分。

「我的第一種呼聲要使你聽到戰歌；牠是號筒的呼喊聲與戰爭的擾亂聲。

「我的第二種呼聲是一種嚴重的警告聲並且要交托你拯救的使命。

「一朝我把手槍、手榴彈、火把放在你手中，那是歷史上演着悲劇的時候到了，你就把你退化的兄弟打倒，以拯救你的母國。

「現在我要向你喊着說，那個時候已經過去了。你從洪水中救出來的母親要叫你做別種的工作，以證明你的愛心。

「我知道你的青年時代是反叛的，因為這個時代充滿了豐富滿溢的氣力……

「但是因着第一個偉大的榮華追求者的名字我要請你專心致志於第二個偉大的心靈追求者。

「第一種是美麗的，第二種是美麗而神聖的。」

「牠是神聖的，因為牠的進行方法並無外界的騷擾。牠並不注意人家的稱讚，也不想得到榮耀的冠冕。」

「牠是神聖的，因為牠在你們中間藉着你們親密的與堅強的精神從事拯救你們自己的工作。」

「牠是神聖的，因為你們每個人已經做了拯救社會的使徒，所以牠要召你們每個人去做祭司的職務。」

「你的失落的同志要來了，他們死在卡索 (Carso)，皮阿味河 (Piave)，阿爾卑斯山和附近的海中。年輕的英雄啊，他們是你的死友！」

「法西斯黨員啊，他們都是你的死友！」

「他們要來了。看啊！他們起來，高舉着臂膀，靜悄悄的向你走來。」

「他們要向你請安，如同新的使徒，能提高信心與尊榮，又用熱情的高聲，集合一切毫無瑕」

疵的品性，好使他配做羅馬道德上的勝利者。

「你的死友要向你致敬，如同一個新的意大利國魂。」

這樣的文書，一頁一頁的刊佈出來，無論人家讀與不讀，牠至少可以證明法西斯主義作家的情感作用並且可以表示意大利很流行的宗教熱忱。

如果我們離開個別的法西斯黨員的情趣而研究法西斯主義所建立的機關，那末牠們的宗教色彩也是同樣顯著的。第一，在組織的理論與實施上，天主教會與法西斯政府是相同的，甚至於他們的策略和技術也是並行的。例如下面的這張意大利天主教組織的名單和法西斯黨的组织是類似的：

天主教組織

法西斯黨組織

天主教行動會

法西斯文化研究院

天主教體育會

少年團

天主教童子軍

天主教青年會

前衛隊

天主教徒同盟會

法西斯黨部

天主教婦女聯合會

法西斯婦女部

天主教少女會

意大利少女團

天主教童子會

意大利幼女團

天主教大學聯合會

法西斯大學聯合會

天主教作家聯合會

法西斯作家同盟大會

等等

等等

這並不一定說法西斯黨和天主教是有意的互相模仿。但是這可以表明現在意大利地方的國民祇能加入這兩種大的組織。牠們不一定是互相衝突的。然而效忠於這一邊，而對於那一邊就要疏淡了。

換一句話說，教會與政府在取得民心方面的競爭比以前更加激烈了。在意大利地方，這種競

爭是歷來如此的。自從一八七〇年以後，更形尖銳化了。在大戰以後的幾年中，因為民衆黨的成功，這種情勢就改變了。教會因為不懂得意大利政治的局面，所以最初對於鄧斯士佐和他領導的黨很是冷淡。但是等到牠的效驗表示出來了以後，教皇就竭力的擁護牠。因此有一個很短的時期似乎政治與工團主義都走向教會的這一邊。但是這種政治上的試驗不久就消滅了。法西斯黨所引起的局勢就逼迫鄧斯士佐漸漸的接近社會黨。在守舊的教士們看來，天主教與社會主義的聯合，是太荒謬了。所以等到後來法西斯政府在一九二三年施行壓力的時候，教皇就立刻排斥民衆黨，而脫離了政治的舞臺。

自從那時起，這種情景是更加清楚了。教會與政府是兩種各異的制度，並且兩方面都有一種單純的集中組織。牠們各自要想把持意大利人民的社會的與文化的生活。所以現在「法西斯」和「天主教」都成爲一種隨便加在什麼名稱上的形容詞了。

在牠們兩方面最容易發生公開衝突的地方就是天主教的童子組織（天主教童子軍與天主教體育會）和法西斯黨童子團中間的衝突。這些組織中間的衝突情形是顯而易見的。法西斯

黨最初祇在有二萬居民的小地方取消這些天主教的組織。但在一九二七年，牠把一切天主教的童子組織都廢止了。如今法西斯黨的童子團已經完全霸佔了童子界的活動。教會於是就創設了天主教童子會，而使這種新的組織嚴格的限於宗教的活動。所以這種童子會的會員要聚集攜來學習教會的問答法。他們也舉行教會問答法的比賽，並到羅馬地方朝拜教皇等等。但是任何人都可想像到童子團的事業要怎樣的更有吸引的能力。別的天主教組織，尤其是天主教行動會，也被迫而成為嚴格的宗教團體或是慈善機關。牠們也許不干與政治或是任何法西斯機關所進行的活動事業。

「社團國家」的創立引起了形式稍異的同類問題。依據社團法，祇有法定的工團、合作社和職業聯合會是准許組織的，而這些當然都屬於法西斯黨的。天主教的團體立刻恐怕受打擊，而向政府詢問。社團部長回答說，嚴格的宗教團體是不受社團國家的法律所拘束的。天主教合作社是准許加入法西斯合作社聯合會。其他一切的天主教團體却被忽略過去了。

這一切事情是向着一個方向進行的：就是意大利社會與文化的兩大制度正在互相競爭，以

取得人民的歡心。天主教會的機關是嚴格的限於宗教的活動，除非國家將工作交托給教會（如同教育）並且這種工作都要獻給國家的。教會曾經提出異議而遭失敗。後來牠只好服從政府的命令。同時政府也建立了一批機關，使國家的禮教成爲人民日常思想中重要的地位。

這種國家的整個禮教要用各種技術來完成的。這些技術是本書所當討論的。其主要目的是在於未來的國民。這當然要使教會的權威方面受着影響。政府的參與人民的根本情感、禮儀、思想與慶典當然是更有效力；因爲牠並不攻擊教會。牠完全是天主教化了！但是政府很知道，教會也覺得，如果這種民族的宗教，像現在那樣的激動人民，將來必定把教會與整個的基督教遺傳，擠到後面去了。

這兩種宗教中間衝突的結果將來究竟如何是不能在這裏預料的。然而我們不妨說，教會與政府中間的友誼在骨子裏就要發生衝突，這不但有關於法西斯黨政府的政治命運，並且也和意大利全部的文化有關的。

下編 民事訓練的技術

第五章 法西斯的教育

第一節 意大利的公衆教育

意大利的公立學校是使青年傾向於國家的理想之最有效的工具。法國的革命家曾向各國指出初等小學在公民訓練中的效用是怎樣的。從一方面看，學校中附帶了國家的使命，在意大利並不是一種新的改革。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所頒布的凱賽蒂（Casati）法律，規定國家應施行義務的公衆教育。一八七七年七月十五日所頒布的哥璧諾（Coppino）法律，規定兒童應受強迫的教育；這種強迫教育至兒童十二歲時爲止。但是法令雖這樣規定，而意大利的教育制度却未見得十分有效。有許多須設立公立學校的市鎮，在教育的設施上並沒有什麼舉動。一般爲父母

的，則以爲兒童重要農田上或工廠中工作，比較他們在課室中上課更有經濟上的價值。又按照社會一般的習慣，任何必要的教育部交給天主教會去辦理，而天主教會也因為辦學校的歷史很久，所以不很願意把這最重要的職責交還給政府。那些已成立的公立學校，在辦理一方面也未見得有特殊的效率。所以爲求改進這些公立學校起見，政府就在一九一一年頒布克理陀羅（Credaro）法律，規定公立學校應當由政府管理，並由政府予以種種援助；但在一部分的區域內，因為地方長官對於國家的法律已經失去信仰，所以這種改進教育的法令依然沒有發生效力。

因爲教育界的情形如此，所以「文盲」之在意大利者，仍不失爲社會中一個嚴重的問題。就百分數來說，綜計意大利全人口中能識字的，在一八七二年佔百分之三十一；在一九〇一年佔百分之五十二；在一九一一年佔百分之六十二；在一九二一年佔百分之七十三。至於南意大利的教育情形，比較其他各部尤其惡劣。例如西西里（Sicily）的人口中能識字的，祇佔全數百分之五十二；在嘉拉勃利（Calabria），比數爲百分之四十七；在培色立凱泰（Basilicata），比數爲百分之四十八；在撒地尼亞（Sardinia），比數爲百分之五十一。在北意大利，教育的發展比較的要快一些。例

如在皮德蒙德 (Piedmont) 的人民中，能讀能寫的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三；在厲顧利亞 (Liguria) 比數爲百分之九十一；在倫巴底 (Lombardy) 比數爲百分之九十一；在南提羅爾 (S. Tyrol) 以前屬於奧國，比數爲百分之九十八。

意大利各地的教育情形，是隨着不識字者人數的多寡而轉移的。例如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內，西西里一區應當入學的兒童共計一一〇、一一七人，曾在學校報名的，祇有八三、一三六人，實行到校的祇有七一、八二六人，考試及格而升級的祇有四〇、八七八人。在同年，皮德蒙德一區內應入學的兒童共計三三六、〇三〇人，曾在學校報名的祇有三一三、二五六人，實行到校的祇有二七六、九九一人，考試及格而升級的祇有二四六、九一七人。在同年，意大利全國應當入學的兒童共計四、八一八、四三六人，曾在學校報名的祇有三、六四四、六〇六人，實行到校的祇有三、二〇五、四二〇人，考試及格而升級的祇有二、二三三、九三三人。

第二節 法西斯公民教育的理論

法西斯主義者決志要把當前的教育情形改善。他們覺得學校是宣傳運動的一種有效工具，

並且覺得要使不識字的民衆明瞭法西斯的革命和法西斯統治的目的，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此後意大利的學校制度在真太爾（Gentile）的指導之下，經過一番澈底的改革，這改革的目的在於創辦對於人格的建造有極大貢獻的學校，無論這人格是關於國家的或宗教的。這樣的注重點，目的在使國家的傳統成爲課程的中心，結果國家就成爲意大利人生活中的一種活動能力了。往後人們就稱這一次的教育改革，爲法西斯政府所辦的事業中最富於法西斯精神的一種。這一次的教育改革實施後，就該強迫一般兒童入學校，但至十四歲時爲止；此外它也介紹新的教授法和新的課程，並使幼稚院至大學的教育制度中，都充滿了法西斯的訓條。

在墨索里尼組織內閣後的第二天，新任公衆教育部部長真太爾（Gentile）氏就發出一個通告，對於意大利教育界的權威者致祝賀之意。茲將該通告書譯錄如下：

「我這一次加入公衆教育部，是因我依舊信仰我們文化的命運，和那從新振作的學校的精神。意大利人所有的試鍊如果愈大，他們所有超越自己之能力就越發進步，同時他們也越發會發出勸告的聲音，越發願意以身作則了。我請求意大利的教員都來贊助我，並要求他們爲國

家的將來，拿出新的力氣來工作一下。」

新任部長真太爾氏，感染了黑智爾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精神，很想到用學校去灌輸國家主義的思想。我們且看看下列一段的引證：

「我們相信國家不是一種阻礙人們前進的制度，也不是一種使人迴避的司法上的管束，而是一種倫理性的實在。它好像一個人的良心那樣，表顯出它的人格來，並且完成它在人類社會中的歷史性的發展。它很感覺，它決不會受特種限制的束縛，却會像一種團體的意志和個人的意志那樣，是很公開而且很有準備的；一方面又能積極的向外擴展。一個國家便是這樣的一種意志，它能感覺它自己的本質和它過去的歷史。它能界說並敘述我們的國家性，指示出我們應當達到的目的，和應當實現的使命。如遇必要的時候，我們還願意犧牲我們的生命，因為祇有這樣地把生命消耗掉，以謀一種使命的完成，生命纔覺得是純正的、高尚的、有無比的價值的。」

「國家所有的一種活潑而有力的意識，便是一種求滿足的思想系統，也是一種觀念的系統，興趣的系統，和求實現的道德系統。爲了這個緣故，國家應當成爲一個教師；應當保持和發展

所有的學校，以便提倡這一種道德。在學校裏面，國家纔感覺到它的真正的實在。」

這一種關乎教育理論之理想主義的哲學，其重要的涵義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一) 兒童們真實的心意往往在行動方面表顯出來，而在抽象的和字面的「智識」上表顯出來；因此學校必須訓練兒童們的行為，教訓他們怎樣纔可實現他們的行為的意義。兒童們所以能夠獲得智識，就在於他們能在行為的模型中盡其功用，因此在學校的課程中，書本智識中的抽象觀念必須讓位於活動思想的具體方式，而這方式祇有在「戰勝諸種困難後的一種自製」中纔能找到的。一切「智識的本體」一切的科學和法律，都是從行動之中所得到的抽象觀念，但是這些抽象觀念經過了教育方法以後，又須重新地變為行動了。

(二) 教育的題材和方法，其中心乃是個人的品性，不是傳統性的智識。學校的制度，無論是從小學以至大學，其唯一目的就在於發展統一的和具有紀律的人格。但是要完成這一步工夫，但需要職業性的教育，而且還要學生們熱烈地去參加人民的組織和他們的傳統。

(三) 如果我們要養成道德性的人格，我們必須使個人和他本國的文化聯為一體。從一方

面看，文化固然是含有世界性的，但是世界的文化要「發展它的內容」，也有賴於國家的文化。（因為國家的文化有幾種限制，使在發展一方面比較的容易着手，且容易取得增長和精神上的勝利的機會。）每一個具有道德性的個人必須設法超越他自己；他所使用的方法不但在使他自己和一國的傳統或文化合起來，更在於使他自己參加在一種精神上的發展或精神上的勝利的法則之中，使他自己的乃至國家的經驗和文化的界線因此擴大，並使那「外界的世界」能被意志和思想的活動所勝過。

（四）就政治上的涵義而論，如果我們要得到所謂道德上的自由，那我們就須從內心方面去分享民族的文化和傳統生活了。光是死板板的機械似的去參加民主主義的團體，那是無濟於事實的。自由不是人民的一種優先權，而是一種道德上的責任，這是因自動服務國家的意志而得到的。但是要使國家的意志能有一致的表示，那麼國家對於國內的各種團體，必須設法使它們綜合起來。要達到這一個目的，唯一的利器便是設法去統一教育的制度。

（五）就宗教上的涵義而論，如果個人要在世界的精神中謀生存，他必須先有國家的精神，

這是唯一的途徑。現在民族的範圍比教會的範圍更廣泛，所以教會必須包含在國家的範圍內，同時國立學校內必須教授宗教一科。小學校的宗教教育，其目的在使學生熟悉民族的傳統宗教（包含一切神話和迷信），並使他們積極去參加這一種宗教。往後批評的性質逐漸輸入，傳統的宗教變為自覺的和國家的理想主義了。但是這一種變化的原因，不在於它有抽象的批評和教授，而在於人民個別的心智已經有了相當的進步。

第三節 學校制度的組織

實施這種國家教育的理論的責任，是屬於教育部長的。但在決定教育的方針時，教長可請公眾教育的最高會議與以援助。（按這最高會議共有委員二十一人，均由教長自行選定。）又應付高等教育的問題時，教長可請最高會議一部分委員作他的臂助，關於初等學校和中等學校的問題，他可請兩個分委員會助他解決一切。為實現教長的命令起見，教長就特別委定親信的中央視學員三人，助他督促一切。

為便於管理地方上的學校起見，意政府特將全國劃成十九個區，每區由教長所派的督學主

理一切。關於初等學校方面的事務，督學可請教育會議和訓練會議予以臂助。（該兩會的委員均由教長派定）教育會議的任務，在於在重要的學校問題上盡顧問之責；而訓練會議的責任則在於注意教員的訓練事宜。意大利更將全國劃成二百五十個學校區，並派定若干視學員（或稱副督學）主理一切。這兩百五十個學校區再分為二千個小區，由教授學的主任辦理一切。無論是視學員或主任，都是從公開的考試中選拔出來的。在國內有一部分市鎮，如各省和各區的都首之類，特別享有教育上的自治權，故不屬於上述教育行政組織的範圍。在它們區域內所辦理的學校，雖另請市主任管理一切，但仍受政府的節制，因中央視學員有視察全部教育制度的權利。

中等教育也是受督學的指導的，而督學則有學校會議，當地的校長，和各視學員等對他進忠告。大學校則受教育部長所委定校長的指導。

初等教育可分三個等級：（一）幼稚級，為三歲至五歲的孩童而設，共三年；（二）低年級，共三年；（三）高年級，共二年。一個學年，普通有十個月，至少也有一百八十天。

學生讀畢初等學校的高年級以後，至少須進中等學校三年，因為如十四歲以前，入學是含有

強迫性的。爲滿足這個必需的條件起見，學生們可在讀畢高年級以後，再受補充教育，或進一個補習學校，這是一種商科的和初級的中學。如果他要繼續他的中等教育，他可進初級的中學，繼續的讀上五年，讀畢以後再進古典式的或注重科學的中學，專心攻讀三年，預備再進大學。學生中如願學習公務、工程、商業、或農業的，應在讀畢初等學校的高年級後，直接進專門學校肄業，爲期自四年至八年不等。凡願擔任教員的學生，須進師範學校先讀預備科四年，以後再讀高等科三年。女子欲受中等教育，可進初級中學和中學肄業，或入女子中學專修文化科三年。但是要進這樣的學校，須先讀預備科四年，這大概是在師範學校的預備科內讀畢的。女子中學的設立，在意大利可說是一種新的改革。讀畢中等學校以後，就可在大學繼續求學，而肄業年限的長短，須視所選科目如何而定。

公衆教育制度的經費由政府和城市聯合擔任，但前者是津貼中等學校和高等學校的經費，而後者則津貼小學大部分的經費。一九二五年，政府在教育一項上所耗費的，共計一、三六四、〇九一、〇〇〇里拉，城市在教育一項所耗費的共計四六七、六一、〇〇〇里拉，消耗的總數一共有一、

八三一、七〇二、〇〇〇里拉。這個總數似乎是很可驚的，但是和同年的國防費四、四三三、三一〇、〇〇〇里拉比較起來，就覺得不很希奇了。我們也須記得，意大利除了有公立學校以外，更有私立學校，特別是天主教所設立的學校。這些學校的預算雖然不大——因教員幾乎都是獨身的，所得的薪水也很低，——但是對於意大利的影響倒很不小。

第四節 課程

要明瞭學校在民事訓練中的地位怎樣，我們雖須約略知道意大利教育制度的大概，但如果我們能知道意大利兒童所讀的是什麼課程，那麼這在教育上的關係就更重大了。教育的當局者希望各教員能利用他的啓發能力，去發展學生最優秀的智能，所以他就准許各區的學校校長和教職等有權利改變他們的課程，以求適合當地的情形或需要。下列第三表的初等學校課程表，無非爲供給辦理初等學校者作一種參考而已。

第三表 初等學校課程表

我們從上述這個表裏，可以看出初等學校在起初的幾年，對於語言一科是極其重視的；這樣一來，如果兒童因故停止學業也是無妨於事的，因他已經是能讀能寫了。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以後，關於天主教的一種等目重新輸入到學校中去。天主教會對於這一科的教員和教本，都有加以監督的權利。大概宗教的科目，都由校中正式的教員擔任教授，如果那些教員無力擔任，那祇好請人代教了。有人說，學校中添設宗教科是含有政治作用的，因為除了小學以外，中等學校中所教的不是宗教科，乃是哲學。天主教徒則以為凡是有益於個人的，也一定會有益於衆人。人民對於教育當局的『投機主義』，不免時有攻擊之詞，但教長真太爾氏却這樣說：在沒有法西斯主義以前，他的教育政策已是這樣的。教育對於各項心智的娛樂，很有發揮他的啓發能力的機會。歷史科是到第三年纔教；公民科則到了第五年纔教，而教的時候每星期又祇教一小時。

我們看到上列的課程，覺得初等學校對於國家主義似乎並不特別注重，其實却不是這樣的。因為在第二年教授各項心智的娛樂時，必須把關於公民、宗教和軍事的勇氣乘機輸入，並且應當解釋什麼是為國犧牲的必要信仰。到了第三年，教育必須把故事讀給或講給兒童們聽，以便發展

他們歷史的和國家的意識，並且應當採集偉人的生平事蹟（如加里波的 Garibaldi 和卑鐵 斯蒂 Battisti 等）作他教授時的資料。到了第四年和第五年，他必須爲兒童們選出一批讀物，以證明「區」對於國家生活的貢獻，——特別是在意大利企圖統一的時代。在教授體操的時候，教員必須把兵士的生活說得頭頭是道，且說它是精力、訓練和膽量的模範。在地理班的時候，教員必須特別注意於城市、名勝、古蹟、國內的物質和政治，以及國外的物質與政治等，尤注意於意大利移民所常到的地點。歷史科是在第三年纔開始的，先是研究一八四八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意大利，並隨時參考爲國犧牲者的最重要的公告、書禮、自傳和領導者的命令等。第四年級的古史一科，對於古代的羅馬特別注重。第五年級的歷史科則注意於受外人支配時代的意大利歷史（特別注意於各省的歷史），意大利藝術家（特別是當地的）的作品，十九世紀意大利重要的史實，意大利的陸軍和海軍，歐戰中的大英雄和光榮的事蹟，意大利統一後的大工程事業，以及意大利的財富和別國財富的比較等。在第五年以後的補充班中，學生們至少應讀通俗的和著名的歷史一種，一方面研究意大利的殖民地，並大略知道一些關於外國的情形。又在教授宗教科的時候，教員

必須特別注意於意大利諸聖哲的事蹟。除了以上這一切以外，還有那些爲小學生預備的讀本，這些在表面上雖似乎沒有國家主義的性質，但在事實上却是極富於愛國性的。

第五節 教科書和愛國的材料

意政府爲使校中的課程能按照原定的計劃去教授，就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一日下一命令，禁止各學校採用未經政府批准的教科書。政府方面且派定一特別委員會，審查在改革運動以前所出版的一切教科書。結果被審查的教科書共計一七一〇種，其中被審定作爲正式教科書的共三十二種，暫用一年的共一百七十三種，供參考之用的共三十二種。經該委員會審查的歷史讀本，共三百七十七種，其中正式被審定的共一百二十五種，暫時被接受的共七十三種，被認爲適用於學校的圖書室的，共十八種，其餘一百零一種則被認爲不合格。被審查的宗教教育書本共一百十四種，被審定的祇十一種，暫用一年的共三十五種，漸爲通用於圖書室的共三十九種，正式被拒絕的共二十九種。法西斯黨的領袖對於學校教科書的審查雖這樣嚴厲，但他們對於那些被審定的教科書仍然感覺不滿；現在他們正在研究一種設計，使政府所編印的教科書能按照預定計劃去編

印，編印後，即分發各校，以備採爲教本。

教科書委員會的報告中，有一部分是關於讀本的，其中又包含許多建議，內有一項這樣說：這一些書不應當『呈出一個抽象的國家，而應當對學生們灌輸一種愛意大利的心……』因爲這個緣故，他們就在爲小學所編印的幾種教科書中，盡量輸入愛國家的思想，使學生在年幼時已能約略了解愛國的意義。

教科書委員會所擬關於歷史書的報告，是由柏立曹利尼 (G. Prezolini) 氏所擬的，柏氏是一個判斷健全，而具有充分歷史訓練的人物，所以他所論列的都很有意義。這個報告書對於歷史書上傳統性的人物，不惜盡量予以批評，它以爲這些人物對於歷史的重要貢獻，祇在於說上幾句『歷史性的』話，或成就幾件不相聯續的事實；他們是把那些曾在歷史上擔任重要任務，而比較不很顯著的人員排斥掉。例如在敘述基督教的歷史時，作史的人往往激於情感，祇寫關於基督個人的史蹟，而對於基督教的其他創立者往往一字不提。又如關於意大利「復生」運動的歷史，作史者對於瑪志尼 (Mazzini) 的事蹟往往寫得很詳細，而對於曼蘇尼 (Manzoni) 或黎奧

派迪 (Leopardi) 諸人的事蹟却寫得很簡略。至關於當時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歷史上往往略而不提。上述的報告書中，又有一段這樣說：「一般最平庸的作家，在寫兒童故事的時候，往往把一些兇暴的、殘忍的、猛烈的、和充滿情慾的故事寫得很詳細。例如描寫愛柯尼亞 (Anconian) 的母親用胸乳喂給一個兵士去吸食，又如卡羅徐門氏 (Carlo Zima) 爲愛國的緣故，竟被奧國人塗上柏油，被焚致死的故事，不但是不道德的，而且透露了惡劣的味兒……」該委員等主張把現代史的各時間重新寫過，因爲它對於大戰後的殖民地戰爭、地震和火山爆裂等事，不免過分地注重了。所以該委員會頗意將各級的農民，和有關勞工、實業、和商業等種種勢力採爲史蹟，記載在歷史的篇幅中，同時注意使人物和事蹟在歷史中分佔平等的地位。這一切都是富有意義的改革，所可惜的，意大利的歷史教科書還是依然故我，未曾按照委員會的報告去修正，否則所編歷史教科書的成績一定會比以前進步得多。

我們在上文已見到，公民學和初級經濟學是在初等學校第五年級纔教授的，此後又繼續在補充班和補充學校內教授，計每星期祇教一小時。在第五年以前，教員可利用教讀本或娛樂的時

間，教兒童以公民學的原理。這樣，兒童們對於法西斯的國家觀和法西斯的哲學，就能有所瞭解了。

意大利的學童，除受了教科書中愛國資料的感化以外，其四周圍更有許多含有國家思想的象徵，如前導者的杖，羅馬的徽章，和法西斯的徽章等，必須在新教育中佔上一個地位。在初等學校和中等學校的課室中，必須掛上一個十字架，一張意王的相片和一張墨索里尼的相片。在許多課室中，又都貼上迪愛士將軍（Gen. Diaz）關於勝利的佈告。法西斯主義者希望每個人在一天的工作開始以前，舉行祈禱一次，和唱國歌一首。又希望學校的課室內都掛上意大利「復生」運動諸傑的相片，歐戰時的寫真片，和意大利文化大師的相片。又每一學校應當掛旗一面，且在每次放假的晚上舉行愛國演說，使學童們按羅馬的方式行致敬禮。

第六節 教育的選擇

如果單有愛國的環境和愛國的教科書，而擔任教授的人却不是國家主義的信徒，那麼這樣的教育未必是含有國家思想的。法西斯主義者見到這一點，對於學校教育的政治見解，就極其注意。他們又規定法令，教員的政治見解如果和政府的見解相反，那麼政府就有隨時把他斥革的權

力。雖然因政治的理由而被斥革的教員祇有初等學校教員四人，但是因爲其餘的教員都有被斥革的危險，於是他們就都謹慎從事，而知所戒懼了。又人們如欲得教員的地位，非經過競爭的考試不可，至在考試時節能得優先權的，第一是一般曾在戰事中得過徽章的人，其次是一般在其他競爭考試中及過格的人，第三是一般出版過自己的著作的人，第四是「一般具有其他的資格的人」。

一九二三年，政府舉行初等學校教員第一次考試，參加考試的爲數極衆。就皮德蒙德 (Piedmont) 一地而論，參加考試的共計二、三二二人，及格的祇一百六十五人；倫巴底 (Lombardy) 地方參加考試的共三、一〇八人，及格的祇六百七十七人；在威尼西亞 (Venetia) 地方，參加考試的一共有一、七六四人，及格的祇有五百七十三人。意大利教員的薪水雖然很低，全年所得約自五、六〇〇里拉至九、五〇〇里拉，非加津貼三〇〇里拉至一、三〇〇里拉不等。在考試時特別注重意大利的「復生」運動，並且警戒投考的人說：「凡是意大利的教育家，如果不會讀過以下這幾部書，決沒有被考取的希望。」這幾部書就是：亞伯氏 (Alba) 爲少亦人所著的「Da Quarto al Vatturino」或「La Storia dei Mille」，西泰姆白利尼氏 (Settembrini) 所著的「Recordange」，柏

司卡拉 (Pascarella) 氏所著的 “Villa Georgia” 和 魯徐歐 (Luzio) 氏所著的 “I Mattiri di Beefiore”，這幾部書，在意大利的歷史文學中，要算是最富於愛國性的。

曾有人建議，把意大利全國初等學校的教師集合起來，組織成一個全國初等學校教師法西斯協會，結果居然宣告成功，現在該協會共有會員八萬人。該協會的目的，第一在於鼓勵初等學校教師受一般的文化教育；第二在於闡發新的人生觀、歷史觀和國家觀，因這一切是法西斯黨認為它的行動和將來之重要的關鍵。該協會會員的思想和言行很受該會會刊（即「法西斯學校」）歷次的會議，和一遊行幹事的感化。該協會是隸屬於法西斯黨，而劃歸黨書記指揮的，這和其他公務人員的結社無異。

意大利所出版的幾種教育雜誌，也能把教育領袖的國家思想傳佈到各級的教員中去。法西斯黨利用這樣的方法，就能控制意大利教員的國家情感。

第七節 中等學校

中等學校是十四歲以上的學生繼續求學的場所，但它在意大利民事訓練中的地位，却遠不

如小學。雖然這樣，法西斯主義者所最注重的改革事業就在這一方面。中等學校的數目雖不及小學那樣多，但它的種類却比小學更多，這很多的種類，一大部分是法西斯主義者所造成的。

意大利的政府曾設法減少中等學校學生的人數，其方法在於使入學的条件比較的嚴格；這樣一來，以後中等學校的學生將比目前減少了。

中等學校的功課中，浪漫的成分比較的不多，而批判的性質却比小學增多了。不過在中等學校的幾種教本中，感情用事的愛國主義仍然時常流露。

中等學校對於羅馬的歷史特別注重；學院、講堂、女學校、和專門學校等，大都設立臘丁文班。於此可見羅馬的學術已稍有振興的氣象。

在法西斯主義者開始執政的時期，中等學校的教員約有一萬人，其中被斥革的共計五百人。斥革的原因，大半是為才力不勝任，也有少數是為了政治上的緣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意政府頒布了「清黨」法，這對於中等學校和大學校的教員都有若干的影響。法西斯主義者又為中等學校和大學校的教員組織一全國法西斯的學校團體，該團體共有團員一萬人，可以說是

「法西斯主義在國家的文化區域內之精神上的民團」了。

第八節 大學校

就大概而論，凡在中等學校內視爲重要的，在大學校內也往往視爲重要。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大學生的人數比較的減少，共計四五五五七人，內有正式學生和旁聽生。這許多大學生，分佈在二十個省立大學和五個私立大學內。法西斯主義者爲控制大學教育起見，因而有省的考試制的設立，凡考試合格的學生，即給以學位。大學的校長亦由政府委定；故大學校長除管理校務外，兼任地方的視學員。大學教授在受聘以前，須經過一番考試手續，凡考試合格者，即由省當局指派至某校服務，但在就職的時候，他必須宣誓，表示他對於學校的忠誠。在另一方面，大學也有行政上的自治權，凡它所認爲合理的課程，都可以自由添設。

意大利的各省也有爲大學委定義務教員的權利。這些義務教員，大概具有特別的才能，所教的也是幾種特別的課程，不是學校的正式功課。這些義務教員，可從一個大學轉到另一個大學，他們的薪水是由到班的學生所供給的。這般義務教員的用處，在於促成正式的教員團體。在過去幾

年內，省的當局曾在這個教員團體內，選派法西斯主義的講員。

當法西斯主義初次輸入的時候，已在大學任教職的教授們，在法西斯主義者執政後被斥革的，爲數究竟很少。其中雖有幾個以反對法西斯統治著名的教授，但因學術資望隆重的緣故，竟蒙政府的寬容，未遭斥革。但是政府對於一部分的教授，仍不惜與以種種壓迫，或給以慘苦的待遇，迫其辭職，或以斥革相威脅，使其不敢公然反對。學生們則不然，他們可以抱持任何的見解，但是法西斯主義者仍在設法，想把他們羅致在自己的旗幟之下。凡設立大學的市鎮或各大城市內，大都有法西斯蒂大學團體的組織，這樣的團體對於羅馬的中央黨部負責，它的職務在於爲大學作一社交中心的地點，並提倡各項戶外運動，或給學生以種種權利，如經濟上或醫藥上的援助，或減費的優待等。現在大學團體共有團員二七〇〇〇人，幾乎全是意大利的學生。

在改革教育的時代，意大利的教育當局很想把省立大學的數目減到十個。這一步改革工夫雖然還沒有實行，但政府却集中所有的教育經費，專門維持十個大學，故其餘的大學只是稍爲得些津貼而已。至於大學的數目，一方面雖在減少，一方面却新添四處：內兩處是由高等研究學校改

變的，（一處在米蘭，一處在佛羅稜薩）此外尚有一個新設立的大學（在巴利，Barì），和一個天主教的大學（在米蘭）。

法西斯主義者從大學方面所獲得的最大贊助，大概是得之於學校的政治科和哲學科。因為有幾個著名大學如羅馬大學、潘維安（Pavia）大學、派陀愛（Padua）大學、庇魯傑愛（Terugia）大學、和佛羅稜薩（Florence）高等政治經濟學校的政治科教員會，都是法西斯思想和訓練的中心地點。凡是中央的、地方的、和殖民地等處的行政機關的公務人員、外交家、領事、副領事、市長、工團和社團的組織者與指導者，和一般從事於新聞業的人，大都是從上述這些學校中訓練出來的。法西斯主義者承認，凡是受過充分法西斯訓練的人員，對於新政體之下的法治和哲學，都有很重要的關係。

大學中的課程，也值得我們的注意。現在請以羅馬大學的課程為例。該大學的教授所教的課程，不外乎「比較公法」、「國內公法」和關於國家的「大概原理」。至於義務教員所教的，不外乎「工團主義者的法律」、「國家理論的大綱」和「關於國家的一般理論」。法西斯主義的領袖，

並不視現存的大學爲有效率的組織，因爲這個緣故，他們就在一九二八年在比魯傑地方成立一個法西斯政治科學教員會。該教員會曾刊行小冊一種，茲節錄其要義如下：

「已成立的教員會，很能滿足新政體的重大需要。我們知道法西斯主義是國家化的，而且已綜合了意大利文化的歷史性，故需要參加各項公務的青年有秩序地去研究它的各項訓練和它的各種政治的、經濟的、和司法的機關。

「凡是首領在每時每刻所創立的國家，必須在它全身的動脈內具有法西斯主義的情感、意識、和科學。因此，按照首領的意見，凡在法西斯教員會中的畢業學生，在各項行政的、工團的、外交的、和殖民地的地位上，應享優先之權。」

我們又當注意，一九二五年那一年，意大利教育當局曾在庇魯傑愛（Parugia）地方爲外人設立一夏令學校，該校的目的在於傳佈意大利的文化，和法西斯的政治觀。該夏校每年舉行有系統的演講，並請傑出的法西斯主義者爲講員。在第一年，墨索里尼曾參加這樣的講演。

一九二五年，意大利的教育當局曾設重要的法西斯文化機關兩處：一卽法西斯的波倫亞

(Bologna) 大學，一卽全國法西斯文化研究院，設立的地點雖在羅馬，但在全國各大城市中，幾乎都有它的分會。這兩處的文化機關，不但研究法西斯主義的思想，並將這些思想輸入到一般學生的頭腦中去。其實這些組織，並不是真正的大學，乃是一種講學處，和宣講隊大略相似；創辦人是教育界名人真太爾氏，因此它們的宣傳運動中，就充滿了真氏的理想主義的國家觀。這些組織所提倡的宣傳運動，大概是利用冬季的講解，設立閱報室，內陳列法西斯主義的書報，一方面出版各項刊物，以爲宣傳的利器。波倫亞大學出版的機關報便是「新生活」，法西斯文化研究院出版的機關報便是「獅子」。這兩個學術機關都曾取得政府的接濟，故經濟方面比較的有把握。它們創辦的歷史雖然很淺，但它們的勢力已很彰顯，且已引起多數青年的智識者的注意。

羅馬的意大利學會是在一九二七年纔成立的，組織方面顯然仿照法蘭西的學會。現在它已購定著名的法尼西納 (Farnesina) 別墅作它辦公的地點。至一九二九年，該學會開始宣佈最初入會者的姓名，他們大半是自然科學家，許多傑出的文學界、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如克羅斯，B. Croce 等）的姓名，反而不在會員的名單上。

第六章 軍事的訓練

第一節 法西斯主義和武力主義

墨索里尼曾界說一個理想的法西斯主義者爲「一部書和一枝短槍」——這句話裏面，含包法西斯主義的重要的軍事性質。查法西斯主義和武力主義之間，本來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它們都教訓人對於在上者作絕對的服從；它們都勸人把個人的利益看得輕，把團體的利益看得重；它們都是立基在一種濃厚的愛國心和熱心擁護本國利權的一種興趣上面。法西斯主義在誕生的時候，本是一個作漸的黨派，並且是憑藉戰功而日漸繁榮的，所以在理論上，它自然應當繼續表示它的軍事精神，並特別注意於國家的軍事組織。

在我們還沒有明瞭法西斯主義所由產生的情勢以前，對於法西斯主義者所以注重軍事精神的重要關鍵，是難望能得到清楚的了解的。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

義者的反叛正達到最高點的時候，凡與軍事及戰爭發生關係的事情，都被人們公然的排斥。那時紅色旗代替了三色旗，在到處飄蕩飛揚；有訓練的軍事家，常公然受人們的侮辱；兵士和巡警也時常受侮辱，更有許多慘遭殺害。街市上的電車，常因為有巡警或兵士乘坐其上，而拒絕開動。孩子和婦女，也常從窗口向穿制服的人潑水、擲瓶、或拋棄雜物，藉表不歡迎的意思。一般平民，不但不肯紀念或崇拜一般作戰的英雄，且用各項可能的方法去侮辱他們。愛國心和戰爭，時常被人們看作戰後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總而言之，凡與國家發生關係的一切事情，都成了被人們逼害的目的了。

「戰後軍團」和法西斯主義者，為欲反對這種能打消幻想的環境起見，執勃然的興起來，重新提倡愛國的主義。一般意大利民衆，對於當年「黑暗時代」的回憶當然是很清楚的，所以此舉對於民衆意圖心理的回復，是很有影響的；否則單是提倡一種感情用事的愛國熱忱，就未免是一種幼稚的主張了。自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五年，這數年內意大利人民在公衆情感上的改革，可說是「羣衆心理」中一種可注意的現象。

第二節 軍事法和軍費

總計在法西斯主義者執政的時代，政府當局曾頒布重要的軍事法若干條，其目的不但在恢復意大利陸海軍的名譽，更在於重振舉國上下對於軍事實力的興趣和意氣。其中關係特別重要者，當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與同年六月八日所頒布的軍事法，文中規定遇有戰事發生時，意大利所有的軍隊須全體動員。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一日所頒布的軍事法，則注重重新組織軍隊，並恢復中央統率制，由一參謀長加以指揮。一九二八年五月廿二日墨索里尼所批准的新戰術，若用專門家的眼光來觀察，關係是十分重大的。意大利在軍費上的增加，更可證明法西斯主義者在軍事方面是在作相當的準備。

第四表 軍費

實支之費用（以千數之里拉 lire 爲單位）

一九二四——二五	四、〇三六、二二三
一九二五——二六	四、七三一、九五四

預算之費用（以千數之里拉爲單位）

一九二六——二七……………四、八九七、二〇八

一九二七——二八……………四、九五六、七四〇

第三節 法西斯主義者的軍事訓練

法西斯主義者因鑒於人民的參加軍役，能養成人民愛國的心理，故特倡爲一種組織完善的訓練制度。這種訓練，從八歲的兒童開始，一直繼續到十四歲的時候，是專爲加入法西斯的少年團體（「少年團」和「前衛隊」）的兒童們而設的。他們在少年團體中領受完美的體育教育，並由教師們授以軍事的操練，和近代戰術的要素。到了十八歲的時候，這般少年就得加入法西斯黨和民團，並得執來福槍，表示已正式參加本國武裝的實力。對於一般不屬於法西斯黨的少年，國家就爲他們設立特別軍事訓練班。自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這一年內，此項訓練班共設立三、七四四班，加入的少年共計二二二、八六四人。班內的軍事教官均係法西斯民團的士官，他們都是法西斯政制的忠實的贊助者，也是國家主義的熱心教師。一九二六年十月廿八日，墨索里尼在羅馬

的圓形劇場對「前衛隊」員作如下的演說，言詞中極注意於軍事性的愛國主義。他說：「諸君正在旭日初昇的年齡，所以是祖國的希望。諸君已超越了明日的軍隊。從現在起，諸君必須善用生命中的每一刻時間，對祖國的命運抱着很大的信仰。」

青年的意大利人到了廿一歲的時候，照例須受國家的徵募，加入軍隊服役；這種服役是義務性的，也是沒有例外的。學生們在求學的時候，可將這種服役期展緩到二十六歲，其他的國民如能提出正當理由，也可將服役期展緩到二十三歲。凡遷移在外的意大利人，如在同國時年齡還不到三十二歲的，也須受同樣的軍事訓練。如果在回國時年齡已超過三十二歲，那麼當這一般國民實行動員時，他也當參加軍役。但是殖民地的土著之實行參加軍役的，無非是出於他們的自願。查現役的土著軍隊，共有三四、七五〇人。服役的法定期限雖為十八月，但實際上祇有極少數的人完畢這個期限，因為是為減少國防的預算。凡讀畢上述軍事的預科，並能考試及格的，均得減少三個月服役期。其中有一部分少年（約五萬人）因須贍養他們的家庭，或一家中已有弟兄一二人加入軍隊，那麼按照規定的辦法，也祇須服役六個月，即可畢事了。此外有因例外的環境不能參加軍

事訓練者，軍事當局就把他們的服役期減少到三個月。這種制度的結果，使每年有二二〇、〇〇〇名已受訓練的國民參加軍役；此外在夏季服役的共有三二五、〇〇〇人；在冬季服役的計不下一五〇、〇〇〇人。

一般青年自加入軍隊以後，生活的各方面自會受軍事的影響。他們常和職業性的兵士和未受委任的士官有密切的交往，不久自能知道意大利軍隊的習慣和傳統。平日從事於漁業的意大利青年，往往加入本國的海軍服役。受過特種訓練的有志青年，可以加入空軍去服役。兵士們所穿的新制服，常使兵士們興起一種自高的感覺，因為多數的民衆——特別是婦女——對於這種服裝都很注意，而且加以讚美，因而越發增加了他們的聲勢。此外，如以音樂為前導的步行，「愛國日」列隊的大遊行，和其他富於興味的節期，都能提高人民熱烈的愛國心。兵士們除了和國家的軍事生活的副產物有了接觸以外，更須受特種的愛國教育。凡身任士官的人，必須在兵士中提倡以下這一種精神和情感：「兵士對於各項職務和軍事上的榮譽，必須有相當的情感，必須有犧牲的精神，必須對於國家、君王、和朝代等等發生情愛。」此外身任士官的人又應當用以下這些話，教訓他

的兵士：

「一個兵士所有的職務，無不根據於以下這一條的原則：遇到必要的時候，兵士必須用武力去保持一國的榮譽和它的自立性，以及一國所有的法律和組織。遇到必要的事件，而必須使用武力的時候，兵士們的個人意志必須服從指揮者的更高的意志，以求行動上、實力上、指揮上和命令上的一致。

「在作戰的時候，兵士非奉特種的命令，不得自動退却；他應當注意上級士官的命令，應當迅速的遵行這命令，並且應當以身作則，去激動同隊士兵的熱情。他必須先到危險最大的地點，用自己的身體去保護他上級的士官，並且要有膽量去應付任何有被傷或被殺的可能性的危險，深信凡對於人類有榮譽的任何美麗光榮的行爲，沒有一樣能比得上樂意爲祖國捨生的行爲。」

一個兵士必須用宗教性的虔誠去尊敬他的旗子，在他看來，旗子是「軍事榮譽的徵象，也是團結和犧牲精神的徵象。旗子能使他想起本隊的戰蹟……凡被託付去掌握旗子的人，必須看捨

生是一件極榮譽的事，不肯讓軍事榮譽所寄的旗子給敵人們奪去。」

除了發佈這種國家思想的訓條以外，軍事的手冊也都充滿了國家主義者的宣傳資料。其中最流行的一種手冊內，曾登載關於「大戰」的一章，以下的一節就是從該章內節錄的：

「在大戰期內，雖有極多的美國人渡海來法，實行參加戰役，但是到了一九一八年，大戰的結束似乎仍是不可能的。後來來了意大利的參戰，終於使戰事的局勢澈底的轉變過來。到了同年十月廿四日，全部的意大利軍隊開始作最後的大襲擊。在十一天的劇戰之中，意大利的軍隊終於扼住了奧國的喉咽，把它擊成了一個沒有生氣的集團……在各參戰國之中，祇有意大利有那手握刀劍，護得戰場上的勝利的滿足與得意……凡曾回想我們無比的光榮歷史的每一個意大利人，必須相信我們的祖國還有比這一點更偉大的命運，就是在每一件事上處於超越的和優秀的地位，樂意貢獻所有的一切心力、智力和體力等，以謀造成那美麗而高尚的「母國」的偉大和莊嚴。」

整個意大利的軍隊制——特別是普通的兵士制——都是立基在愛國的心理上。兵士的服

役在經濟上是一種極大的犧牲因他一天所得祇有四十個生丁（每生丁祇值兩分餘。）不過兵士的衣食和住宿都由軍隊供給，並且在作額外的服役或長途步行時，還可另外得些報酬。兵士的成績無論怎樣優美，平日的舉動無論怎樣勇敢，但都得不到物質上的獎賞。他們所能得到的一種「承讓」祇是口頭的讚美或軍飾而已。他們在現制度之下所以甘願忍受這樣的犧牲，其唯一的原動力（除了怕刑罰以外）便是對於祖國的一種忠誠了。

男子們受了定期的軍事訓練以後，就被軍事當局編入後備軍內，準備立時的動員，盡捍衛國家的責任。從理論上講，這般受過軍事訓練的兵士，還有隨時為軍事當局所調集，而另受補助的軍事訓練的可能；但是為節省經費起見，這一步訓練工夫就被認作非必要的。為使這般兵士隨時宜於軍事工作起見，政府方面特在全國設立打靶場七百處，並鼓勵人民時常利用這些場子。至於人民的體育狀況，是由多數地方性的體育會和一新組織的全國體育協會名杜坂勒伏羅（Doppo-Lavora）以加主持。因為有這樣的體育制度，所以大多數的意大利人都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動員出發。

但是法西斯國家的軍事條件，並不限於個人的軍事訓練。上次的世界大戰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如果要求最後的軍事勝利，必須把所有的實力都供作戰之用。法西斯主義者感覺這一點的重要，所以他們的軍事改革的最初步驟，便是使人民在發生戰事時能夠立時準備動員。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意政府所頒布的法令，主張設立一最高國防委員會，在這委員會之下，再設立一人民動員委員會。他們把全國分成七個大區，並特別委派陸海空軍事專家和實業專家等考察國內的各種工業，以便決定對外作戰時國內每一種工業應如何改組，以供軍事上的應用。為發展意大利的軍用品製造工業起見，意政府和各軍事團體必須定購本國製造的軍用品，雖然它們的代價要比國外軍用品貴上百分之十。每一個非軍事性的機關，必須隨時留意作戰期內政府如何改組國內非軍事的生活（如農業、公衆教育和法庭等）的詳細計劃。在意大利實行動員以後，國內的男女公民和各團體必須對本國作道義上和物質上的防護，並須服從軍事的訓練。在交戰期內，意大利政府更有權力要求其國民作任何個人的或團體性的服役，或利用他們的企業組合，或利用他們的財產，或利用他們的發明，以供國防上的應用。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節，意大利全國一

——包含她的工業、農業、大學校、出版業等——對於戰爭有很大的貢獻。因為那時候，『武裝的國家』已在意大利實現了。

要實行這種軍事的制度，非有幹練的軍事領袖不爲力。因此，如何訓練指揮國防工作的士官，事實上就非常重要了。墨索里尼對於這個問題說得很有意思，他說：「當祖國把她的子弟委託給一部分人指揮的時候，她對於這一部分人必須有充分的信任。」法西斯主義者在作戰的技術和愛國的立場上，已經有過特種的努力。爲造就多數幹練的士官起見，意大利和歐洲的其他國家，都有過所謂「軍事的家庭」，它把所有關於軍事的傳統從一個父親傳到他的兒子。那些從軍事家庭出身的子弟，大都被送入那不勒斯（Naples）的國立中等軍事學校，或羅馬的國立中等軍事學校，以求造就。從上述的軍事學校畢業後，他們就昇入軍事大學修業三年。在幾個軍事大學中，莫達納（Modena）是注重步兵科和騎兵科的，吐靈（Turin）是注重砲科和工程科的，萊格賀恩（Leghorn）是注重海軍的。除軍事家庭出身的子弟外，也有其他青年加入軍事大學學習軍事。他們讀畢應修的學科以後，就被政府任爲陸軍的副中尉，並被派到別的學校，去實施他們所學得的

智識。學生們修習軍事大學的學科，其年限也略有不同：凡修習步兵科或騎兵科的學生，祇須修習一學年；凡修習砲兵科和工程科的學生，須修習兩學年。在錫佛泰、惟克賈（Civita-Vecchia）地方，意政府設有中央軍事學校三所，專備年齡較高的士官補習最新軍事學識之用。最後意政府又在吐靈（Turin）設立作戰學校，專為最高軍事長官修習軍事學識之用。這樣的設備，能使從事實際軍事服役的士官，也能獲得應受的訓練。在遇到戰事發生的時節，士官的人數往往覺得不敷分配，所以為補充起見，大批的後備士官是萬不可少的。自從一九二七年起，凡由中等學校畢業的學生，必須在參加軍役時期內，入一後備士官訓練學校肄業。此種士官訓練學校，全國共有十二處，其中十處係為駐紮意大利境內的十個軍團而設，有一處係為駐紮西西里（Sicily）的一個軍團而設，另一處則為駐紮撒地尼亞（Sardinia）的一個軍團而設。凡未經委任的士官，也當加入這些士官訓練學校受訓練，但也有一大批從事軍役的人，是從受僱的兵士中擢升的。

以上是意大利士官訓練制的大概計劃；至於意大利士官的精神怎樣，我們也有注意的必要。原來意大利的士官，從一方面看，可說是一國的驕子。他的伶俐的服裝和整齊的佩劍，使他成為萬

人讚頌的目的物。政府更特別提高他的社會地位，雖然他的酬勞並不豐富。大概一個副中尉可得七、〇〇〇里拉至一、一六〇〇里拉的酬勞，外加餘潤三、二四〇里拉；一個上尉可得一、一六〇〇里拉至一三、七〇〇里拉，外加餘潤最多三、九六〇里拉；一個上校可得一七、八〇〇里拉至二〇、五〇〇里拉，外加餘潤最多五、二八〇里拉。假如一個士官要想結婚，他必須先徵求陸軍部對他的未婚妻的同意。自從一九二六年起，凡結婚的士官都可得一種軍事性的補助。從國家主義的眼光來看，凡擔任士官之職的必須要沒有過處。祇有一個熱忱的愛國者纔能把上述國家主義的訓練給予他的軍隊。因此，凡身任士官的人必須在他受訓練的時期內，容納國家主義者的思想。同時政府又在士官中進行一種嚴密的徵求運動，要求一般士官贊助法西斯主義者的政制。一九二八年春，法西斯黨的書記杜蘭蒂 (Turati) 氏曾在各級士官學校演說多次，以下就是他對於吐靈 (Turin) 軍校學生的一段演說：『我對諸位所說的，都含着政治的性質；這是我們所實行的一種政治；也是任何人都不能離遠的保衛國家和提高國家的小兵士們的一種政治；這也是一種種族性的政治，使全部作工匠的和當兵的人，都能在君王、首領、和意大利的命令之下成爲一個軍隊。如果一個士

官對於國家主義者的請求表示冷淡的態度，那麼按照法西斯的法律，他是應當革除軍職的。」

第四節 特種的武裝團體

在意大利有幾個武裝團體，對於國防都有相當的貢獻，不過它們的性質是比較的複雜些罷了。我們先要提到皇家的短槍隊，它的人員是從軍隊中選出來的，它的宗旨是在維持國內的秩序。如果國內的經濟、社會、或政治等各方面都發生擾亂時，那麼在理論上，這個團體便有維持秩序的責任了。他們所穿的是藍色的長袍，所戴的是豎起的帽子，所套的是白色的手套，所佩帶的是長的刀劍。在步行的時候，他們把兩臂交叉在胸前，形態活像滑稽劇中的優伶，但也優伶的活潑態度。他們的總數約近六萬人，內有士官一、二四六人。他們以兩個人為一排，分駐意大利的全境，連極小的村落也有他們的蹤迹；這樣，他們就把本國治理權的標記，傳達到國家的邊境去。此外另有十二團的「射擊隊」隊中人都戴着便帽，帽上插着許多綠而帶黑的羽毛，形態殊覺別緻。他們所擔任的職務，按照向例所規定，不外乎偵察和襲擊兩項。在一九二四年那一年，他們曾被軍事當局編成一個腳踏車隊。此外更有若干駐紮在阿爾卑斯山 (Alps) 的軍隊，他們都戴着軟性氈帽，帽上插着

一些羽毛。他們是特別被軍事當局所練成，去防護阿爾卑斯山（Alps）一帶的地域，並且應當應付那方面戰事的危機和困難。意王所擁有的衛隊，是由國內身材最高的壯士所編成的，他們佩帶特別的盔甲，形態和羅馬的兵士相彷彿。另外還有一種皇家的財務衛隊，就是海關與稅關的巡警，他們的服裝一節，和駐紮阿爾卑斯山的軍隊倒有些相像。因為他們是駐紮在邊境的，所以一遇到敵人的襲擊時，他們就充當護衛的軍隊。在一九二六年那一年，財務衛隊的人數共約三萬人，他們所收集的稅款，不下一百零十億里拉之多。

第五節 民團

在意國的各項軍隊中，最可注意的當推法西斯的志願民團了。這民團是法西斯黨內極有力的一種隊伍，也就是一九二二年長驅入羅馬，以武力取得政權的黑衫黨的直接產物。凡是一個主張直接行動的黨派，必須要有一個由可靠的黨員們所組成的部隊，去擔保它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在黑衫黨進佔羅馬以後，墨索里尼就立時下令，解散法西斯黨所有的部隊。那時許多反對該黨的人都以為這是黑衫黨的結局了。但是墨索里尼又立刻宣佈，不准任何人去干涉黨內的民團，並

且對人民暗示，民團將成爲國內的一種永久的部隊。到了一九二三年二月，民團就正式成爲「政治上的警衛隊」並且是劃歸內務部管轄了。在理論上，這種警衛隊是要替代尼蒂氏（Nitti）在大戰後所組織，而隨後爲墨索里尼所取消的皇家衛隊的。按照墨氏的意見，一個自願爲本黨服役的部隊，如果由意王親自來統率，事實上是覺得不很相宜的。但是因爲反對的聲浪繼續得很久，墨氏就在一九二四年訓令民團行宣誓典禮，表示它們對於意王的忠誠，從此民團就成爲意大利正式軍隊之一了。組織民團的理由大概是這樣的：意大利需要軍役前後的一種有組織的軍事訓練，使國內的青年能慣於從事軍事上的服役。

不過要使軍隊去適應民團，事實上就沒有這樣容易了。在黑衫黨進佔羅馬以前，一般的軍隊至少會對黑衫黨表示善意的中立，在有一部分人更進一步地與以積極的合作。又如台伊士（Diaz）將軍曾在墨索里尼政府的治下任第一任陸軍部長，也有其他的軍事長官加入法西斯政府任要職。但不久衝突的事因而產生，其主要原因大致如下：

一、法西斯主義者因袒護民團的緣故，會將軍隊的經費移作民團之用，並將軍隊中最佳

的來福槍與最新式的軍器逐漸轉到民團中去，這事已成爲一種公開的祕密了。

(二) 民團的士官在國內所受到的尊敬，要遠出正式軍隊中同級的士官所受到的尊敬之上。在另一方面，正式軍隊的士官在待遇民團團員時，也是十分謙讓的。例如台伊士 (Diaz) 將軍就不願意用對付正式軍隊的方法去對付民團的士官。這樣的嫉妒和競爭，在暗中日漸的滋長，直到後來——特別是一九二四年秋——雙方公開的仇視終於爆發了。

(三) 法西斯主義者准許正式軍隊的士官脫離軍隊的生活，加入民團爲士官，並受到升級和加薪的待遇。

(四) 法西斯主義者的隊伍在民團首領伊太羅俾爾包 (Italo Balbo) 的領導之下，曾激起長期的暴動和不法行爲，使軍隊感受不少的侮辱。

此後衝突的原因就日漸地剷除，而民團首領俾爾包氏也被迫辭職；到了一九二六年十月九日，民團這組織就由墨索里尼親自指揮了。墨氏並且下令，不准軍隊的士官到民團中去升級。經過這樣一整頓，民團就比較的更有紀律，且更含軍事的性質了；至在另一方面，軍隊的幹部人員也比

從前更「純粹」了。就目前情形而論，民團和軍隊間的關係是很不錯的。

民團的任務比從前更覺明顯了，它的活動，和「民團原為國家的軍事預備學校」的理論，也愈見適合了。自從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起，黑衫黨和民團除接受「前衛隊」所給予的升遷以外，餘者一概加以拒絕。他們為紀念這種升遷起見，就決定在每年最接近三月二十三日的一個星期日，舉行盛大的慶祝，並稱這日為「法西斯的招募日。」

民團團員在平時所過着的，是一種平民化的生活，但遇有變故發生的時候，就應當參加軍役，或從事積極的警備工作。他們在平時是沒有報酬的，但在積極參加軍役的時候，或在每年全團奉令總動員的幾天內，纔能取得若干指定的酬報。在平時，他們是在家裏喫自己的飯，出錢買自己的制服，所以政府方面為他們所消耗的經費，也是比較的不多。總計每年的軍費預算為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但意大利人却以為他們所以要付很重的稅款，其咎就在於有民團這樣的組織。此外有許多人談論生活程度的提高時，也往往這樣抱怨的說：「我們因為要接濟兩種軍隊的經費，所以我們所化費的就很可觀了。」

民團的職務，除防止反法西斯蒂的革命外，更須在國內發生變亂的時候盡一些救濟的責任。從別一方面去看，他們也能協助「短槍隊」盡一些服役的責任；同時他們的服役也比較的有效率，並且比較的能引起人們的尊敬。他們須巡查各種的火車，要察看它們是否按時開駛，車上的職員和乘客是否遵守禮貌，曾否把他們的腳攔在座位上，此外也隨時注意他們的政治態度是否合宜。凡軍事預備教育所需要的教師，都是由他們供給的。遇到戰事發生的時節，他們就充進擊的部隊。近來民團的職務已見擴充，團員須保護森林，巡查邊界，港口，郵局，電話，和電報等機關。但是他們的這些服役，現在還是在幼稚的時代。

民團的組織，仿照羅馬古代的軍隊。它的組織的單位，也和正式軍隊相彷彿，試列舉相似之點如下，以供參考：（一）一小隊（即軍隊中的一小隊），（二）小兵隊（即軍隊中的半中隊），（三）百人隊（即軍隊中的一隊），（四）分支隊（即軍隊中的一大隊），（五）一團（即軍隊中的一團），（六）一師（即軍隊中的一師）。現在全部的民團中共有十五個師，（在殖民地所有的師，還不在其內），和一百三十個團。（至在拉比亞，Lybia 的兩個團，和所有保護鐵路、港口、與森

林等的特種民團，尚不在此列。）全部民團的人數，大致可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的人能在接到通知以後立即動員，第二部分的人則因職業、住址和年齡的關係，祇可在緊急的時候把他們招集攏來。參加積極服役的民團團員，其人數是隨時而有所不同的。在民團的士官中，能對民團作積極與繼續的服役的，共有七百人，留作民團的後備隊的，其人數不下七千。在當年進兵羅馬的黑衫黨黨員，約有二五〇〇〇人，現在意大利政府仍在設法保持這一個整數，但是實際上參加積極服務的，祇有小部分的人。目前擔任鐵路巡警的黨員，共二萬五千人，是鐵路的正式僱員，擔任邊境的巡警的，約有三千人。此外在國外的殖民地駐紮的，也有好幾團民團。

民團的團員，一律穿着黑色的襯衫，打上黑色的領結，戴上黑色的小帽，他們的服制很伶俐，和駐紮阿爾卑斯山的軍隊的服制相彷彿。他們是法西斯主義權威的像徵，也是尙武的民族主義的代表者。

第六節 士官聯合會

還有一個能實施軍事訓練，發揮愛國熱忱的重要軍事團體，那便是全國後備士官的聯合會。

了。該聯合會成立於一九二六年，是由多數小團體聯合而成的。該聯合會的宗旨，在於保持後備士官的軍事精神，供給他們以最新的軍事智識。該聯合會組織的歷史雖然不久，但是在士官之中却已成爲一最重要的團體；在愛國的尙武精神之中，也隱然成爲一種新的勢力了。此外另有幾個軍事的組織，也都成立這一類的全國聯合會，如步兵隊全國協會，特別兵全國協會，射擊隊全國協會，駐紮阿爾卑斯山軍隊的全國協會，騎兵隊全國協會，和短槍隊全國協會等。它們對於意大利軍事精神的促進，都能盡相當貢獻之責。

除了上述軍人的組織以外，還有幾個有名的武俠團，如：（一）散鐵希米愛能希泰（*Santissimi Annunziata*）的最高武俠團，係成立於一三六三年，團員祇二十人，但大都是從國內軍政兩界著有聲望的人士中選出來的；（二）瑪厲徐歐和勒瑞羅（*Manrizza and Lazzaro*）的騎士武俠團，係成立於一四三四年，其團員大都是些被選的公民和軍界的人物；（三）薩伏衣皇朝（*Savoy*）的軍事武俠團，係維克多伊曼紐爾第一（*Victor Emmanuel I*）在一八一五年所創立；（四）意大利君主的武俠團，係維克多伊曼紐爾第二（*Victor Emmanuel II*）在一八

六八年慶祝威尼西亞 (Venetia) 合併於意大利時所創立 (五) 藍絲帶 係法西斯主義的一種產物，成立於一九二三年，該社主席即墨索里尼。

第七節 海軍宣傳品

上述各團體，除散佈關於陸軍的宣傳品外，更散佈關於海軍的宣傳品。以下便是意大利海軍聯合會所積極從事的各項職務：

「聯合會的程序是很廣大的，它的光明的目標也是很遙遠的，但是祇要憑着信仰和堅持，這個目標是終於能達到的。關於海事的種種程序，在意大利的人民中不能不達到成功之域，因它將表顯新意大利在這個世界上的神聖使命。我們的國家一定要用海軍去恢復世界上的首席地位，正如古代的羅馬和光榮的海軍共和國一樣。海軍的擴充，因為能保持我們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自立，所以對於我們是一個極感興趣的問題。我們的能否成爲一個大國，其關鍵就在於此了。」

意大利的海軍聯合會，既效忠於法西斯主義的統治，更感受到了上述宣言的精神，於是就利用

演講、給獎、和編印小冊等方法，到各學校裏去傳佈它的使命；同時又利用印成的宣傳品、雙月刊、和海程等，向它的會員傳佈它的使命；此外更利用現代的宣傳法，向民衆傳佈它的使命。它在海員之中進行特別事項，供給他們關於海事的常識，並以經濟力量援助水手的寡婦和孤兒。此外有一個叫作意大利航海聯合會的海事團體，對於上述各項工作很能相助爲理，希望能減輕上項事工的責任。這航海聯合會係水手所組織的一個博愛而帶愛國的團體，它的總事務所設立在米蘭地方。

現在最有效力的海軍宣傳運動，要算是直接受政府支持的宣傳運動了。法西斯主義爲要實現它的帝國主義起見，就不得不注重海上的實力。它所注重的，大概可分以下幾項：

(一) 注重羅馬人在地中海上的實力。常有人提出這樣的意見，以爲意大利如果要擴充它的疆土，必須第二次在地中海上成爲一個有勢力的強國。一九二六年十月，墨索里尼在庇魯傑愛 (Perugia) 大學宣佈一篇『學術性的講演』，題目是『海上的古羅馬』。墨氏在這篇講演中，指出羅馬所以能強盛的緣故，大半由於它在海上的勢力——商業上與軍事上的勢力。這篇講演，傳佈極爲廣博，它的內容也輾轉被人引證，流傳尤覺普遍。

(二) 目前意政府所注重的海上實力乃是商船，不是海軍。意政府方面，現在更有豐厚的津貼和普及的廣告，獎勵本國郵船公司在大西洋的一條航線上，和別國——特別是南美——的郵船公司作相當的競爭。

(三) 利用外交的政策，經由非洲殖民地，埃及，和亞刺伯等地方，積極向東方擴張勢力，一面更扶助敘利亞發展和上述各國通商的海上路線；這樣，地中海一帶的主要海口，特別是巴利(Bari)，就有擴充的可能了。

(四) 墨索里尼和法西斯的其他官員，對於海上的佔領時常有期許的言詞；對於造船事業和水手的訓練，也曾竭力鼓勵，認這是意大利多餘勞力的一條有希望的出路。

第八節 對於飛行事業的熱忱

現時的一種最普通和最迫切的軍事要求，是和飛行事業有關的。對於飛行事業的一種熱忱，各國大都很普遍，而且不一定和軍事發生關係。但意大利的情形和別國有些不同，因為意政府所提倡的，是一種含有軍事性質的航空，不是商業性的和遊戲性的航空。

一九二三年三月廿八日黑衫黨進兵羅馬以後，就立即成立一航空部和獨立皇家航空隊。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意王下令宣佈一種關於飛行建設的遠大計劃，希想在一九三〇年能成立飛機隊一百八十二隊，飛船六隻，擴大的軍事飛行站八處。這種計劃和意大利所有的九十一隊飛機隊，兩隻飛船，和七處飛行站比較起來，很足以代表一種重大的擴充，而且更增加墨索里尼歷次宣言——『到一九三五年，意大利必能用飛機的翼去遮蔽天空。』——的力量。

意大利飛行事業的偉績，已成爲全世界周知的事實，無待贅述；但是比較的不爲世人所聞知的，則爲飛行事業給予意大利的一種強有力的刺激，和人民對於愛國的一種熱忱。著者覺得意大利的這種飛行狂，顯然有軍事上的意義和重要性，因爲這唯一嚴重的和有組織的航空事業，是受意政府的管理和軍事長官的支配的。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有許多意大利的青年被吸引去加入空軍服役。

第七章 分部政治

第一節 公務人員的道德和經濟狀況

在意大利，凡為國家所用的僱員，不再看為一種沒有政治性的人員，他的任職能否久長，須看他能否取得政黨的保證以為斷。這樣，英國人所主張的關於公役的理論，就根本地被推翻了。按照法西斯主義的訓條，凡是公務人員不能一面服務國家，一面又在反對政府，因為政府和國家是萬不能分離的兩件東西。如果一個公務人員要反對政府，那便是反對國家了。在新的政治組織之下，凡是公務人員不但是一個專司某項公務的受薪職員，同時也是一種政治的勢力，和法西斯主義的擁護者和宣傳者。因此分部政治在意大利的民事訓練中，就佔上一個很特別的地位了。

按照教育程度來說，意大利的公務人員可以分成三個等級：一、凡獲有大學的學位的，二、凡獲有高級中學的文憑的，三、凡僅受初級中學的教育者。這般公務人員，又可按他們的地位，把他們分

成十三個等級。他們是經過考試以後，纔被政府委任的，但一般受有勳章的戰士，是特別享受優先權的。凡被委任的公務人員，須先有六個月的試辦，如果試辦的結果是滿意的，纔給以永久的地位。意政府的每一部分，都設立一管理委員會，凡一部中前五級的人員，如果在一年中成績優美，即由該委員會給以證章一枚，以爲日後升級時的憑證。至於第五級以上人員的成績，必須經部長會議的審查後，方能認爲合格；至該項僱員之能否升級，也是要看審查的結果怎樣，再行決定。

公務人員所得的薪金，約自四、二〇〇里拉（外加生活程度提高時的津貼，服役成績優異時的貼津貼，和旅費的津貼等。）至四六、〇〇〇里拉（外加服役成績優異的津貼，一三、〇〇〇里拉。）此外又按公務人員服役年限的長短，給以應得的養老金。目前這些俸給，要比戰前減少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但比一九二〇年的標準則略見增高。在平時，一個公務人員每天須工作七小時，但現在每天工作八小時的制度，已獲得法律上的根據了。

第二節 公務人員須受法西斯法律的管理

凡希望對國家服役的人員，他的政治見解怎樣，對他此後的事業很有重要的關係。如果他希

望得到政府的委任，他必須證明他在公民、道德、和政治等各方面的生活都是健全的。按照意政府的法令，公務人員沒有罷工的權利，而國家却有調動公務人員的權利。法西斯主義者又訂定一條斥革公務人員的重要法律，其措詞大致是這樣的：「凡公務人員在辦公室內或辦公室外的行動，如果不能充分保證他對於職務的忠誠，或竟和政府的政治目的相左，他就應當被國家所斥革了。」

國家的公務人員（包含文職和武職）爲了改變組織、節省經費、和政治上的原因等，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雖自四〇〇、〇〇〇人（一九二〇年的數字）增至五九一、〇五三人，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一月，却減到五一二、四三五人。在這些被裁減的七九、〇〇〇人中，約有六〇、〇〇〇人係鐵路的僱員，一五、〇〇〇人係郵政、電報、電話等機關的工作人員，其餘四、〇〇〇人係民事的人員。在這些被裁的民事人員中，也有政府各部的人員。墨索里尼更這樣主張：除了他直轄的幾部分以外，其他各部都應當裁員。在這種情形之下，勞工部就全部被取消了。到了一九二八年一月，公務人員的人數又減到五〇六、六五二人，其時每年支出的經費爲五、四六一、三九一、一五七里拉。

按照法西斯的一部分政策，原想使意大利人民都受國家和黨的統治，因此在一九二七年，就由法西斯主義者組織法西斯公務人員聯合會來作這種主持的工作。這個聯合會歡迎一般的公務人員去加入，但是兵士、推事、和大中學的教員，則不在被歡迎之列。因為按照意政府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所頒布法律第十一條的規定，這一般人是不能加入這聯合會的。此外更嚴禁其他人加入這個組織。在一九二七年，這聯合會共有會員二五一、〇〇〇人。它的目的是要在經濟上援助一般的公務人員，保持他們所有的利益，供給他們和工作有關的智識，並設法維持他們高上的「士氣」。為維持這種高上的「士氣」起見，該聯合會復提倡「利用演講、出版物、和宣傳法等，造成一種堅固的公民意識和國家意識。」為了要為這種宣傳運動找出實例起見，我們特從該聯合會的某一期雙月刊上，節錄兩篇論文的精義如下，以見一斑。

「我們的聯合會必須成爲國家的機體的一部分；這機體是全國的主要動脈，也是國家的一座堅固的堡壘。你們必須覺悟，你們不能單靠買黨徽和繳黨費，就算對法西斯主義盡了服務，因為這所繳的款子雖是必要的，而數目上却是太微小了。你們若要對法西斯主義有所服務，必

須積極參加這個聯合會的生活，和它的各部機體設法合作，天天戰勝那些不名譽的瑣碎事件，並且不歇的工作，以增進一切公役的速率……我們必須繼續忍耐，並且感覺我們所作的優美事工，不是爲少數個人的利益，乃是爲政府和國家的利益。這樣的精神，纔是我們應當有的！

「法西斯政府的公務人員，必須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信徒，必須是一個永久在作戰的兵士，必須整天的工作，時刻的工作，並利用他的熱忱和興奮，去應付委託給他的高尚的使命。凡是公務人員，必須是緊張的國家生活的一種熱烈的和忍耐的工具。」

「以上是我們聯合會對於它的會員的訓條……」

自從組織了全國性的聯合會和所謂「社團的國家」以後，公務人員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之特殊地位，比較從前更覺明顯了。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所頒布的基本法律，承認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工團在法律上應有的地位，並規定工團應當擔任的職務。此外法律雖准許公務人員組織會社，但這種會社却不能得法律的認可。從此可見勞工憲章內所界說的新經濟程序，還不能應用於公務人員所組織的會社。政府以僱主的資格，是不受任何「公共契約」的拘束的，政府的人員不

能在正式的勞工法庭內起訴，也不能享有公共的權利。任何公私的人員，都不能有罷工的權利。但是私人的僱員，因為憑着工團和社團部的設置，得經營集合性的賣買，並促進職業上和物質上的利益。至於公務人員的立場，大致和兵士們相同，他們的職務，和他們對於國家應盡的道德上的責任，都是彼此不能分辨的。因為這緣故，政府或它的人員，可不必受經濟條件的支配，而當受政治條件和道德條件的支配。

要知道法西斯主義者對於公務人員的理論怎樣，不可不讀意政府司法部長亞爾弗蘭度洛科 (Alfredo Rocco) 氏對於此點的簡要說明：

「政府和它的公務人員的關係，其性質和別種關係不同，這不但是爲了政府不能和它的公務人員站在一條水平線上，也是爲了其他倫理上和司法上的緣故。從事實上說來，一個私人成立了一種企業以後，他對於僱員的待遇，在法律上是無須注意於自身利益範圍以外的任何原則；但是政府或其他的公共組織，因爲是一種含有倫理性的機體，對於所僱用的人員，必須與以公平的待遇。」

『因爲這件事是很實在的，所以在政府行政的中心點和其他的公共機關內，都設有對公務人員和僱員等實施公平待遇的組織。在過去四十年的司法史上，和在公平待遇的實施上，意政府都已獲得特別的證據，這證據便是幾個特別的司法團體，如省的行政委員，和第四屆國務會議（Council of State）等。我現在要聲明一句，就是以上的問題不過是局部的問題，因爲國家的法律，對於公平待遇的施行雖然研究得很精深，但是還不會達到圓滿的地位，所以我們還得要繼續努力，務求對於政府和其他公共機關的人員，都有極公平的待遇……』

洛科（Rocco）氏聲稱公務人員所以能正式獲得公平的待遇，應當歸功於第四屆國務會議，但是這種言論終於失去它一部分的勢力，因爲在一九二四年一月，法西斯主義者曾干涉這個尊嚴的團體。這第四屆國務會議曾做過自由主義的驕子，它是一個獨立的最高法庭，並有權審問政府的種種政治行爲。這樣的法庭，因爲有權過問政府的行動，事實上就不能不和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和行動衝突。所以在一九二四年一月，這第四屆國務會議就和第三屆合併，其目的是「要使管理上的公平獲得它所缺乏的效率」；其實真正的原因還在於取得政府的最高權威。

第三節 如何保持政事服役的紀律和尊嚴

撇開理論而談事實，我們知道公務人員是完全聽命於政府的。因此在一般民衆和公務人員自己的感覺中，公務人員的尊嚴是無形中被降低了。這正和法西斯主義者所期望的結果相反。當法西斯運動正在蓬勃振興的時節，凡和政府發生關係的事情和人員，特別是穿制服的官吏，都是被人民藐視的，受人民迫害的，所以法西斯主義者在執政以後，他的一個主要目的，便是設法恢復政府的尊嚴和榮譽，但是他在目前所使用的操縱一切的辦法，倒使政務人員的威信因此降低不少。

在這種情勢之下，意政府是在竭力設法，使公衆的服役能有相當的威信；但在另一方面，公務人員是不能享受私人機關的僱員所享受的利益和權力。至於公衆的服役怎樣纔能得到威信，其方法大致是這樣的：

(一)組織法西斯主義治下的公務人員聯合會，其內容與活動已略如上述。該會對公務人員，往往盡力給以正式的承認和有利的鼓勵。會內的指導者名愛爾度魯西革諾厲 (Aldo Lusig-

noli)，他決定要和政府的人員和黨員等作個人的接觸，並在該會的會刊上發表著名官員的祝頌、演說和獎勵之詞。許多的縣長和官員，都囑咐他們的下屬盡力贊助該會。該會所建議的方策，也特別引起各方敏速的和同情的注意。

(11) 亞格斯多杜蘭蒂 (Augusto Turati) 和黨中其他的職員都繼續注重這一點：分部和政治和政府的文武人員，因為對黨有特別親密的關係，所以能享受黨的特別眷顧。這種黨的眷顧，可從積極和消極兩方面來說明的。在消極一方面，它對於文武官員提出一種清黨的辦法。這就是說，國家的僱員便是政府的公僕，也是法西斯主義治下的公僕，所以凡是不活動的和不忠心的黨員，就不配做政府和黨治下的公僕，也應當被「清黨」的辦法所淘汰了。但是這個理論，在實施的時候却不能操之過急，因為在現政府的分部政治中，很需要一般具有專門的技術，而對於法西斯主義却未必十分信仰的人員。如果嚴厲施行上述的原則，那麼意政府對於這般專門人員就無法延用了。不過意政府所施行的「清黨」政策，目的在對於一般缺乏必要的「政治資格和道德資格」的人員，實施繼續的壓迫而已。

從積極一方面來說，自從施行這種清黨政策以後，許多年輕而幹練的黨員，倒可因效忠於黨的緣故，而獲得物質上的賞賜，如擢升和高位等等皆是。此外凡是黨內的職員，無論他的級位怎樣低，仍能享受黨員的尊嚴和權利，使他感覺他究竟比一般私人的僱員高得多。因此，他時常要在各方面把這種高貴的心理表顯出來，結果也常會獲得黨內巨頭的贊助。

(三) 公務人員所能獲得的第三種承認，係直接得之於社團部。公務人員的聯合會在剛巧成立以後，就劃歸於社團部所主持，雖然那時候它還不會加入工團聯合會。社團部部长鮑泰安氏 (Ginsejpe Botkai) 對於二者的關係曾作如下的解釋：「在公務人員的團體工團之間，祇有一個區別，這區別是在它們的功用上；但無論公務人員的團體或公團，都不能向法西斯政府要求特別的權利。公務人員的團體必須覺悟這一點：就是它必須加入社團部的組織內，雖然它的屬性和其他團體微有不同，但也能享受其他工團所享受的尊嚴。」鮑氏對於這種認可還覺得不很滿意，所以他就進一步地作這樣的提議：「(公務人員) 既和平日薪水之爭脫離關係，這樣，他就應當供獻自己的身心，去從事於一種更廣大、更高貴、對於國家的將來與它的政治組織更有關係的企

業。」

這種道德性質的方法，其效果究竟怎樣，本篇不欲有所述說，因我們不能把人們對於這種方法的態度，加以概括的敘述。

（四）現在我們要進一步討論到法西斯主義對於分部政治的另一種贊助；這種贊助直接得之於內政部長墨索里尼，而是比較缺乏情感作用的一種方式。在還沒有提到這一種贊助以前，著者必須把法西斯主義和分部政治之歷史上的關係加以簡要的敘述。

在法西斯黨執政的最初幾年內，分部政治所以失敗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多種職務的重疊，和不會把應負的責任劃分清楚；而所以致此的主因，則在於法西斯黨的職員時時干涉地方的行政和國家的行政。一般熱心過度的黨部職員，特別是省黨部的書記，常以革命為藉口，任意干涉各項政務。一般提倡「統一主張」的人，——不說舊時的衛隊或「一九一九年者」(1919er)——曾堅決要求，要將「古老的分部政治」根本推翻，把政務交給忠實的黨員去主持。那時的中央黨部，本欲奪取政權，以供本黨的支配，就給予地方黨部和省黨部職員以充分的自由和權力。結果各

項內政和民政就都腐化到極點，而且日趨於混亂的狀態中。直到梅梯歐鐵 (Matteotti) 的危機發生後，事態就愈趨惡化，於是墨索里尼和一般態度比較穩重的政治家，就不得不用斷然應付的手段，希望從紊亂的狀態中找到一個秩序來，此後「清黨」的政策就逐漸施行於一般過分活躍的黨部職員之中，而分部政治中一般不屬於黨的分子，也受了這種政策的拘束，這樣過了若干時以後，墨氏就能直接操縱這個局勢了。墨氏掌握政權後，就着手組織市政廳，和簡任性的市政會議 (Appointier Municipal Councils) 並選拔可靠的黨員為各省的提督，一方面增強內閣的力量，從事於各項行政上的改革，結果便造成一種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分部政治，並由墨氏和他的僚屬直接指揮。這種政策，墨氏於一九二七年一月致各提督的通告書中說得最明顯，茲節錄其最有關的數節如下：

「我鄭重的再說：提督是一省中最高的長官。他是中央行政權的直接代表者。一般的國民，特別是那些幸而得為法西斯的兵士的人，必須尊敬和服從法西斯的最高政治代表，情願和他合作，使他們事工比較容易辦理。如在必要的時候，提督應激起黨的各项活動，設法使各項活動

進行順利，但是我們應當明瞭，法權的施行不能用「股份」的辦法。至於規避法權或責任的行為，也是萬不能寬容的。我們必須有一個人掌握法權……

「現在的國家既用了各項防止和鎮壓的手段把它自己武裝起來，所以凡是屬於「渣滓」的分子必須銷聲匿跡纔好。我所提起的是小隊伍的人員，它在一九二七年祇是紊亂的分散的，但是當地民情奮激的時候，它就重新露面，並且乘勢搗亂。這些非法的行為非設法使其終了不可。不但一般在窮困的小地方乘機爆發，以致危害黨的統治，並散播危險的仇恨種子的人們應當受這樣的處分，連那些經過嚴重的事變，而往這方向發展的人也應當這樣對付……各提督中如有不按照上述計劃進行的，將被視為法西斯統治下的卑賤者和奸惡的僕人；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我必要處罰他們了。我無庸再說：凡是身任提督的，必須時常對政府說真話，雖然對於本人有所不利時，也說真話……

「凡屬於法西斯主義的提督，除了按照政府制定的法律實行管治的職務外，還須「清理」那範圍較小的「分部政治」，如果發見此中有任何為害的分子，就該通知我們的黨，和黨治下

的負責機關。凡屬於法西斯主義的提督，應當隨時檢察，不使那些詐取的，獲不正當的利益的，為自己鼓吹的，暴躁的商人，秉性膽怯的，信仰虛偽的政治理論家，一切的浮誇者，散播不和協的言論的，和一般不營公開的生活的，有機會去參加黨治下的一切組織和力量……

「法西斯主義的提督和民主政治的自由時代的知事不同。在那時候，知事是一個民選官吏；現在選舉的事既沒有人提起，所以提督就可改變他的關係和態度。一個當提督的，必須在黨治下擔任一切發創的事工，並須設法增進黨治在智識界的勢力和威望。凡和人民有密切關係的任何問題（如房屋問題和生活程度）必須由提督自己加以考慮。但提督又當注意，弗使政府的方案（如關於社會事業和公衆建設的方案）受地方上複雜情形的牽制。

「在那新的行政制度和組合制度之下，提督當然是全省中整個生活的領袖；同時全省的生活也須從提督方面獲得刺激、調和與方向。提督必須注意人民的需要和必需品，雖然那些需要或許不為團體或當局者所注意。他必須設法發見那些未曾表示的需要，和時常被人們忽略的種種苦況。如果是可能的話，提督必須使道德的和政治的改進成爲一件基本的事件，並且應

當對民衆詔示，法西斯主義的政府不是一個自私的、冷酷的、或沒有感覺的政府。他必須對一般重視這政府的人行善，心中不含任何煽動性或奴隸性。這種有關援助和同情的的工作，我們必須設法使它發展，特別是對於「前衛隊」和「少年團」這兩個團體中的少年。我們必須看這般少年是明日的法西斯意大利的偉大希望。

「以上是對於諸君所發佈的訓條。我知道諸君是法西斯主義的政府的忠實代表人。所以我相信諸位一定會很聰明地、很勤勉地、很忠實地把這些訓條實行起來。」

從上文，我們知道墨氏的這封通告書是主張把整個的責任交給提督的，這樣，黨書記和其他干預者的職務就無形的縮減了。有一次，墨索里尼會這樣說：「我決不把一個提督的頭殼交給一個黨書記，」也是這樣的意思。

以上已將法西斯政策對於分部政治的大概趨勢略略地說過了。政府對於這種精選的和完全集權的團體，其信賴是有增無已的，這不但是爲維持公衆秩序的緣故，也是要爲法西斯主義絕對忠於國家的公民精神安置一種基礎；因爲這種公民精神在理論上固然已成爲法西斯主義的

基石，而在實行上却已變為法西斯主義的障礙物了。

第八章 法西斯黨

第一節 一黨制度

法西斯主義和其他各政黨的關係，已經過以下這幾個時期：

(一)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〇年，『法西斯』(Fasci)這團體和其他同性質的團體，都是非政治性的。它所以被稱爲『法西斯』，正因它信仰直接的行動，不注意黨的戰略。一部分的『法西斯』所以採取這種態度，是因爲受了工團主義者和過激黨的社會主義者『直接行動』的理想的影响。另有幾個『法西斯』所以採取這種態度，是由於藐視德謨克拉西式的團體。那前一種的態度，要算未來主義的『法西斯』(一九一八年)表示得最明顯；至於後一種的態度，要算一九一〇年成立的『國家主義者的結合』表示得最清楚了。

(二)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法西斯主義者曾玩過『代議制』的把戲。他們曾設立

議院，並與極右的國家主義黨聯合。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後，他們就組織一統一的聯合政府。在極短的時期以內，有許多的國家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平民主主義者參加墨索里尼所主持的政府。一九二四年的選舉改革和隨後的幾次選舉，都是根據於三分之二的多數者（稱爲「全國的名錄」，內含法西斯主義者以外的各政治團體）的政治觀念，而反對這種舉動的祇有極少數的團體。這少數的團體的權力，又早經剝削，祇成爲批評的、顧問的、和籌商的工具了。

（三）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法西斯主義因受了人們的反對、詆毀、和陰損，就不得不放棄上述的局勢，並設法壓平各項反動。在這個時期，法西斯黨的候補者在舉行地方性的選舉時，往往反對他黨的候補者，而結果常得勝利，雖在向來仇視法西斯黨的區域（如巴勒摩 Palermo），也有取得勝利的可能。法西斯黨的主要活動便是爭鬪或反抗，而所利用的工具則爲出版界，當地的運動，愛國的慶祝會和講演，以及偶然的搜捕和暴動行爲。

在這個時期，有幾個別黨中贊助法西斯主義的分子，竟企圖恢復自己的勢力。例如有幾個平民主義者曾二次加入下議院，結果却被排擠了；也有幾個自由主義者組織一個國家自由黨（一

九二五年五月，希望和法西斯黨合作。但是到了一九二六年，國內的政黨和祕密會社都被政府撲滅，那時國家自由黨也被取消了。

(四)自從一九二六年以來，法西斯黨在政治上的獨裁和專利，並未受過嚴重的挑戰，因為意政府受了法西斯黨的鼓動，已把一切反對者剷除淨盡，它所使用的剷除方法，不外乎公佈命令和實施懲罰，如迫害、驅逐、監禁、和強迫失業等。因此，法西斯黨所時時關心的，倒不在於怎樣應付敵黨，而在於注意黨內政治的底細，和法西斯精神的培植，尤其注意於少年黨員的精神。

這種嚴格的一黨制度所以能有如此的演化，大概由於環境的勢力使然，而不是由於能運用政治的哲學。因為在法西斯的革命已經爆發以後，那種政治的哲學還沒有到了發明的時期。所以「一黨專政由於政治上的需要」這一句話，是覺得信而有徵的。雖然這樣，意大利人已想出幾種擁護這種政治制度的理論，現在且把它們的略地寫在下面，藉作法西斯民事訓練觀念的理論基礎。

(甲)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我們都假定意大利是時常處在一種作戰的狀態中。因為意

大利的需要遠非她自己的財力所能應付，所以她必須在幾個有錢的鄰國中尋找出路。處於這樣的局勢之下，意大利的政治非統一不可，她的政治教育必須這樣教訓民衆：當國家在強敵的面前，必須團結一致，共禦外侮。

(乙)放棄階級鬭爭的觀念，和彼此衝突的階級利益，以實現統一的國家的觀念，因為國家是許多互相倚賴的和別國競爭的生產者所組成的。一個人祇有在作生產者的時候，纔配作爲一個國民；也祇有在他的生產有助於國家時，纔能取得他的權利。因此，無論在經濟或政治上着想，社會的程序必須重行組織和調整，以便注重全國生產者的合作協會。法西斯主義者又復竭力辯論：任憑你有怎樣的黨制度，任憑你求教於那一種團體或特種階級的全權代表，或乞靈於他們的觀察點，終於不能實現一種有效的國家的理財制度。

(丙)關於公民的資格，公衆的輿論，和政治的代表性等類的民治觀念，我們不得不完全拋棄。從理論一方面說，在現時情形之下，我們不能一方面使『國民』熟知國家的問題，一方面又使他們爲政府負責。個人必須具生產者的資格，去『處理自己的事務，並信託政府把政務交給受有

特種訓練的分部政治去支配，因它全個的和特有的職務就在於管轄這個國家。」

(丁)法西斯主義把一個民衆的政府和一個代表性的政府分得很清楚。所謂一個民衆的政府，雖在一個狄克推多的管治之下，也能提倡全民族的幸福，並使民衆對它能表示一種忠實的和受有訓練的服從。民衆的政府斥責那具有傳統性的黨政府（如意大利的內閣制），不認它爲屬於多數者或由多數者所支配的政府，祇認它爲少數者在奪取政治利益時的一種長期的爭論。

(戊)論到權威的委託，法西斯的哲學家曾提出各項理論，從神授的特權起以至於平民的決議，其間的理論是十分繁複的。但他們却都同意於這一點：凡是一種權威，在經過承認以後，祇須對君王負責；而所謂君王，不過是國家統一的標記而已。

根據這樣的觀念，我們就能見到法西斯主義必須絕對否認任何別黨的權利。因此它就這樣說：「政體是一個閉關的制度。」雖然在將來，一種政體難免有另一種政體來替代它，但是當它還存在的時候，它就要求統一的權力。

讀者切弗推想，法西斯黨的狄克推多是完全立基在武力的上面的。固然敵黨的團體已爲武

力所屈服，但我們却不能否認：法西斯主義者的確能贏得民衆的許多贊助和同情。甚至在敵黨的政治家中，也有許多人屈服在壓力的下面，並且自動請求法西斯黨准許自己和它「合作。」這樣的請求，大概是從社會主義者，平民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團體中來的。

意政府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頒佈一條嚴厲的法律，將七百個以上的政治犯（大半是共產主義者）放逐到海島上去，但其中已有百餘人得了墨索里尼的特赦。（全個的或局部的特赦）此外還有幾百個被監禁的、受警告的、或受其他懲罰的政治犯，也居然得到墨氏的特赦。這些都能證明政治上的危機已經過去，而法西斯主義的政府已經「很受民衆的歡迎」了。

第二節 法西斯黨在政體中的功能

今日意大利的嚴重問題，倒不是法西斯黨對於別黨的態度問題，而是該黨在政府中的功能。現在的反對黨既已消滅，人們心中的問題當然變成這樣的方式：一個單純的黨，究竟能作什麼？不是一個純理論的問題，因為黨的機體有許多內在的和外來的敵人，並且在這種敵人的每一種口實裏，都有取消黨的要求。這樣的要求大概是從以下幾方面來的：

(一) 舊時的意大利衛隊(也稱「一九一九年者」)大半是屬於小隊伍的，所以他們不贊助把地方的『法西斯』團體變成一個全國的政黨。他們也譏笑黨的政治家，因為他們太注重「訓練」並將地方領袖的管理權奪去，交給黨員的手中。那些舊時的衛士知道自己是在政治上的失業者，對於一般「在朝」的政治家不免要加以藐視，他們不但看這般政治家為新來的人和干涉者，而且看他們是微小的職位的尋求者。他們不但降低了尚武的法西斯主義的高尚精神，而且去求教於舊時政治上的戰略，足見他們是無能為力的。

(二) 還有一種對於法西斯黨的不信任，是由以下這一種普遍的信仰而來：黨的設立，不過是把政府的職司和功用重複了一下；所以黨的存在不但增加人民的負擔，事實上更是一件令人厭惡的事。它一方面干涉政府的正當官員，一方面又利用卑劣的方法，去達到它的目的，這種態度，在一九二四年梅梯歐鐵 (Matteotti) 事件發動時，算是最激烈的，因為那時，關於黨派的無恥行為都被暴露無遺了。那時的法西斯黨，被人民看作勤慎的墨索利尼政府的大障礙。自從那時候起，法西斯黨和政府之間的不同點，就日見減少了。政府組織中的分子，其「純粹」的程度，遠不如當

時人民所想像的；但是在另一方面，黨內的惡劣分子却有一部分被逐漸淘汰了。就大概而論，政府和法西斯黨之間的衝突，是由兩個派別所造成的：一是斐特曹尼（Federzoni）的「國家派」，它的勢力盤據在中央政府的各機關內；一是法烈奈賽（Farinacci）所領導的「地方派」，它所代表的是地方性的工頭、黨魁、急進派和小隊伍；它的勢力是盤據在黨的內部。現在法烈奈賽氏在黨內所擔任的總書記一職，已由杜蘭蒂（Turati）氏繼任了。斐特曹尼氏也已經脫離內政部，改任殖民部部长。這樣一來，兩派之間的裂痕就在無形中被消滅，而墨索里尼就能同時統治黨和政府了。墨氏的這種舉動，不免引起人們的疑問：「墨索里尼爲什麼不脫離這個無用的黨呢？」

（三）還有一種態度，是自由思想的法西斯主義者所表示的。他們很願意保持黨的組織，但希望黨和政治不發生什麼關係，成爲一個坦白的「精神團體」，內容注重民事訓練和教育的功能。

（四）在法西斯主義者的中間，也有一般年幼的「貴族」，他們反對黨魁的政治，也不主張重視訓練，他們雖願意有一個法西斯主義的狄克推多，統治意大利全國，但他們却厭惡各級黨部

之間的過分獨裁。他們主張黨的組織應多少含有民主的精神和一些變通性，使各黨員有機會表示他們的個性和天賦之才。

上述各項不同的觀點所引起的問題，現在還不會得到圓滿的解答，但是解答的大概趨向是可以從以下這幾項中找出來：

(一) 墨氏已經說明：黨的組織應當繼續維持，但此後黨的功用不在於繼續政治上的衝突，而在於成爲統治階級的一個核心，和一所訓練的學校，爲後輩的國民造成一種訓練和愛國的空氣。

(二) 黨的職務祇限於各項慈善事業、愛國事業、和社會服務等一類的工作，而將嚴格的政務讓給分部政治去支配。這種辦法的決定，是由以下這兩種公文所決定的：第一是墨氏對於諸提督的通告書，第二是法西斯黨的新憲章。

(三) 黨的組織是愈見集中了，而且是由墨氏個人直接統率，結果民主精神的痕迹就完全喪失，而黨的統治就完全按照黨魁制度和訓練原則去施行了。

(四)一九二八年，法西斯黨的最高會議成爲政府的主要機關，也成爲一個最有權威的議席。

第三節 法西斯黨的新憲章

我們若要明白瞭解以上的幾點，必須將法西斯黨的新憲章來研究一下。查這個新憲章是由杜蘭蒂 (Turati) 書記起草的，經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的最高會議批准施行。茲引證其一部分的弁言如下：

「法西斯主義是服務國家的一個民團。它的目的在於實現意大利民族的偉大性。法西斯主義始終看自己是在一種作戰的狀態中，這是和意大利民族精神的重振和戰勝的意志相稱的。它所以看自己是在一種作戰的狀態中，因爲在最初，它就想推翻那些阻礙本國的意志力的敵人，在今日以及在此後的許多日子中，它將設法提高意大利民族的權力。

「法西斯黨不止是一個集團的意大利人爲了一種特殊的程序而集合起來；它是一種信仰，已經有了許多的信徒，也有新派的意大利人情願爲它作兵士。他們的精力是從歷次的勝利，

和擁護國家與反對國家之間的爭鬪中所養成的。

「黨是這些力量的一個重要部分，黨的活動也是那「統治」所萬不可少的一種生命力……」

「法西斯主義爲了反對那武斷的程式和嚴厲的原則，所以相信它的勝利在於能時常使它自己振作起來。今日的法西斯黨是生存在一種對於將來的服務中，它看後一代的青年爲達到我們所決定的目的之必要的實力。」

「如果沒有組織和黨魁制度，就不能訓練民衆的力量，也不能辦理民衆的教育，所以組織和黨魁制必須設法光大，並由在上的領袖加以指導，因爲從領袖一方面，我們纔能得到關於權力、職分、功能和功績等等的大概見解。」

法西斯黨的最高議席和管治機關，便是國家和政府的最高會議，也就是以前法西斯黨的最高會議。它的組織大致如下：政府的首領（即主席），指揮進兵羅馬（一九二二年）的四軍官，上議院院長，下議院院長，各部部长，各部書記次官，民團首領，黨書記，和一九二二年前曾任此職的意

大利學會會長、法西斯文化研究院院長、少年團團長、法西斯勞工聯合會會長、僱主聯合會會長（祇限一人）、合作社社長、和國防委員特別法庭庭長。此外最高會議會長更可請其他人員加入會議，但這般被邀請的人必須證明他們對於法西斯主義的忠誠，和對於工作的熱忱。至於最高會議的舉行，照章是由會長召集的。

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以前，這個組織還不過是法西斯黨的一個機關，到了同年的十二月，它纔從政府的組織中取得法律上的地位。黨內的總書記、副書記、和理事會的其他理事，是由最高會議所委任，但須先經政府首領的推荐。在一九二八年以前，黨內尙未規定將來墨索里尼的繼任者爲誰；但自經法令的通過以後，最高會議就在政府中取得正當的地位，於是它就預備一個正式的名單，以備將來「首領」逝世後，意王就知道應當委任的是誰。

黨的理事會中包含最高會議中的委員八人，此外尙有總書記一人，和總務書記一人。理事會每月由首領召開會議一次，如果總書記對此是同意的。

理事會和其他各部的程序，由總書記決定，職員的委任，其權也操之總書記之手。行政書記的

職責，在於管理黨內的財政，並預備預算和經濟報告，以供理事會的考核和批准。此外又當負責主持黨內的職務。

法西斯黨的組織內，可分以下幾個部分：

(一) 政治書記局：負責管理地方黨部的職員，留心察看「黨內的每一種活動是否適合法西斯的精神。」此外它又管理以下這幾個團體：

(甲) 法西斯教師團體。

(乙) 法西斯路工團體。

(丙) 法西斯郵政電報電話僱員團體。

最後，政治書記局須與以下各領袖接洽，並與他們合作：

(甲) 民團的總司令，

(乙) 國外法西斯團體的總書記。

(丙) 各工團聯合會的會長。

- (丁) 全國合作者聯合會的會長。
- (二) 行政書記局。(局長卽行政書記。)
- (三) 各項自立的全國聯合會。
- (四) 出版界。
- (五) 宣傳運動。
- (六) 少年團。
- (七) 法西斯婦女部。
- (八) 黨員遺族團體。
- (九) 大學生團體。
- (十) 遊戲運動和全國體育教育協會。
- (十一) 各工團和各合作社。

以上是法西斯黨的全國組織和它的範圍。它的地方組織可分(一)省法西斯黨部，(二)地

方法西黨部。

(一) 省法西黨部：每一個省法西黨部由一個省書記主持一切，而省書記係由黨的總書記所委任。(註：意大利全國共有九十二省。)

多數的省書記，經全國理事會召集以後，就可組織一全國議會。這個議會也隨時開會，目的在「考查黨務的活動，並接受上級的命令，」但是實際上是沒有權的。

一省的省書記，得在省內黨員內選擇助理員七人，但須經總書記的批准。在取得總書記的批准以後，這七個人就組織一個省理事會。這個理事會在成立後，每月至少應開會一次，並推其中一人為省的行政書記。省的行政書記負有管理財政之責，但他的賬目和經濟報告須經全國查賬委員的審查。

省書記會同州理事會，負責處理下列各項事務：

(甲) 在省內提倡黨的各項活動，並執行全國理事會的命令。

(乙) 監察下列幾個團體：(一) 各自立性的全國聯合會；(二) 黨的出版事業；(三) 少

年團、(四)婦女部、(五)省內的各項「文化、經濟、和運動」的活動。

(丙)和以下各項人員或社團合作：(一)上議院議員和下議院議員、(二)民團的省指揮、(三)工團的組織、(四)合作社、(五)由黨指揮的團體。

(丁)委任並召集(每六個月召集一次)省內地方西黨部的書記。

(戊)充任省會內法西黨部的書記。

(二)地方法西黨部：主持地方法西黨部的，是省書記所委派的地方書記。該地方書記可從他的法西黨部內選擇黨員五人做他的助理；這五個助理，經過省書記的批准以後，就可組織一地方法西黨部的理事會。此外更在上述這五個人中間，委派一人為行政書記。地方理事會的職責，在於規定黨費的高下，並從每個黨員所繳的黨費內，提出兩個里拉，匯交省黨部和中央黨部。地方西黨部的支出必須有精密的登記，而且須經過查賬委員和省的行政書記的審查，每年以一次為限。

地方法西黨部的活動，須受以下的管束。這是從法西斯憲章中第二十五條至三十三條和它

的總章中採錄的：

「法西斯黨部是黨的生命中的重要有機體，它應當召集全意大利人民中最聰明、最誠實、和最勇敢的分子加入它的組織。因爲在一方面，凡有關道德、經濟和社會的活動，都爲黨團的行動所管束，而在另一方面，則黨團生活中的每一種騷擾和衝突，已在其他的社會有機體中得了回聲；因此全黨部中的每一個黨員，應當感覺這種責任的重量。」

「黨部的書記應在每年年初召集全體黨員大會一次，並須對黨員宣佈他所進行的黨務計劃。那時的黨員，應享受自由討論的權利。此外又須在同年中最適當的日期，至少再開黨員大會一次。」

「入黨的志願書，在每一黨部的辦公處分發。在每年三月二十三日舉行「戰鬪者法西」的成立周年紀念時，往往舉行禮節很嚴肅的入黨典禮，以表鄭重。凡是新入黨的黨員，都應當在黨書記前作以下的宣誓：「我謹立誓服從首領的命令，心中毫無疑問；我願盡我的力——在必要時，更願用我的血——去爲法西斯的革命運動服務。」

「一個法西黨部的書記，必須知道每個黨員的道德程度，和他的生活方法。

「一個黨員如其不能謹守本分，以致破壞訓練的精神，或在信仰、勇敢、勤勞、和誠實等必須具備的精神上有了欠缺，他必須受理事會的訊問。

「在訓練上的處罰，不過以下三項：（一）悔過、（二）停職、（有期的或無期的）（三）除名。

「在一個人的過處被證實以前，在他本人還不會取得替自己辨護的機會以前，他是不准受罰的。

「在處罰以前，必須先報告高級職員，甚至於總書記，取得他的批准，否則這處罰是不正式的。

「凡從黨內開除的黨員，便是本運動的一個叛逆者，他必須脫離政治生活。但是一個法西黨部在取得黨的總書記的批准以前，是不能解散的。

「黨員要在省黨部內任職的，至少須入黨兩年。

「凡身任省理事的，不准在公衆團體、政府團體、或地方經濟團體內兼任受薪職司。

「每一個黨員在處理自己的職務時，也應當使自己的工作和法西斯主義的精神與訓練相稱。」

第四節 黨即民事的教育者

由上述的黨憲章和訓練精神所造成的集權的黨團體，當然還只是法西斯主義的理想，而不是已經成立的事實。自從杜蘭蒂（Turati）在黨內掌握實權以來，他是在黨內辦理集權和「清黨」的工作，精神上是很活動的。他並且親自考察地方黨部和省黨部的黨務，以便設法把它們整頓一番。如果給他發現了局部的紛擾，個人的競爭，派別的樹立，或不服從的精神，他可以把黨內的職員實行更換。在意國邊境有幾個省，如巴勒摩（Palermo）、西西里、特棱托（Trento）的里雅斯德（Trieste）和鐵雷摩（Teramo）等，它們所激起的糾紛事件當然是最多的；但在法西斯勢力的幾個舊根據地，如斯庇謝（Spezia）、柏哀遜謝（Piacenza）、和比薩（Pisa）等，因為地方黨部的野心太大，加以內部自成黨派，故對中央黨部所引起的糾紛事件，也很不少。

比政治問題的性質更要嚴重的，要算是法西黨部的道德訓練了。總計在一九二六年那一年，被開除的黨員已不下三萬人之譜。在黨的機關報（名「法令報」）內，幾乎每一期都登載被開除黨員的姓名，有時我們還能在這個刊物中讀到以下的布告：

「總書記茲將鐵雷摩（Teramo）的聯邦副書記潘隆庇利（B. Palombieri）氏開除黨籍，因他有不忠於聯邦正書記的證據，並且表示不能擔任黨內的指導工作。在另一方面，他又把自私的虛榮心放在對於黨的興趣之前！」

從別一方面來看，省黨部的職員也有濫用「開除」的職權的傾向，這是可從法西斯黨的總書記蘭杜蒂氏的通告中見到的：

「黨的總書記，已很熱忱地請省黨部的職員注意於濫用職權，開除黨員的黨籍這件事……因為每一個黨員，如果他是一個真實的兵士，一方面在對主義服役，一方面又受宣誓的約束，所以對他提出公開的斥責或停職，事實上是一種很嚴重的手續……除非一個黨員一再犯了錯誤的行爲，他的缺乏訓練又使他反叛上級的職員，或者因為他的德行上發生問題，那時纔有

訴之於「開除」的必要。在對付任何案件時，我們必須審慎嚴格的考查他的過處，而且還要確實知道他的犯案的動機。」

在黨的內部的確有許多不安分守己的分子，這也是可想而知的。現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危機既已過去，分裂主義和報復行爲已在被禁之列。「政治」祇限制在少數人的手中，因此各地的法西斯黨部就沒有嚴重的工作，結果祇得捨難就易，而縱情於各項遊行、宴會和慶祝。幸而黨部對此已經覺悟，且已在設法干涉，逐漸把它矯正，一面禁止黨員爲「殉黨者」建造整批的紀念碑；黨員不准輕易分發獎章和榮譽，也不准舉行各種奢侈的慶祝會。省黨部的書記，不准有暑假，每年祇有三個放假的日子，即：（一）三月二十三日（此爲法西斯團體的成立紀念，由一般「應徵者」舉行慶祝，並爲民團新團員舉行入團式）；（二）四月二十一日（即「羅馬的誕日」，也是勞工日，由各工團舉行慶祝）；（三）十月二十八日（即進兵羅馬的紀念日，也是法西斯年度的開始。在舉行慶祝時，常由軍隊列隊遊行，或密集一處。）除了上述的假日，其他的慶祝至少在表面上是不准的；甚至連個人的演說也是要受責備的。黨所正式提倡的活動，大概有下列幾項：（一）兵式

操和步行，(二)各項遊戲和有組織的運動，(三)監督少年團體（如少年團和前衛隊等）的愛國教育，(四)擔任有益民衆的工程事業，如修水道、築路和造屋等，(五)爲政治從業員舉行專門訓練。

早期的法西斯主義和分爲小隊的辦法，大概是傾向於放縱一方面的。法西斯黨有鑒於此，就盡力改革這種鬆懈的情形，一面設法提倡清教徒的精神和嚴格的訓練，以求有裨於道德教育和政治生活。爲提倡這種清教徒式的軍事訓練起見，法西斯黨對於黨員就提出以下的要求：

(一) 注意人民經濟上的需要。法西斯黨常將意大利繪成一個正式挑撥經濟戰爭的國家，所以種種口號，如「里拉(lire)戰」，「米穀戰」和「下級社會反對財富國家的角逐戰」等等，在意大利是流行很廣的。

(二) 注重和「勇毅與受苦精神」有關的傳統思想，因這是意大利愛國思想的基礎。少年意大利運動的三傑，——特別是加里波的(Garibaldi)——是常被人們在演說中、電影中、和教科書中頌揚和景仰的。目前意大利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艱苦情形，仍需要它的每一個黨員繼續作勇毅的和淒苦的奮鬥。

(三) 須有對於帝國和「意大利人民之偉大性」之熱烈的願望。因為建造「新意大利」的嚴重的職務和重任，已經深印在法西斯主義者的腦經中了。

法西斯黨是在很迅速地使它自己變成青年的愛國團體，這一種事實，可用下面第五表中的統計數字來證明的：

第五表：

加入的團體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戰鬥者的法西斯黨部	七〇〇,〇〇〇人	七八〇,〇〇〇人	八一三,〇〇〇人
婦女部	二五,〇〇〇人	四三,〇〇〇人	六六,〇〇〇人
少女團	一二,〇〇〇人	五〇,〇〇〇人
幼女團	七五,〇〇〇人	二三八,〇〇〇人
大學生隊	九,〇〇〇人	一三,〇〇〇人
前衛隊(少年男子)	九〇,〇〇〇人	一八〇,〇〇〇人	四三〇,〇〇〇人
少年團(幼童)	七〇,〇〇〇人	二五〇,〇〇〇人	五九〇,〇〇〇人

在右列的表內，我們立刻能見到，那發展最速的，要算少年的團體了。

自從一九二七年開始，法西斯黨除歡迎前衛隊的畢業生去加入外，對其他人員一概加以拒絕。在進兵羅馬後約一年左右，曾有二十五萬不屬於民團的市民加入法西斯黨。此後墨索里尼爲迎合「舊衛隊」的宣傳和防止本黨改變政治色彩起見，特將新入黨的十五萬黨員驅逐出黨。自從那時候起，凡在民團中不甚活動的分子，往往有被「清除」的危險。結果法西斯黨就日漸成爲青年男女所擁有一個尙武的和愛國的團體，而它活動的性質也日漸接近「文化」和社會一方面，和嚴格的政治性反而愈離愈遠了。

第五節 黨在最近憲法改革上的任務

最近在意大利所發生的兩件事，對於法西斯黨地位的增高，關係至覺密切。現特分述如下，以供讀者參考：

(一) 改革代議制；這是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所通過的。這個改革，主張下議院的八百個候選人應由十三個工團聯合會提名，並將所選定的名單向法西斯黨的最高會議提出，並由該會議

(甲) 審查各候選人的政治資格，將一般對於黨的信仰不甚可靠的分子淘汰，(乙) 將該最高會議所指定的候選人加入於該項名單內，(丙) 最後指定候選者四百人，向投票人（即工團團員）一併提交，以定取舍。

自舊下議院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八日解散後，這種改革計劃便在一九二九年春第一次實行。其法先由工團聯合會提出候選者八百人，再由最高會議酌減四百人，而留下其餘的四百人。在此四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一人係舊議院議員，八十二人係代表智識者工團之全國聯合會，四十六人係代表農業聯合會，四十人係代表全國幹練軍人聯合會，三十一人係代表工業聯合會，二十七人係代表農業人員的工團，二十六人係代表工業人員的工團，十六人係代表商人聯合會，十五人係代表大學校，十四人係代表全國殘廢軍人聯合會，十二人係代表水陸運輸業聯合會，十一人係代表海員空員工團，十人係代表商人工團和全國合作社聯合會，十人係代表銀行業聯合會，十人係代表航海及航空業聯合會，其餘數人係代表其他小團體。以上這一個名單，隨後即交給九百五十萬人民投票，結果在三月二十四日所得的票數，約自八、五一四、〇〇〇票至一三六、〇〇〇

票不等。這樣的措施，使法西斯黨顯然得了控制下議院的實權。

在這種重要改革實現以後，法西斯黨員更想把權力擴充到上議院去。這件事是比較的容易辦到，因為祇要選派足數的法西斯黨員到上議院去，造成極穩的多數者，就可以達到目的了。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冬，法西斯黨曾指定幾個新議員加入上議院；現在的上議院已經受了法西斯黨的控制了。

(二) 法西斯黨為求鞏固自己的地位起見，就設法使它的最高會議成為政府的一個正式機關。這個組織現在已成為「最高的機體，而且能調節在它治下的一切活動。」這個組織的任務，在於用諮詢的方式，熟籌政府所提交的種種公務，並選擇下議院的候選人，選擇墨索里尼的後繼人，批准一切和憲法有關的議案，認可意王的後繼者為誰，並管理法西斯黨的黨務。從這樣看來，這個法令的重要是可想而知的。這就是說，最高會議和法西斯黨乃是政府的最高機關。它能支配國內各派領袖所當實施的政策。至於他們在政策實施上的進步究竟怎樣，須每五年由黨內首領在羅馬各領袖重行聯合的紀念日上報告出來。

反對這些改革的聲浪，在各地也時有所聞。老練的吉矮厲蒂曾大聲疾呼，反對這種種改革，但他的反對却被人們輕易地遺忘了。法西斯黨在公報上曾有這樣愚鈍的宣佈：「憲章是在一八四八年草成的，但我們却生活在一九二八年。」但是我們應當加上一句說，這些改革已正式實現了，因為一八四八年的憲章上，曾說明可用簡單的代議法去修正它。在憲法的修正上，雖然進步是很遲緩，但意大利政府的精神上却整個地起了革命。自從法西斯黨的最高會議變成政府的主要機關以後，「黨這樣的組織，就逐漸被擠入於政府之中。」這的確使「黨和政府之間的二元論」從此告一結束，同時也使黨的政治和代議政府的最後遺跡告一結束。

第九章 法西斯黨的出版界

第一節 法西斯主義和新聞事業

現在我們且不談出版界和公衆輿論的關係。因爲人們都承認，自從十九世紀中葉到現在，流行很廣的新聞紙常被一般人用作激起政治思想戰論的最有效的工具。法西斯主義者感覺到這一層，所以在他們的試驗中間，新聞學和新聞家常居於重要的地位。在法西斯黨的領袖中，很有幾個人是新聞事業出身的；也有一部分領袖現時還辦着自己的刊物，作爲個人發表意見的工具。法西斯黨也認出版界爲它的重要的營養物之一，所以願意利用很多的刊物，作爲它正式的或半正式的贊助者。

墨索里尼自己就是從新聞記者出身的。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全國法西斯新聞記者的工團正在羅馬開大會時，墨氏就在大會席上作如下的演說：

「在我們的文化事業中，當得起「巨大」這一種稱呼的，第一更算新聞事業了。新聞紙是世界的一面鏡子。在這裏面我們能看出世界的大街，和與人類有關係的一切原素——上自政治，下至單純的事物。」

一九二三年七月八日墨索里尼對上議院的演說中，也有幾句涉及新聞事業的話，他說：「新聞事業是一個日常的議院，也是日常的講壇，在這上面，無論是大學出身的、科學出身的、工業出身的、或生活平常的人，都可以提出他們的問題來；而且，他們在提出問題時的那種老成練達的態度，在議院的議席上也是很少看見的。」

第二節 法西斯黨控制公衆輿論的政策

怎樣把政治的新聞解釋得入情入理，這一個問題，對於每一個統治者的關係是十分重大的，而法西斯黨員對於這一件事，尤其認為關係重大，並稱這種解釋為「負有最高責任的一種使命」。因此，凡身任一省的提督的人，就時常憑着他的權威，禁止報界登載某種新聞，同時法西斯黨對於有關該黨的一切印刷品，也時常加以嚴查。

要描寫法西斯黨控制出版界輿論的政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就大概情形而論，以下這幾項倒是很確實的：

(一) 凡法西斯黨所不願意宣佈的事，在新聞紙上完全不許登載，如黨員的暴行，報復行為，和國外僑民的反對等，一概不許刊登。此外在日報上雖也籠統地登載些「地方上的騷動情形」，「黨員的缺乏訓練事宜」和「誹謗式的控告」等，但是從來不肯登得很詳細的。

(二) 在黨的內部或政府內所發生的問題，和這些問題所引起的種種辯論及討論等，報紙上並沒有詳細的登載，而所登載的大概是黨或政府所已定的最後行動；至於和問題有關的一切動機，當時的際遇，命令的措詞，改革的內容，以及議會的決議等，在報紙上往往沒有直接的表示。又在報紙上所露布的「最後決議」，往往標上「首領的意旨」等字樣，這樣，所以民衆以為無論什麼事都是出於墨氏個人的手筆。

(三) 報紙上登載法西斯黨的活動時，往往添上許多頌揚和讚美之詞，此外又加上幾個美麗的形容字，使詞意之間充滿了愛國的熱忱。

(四)日報編者的評論和專論，往往是說明的、讚美的、不加批評的。但是聰明的讀者們，因為讀慣了這樣的作品，所以很能從「歌頌太平」的詞句裏，推察出一些更真確的新聞消息。例如一篇讚美元首的歌頌之文，雖然它的文字很委婉，愛國之忱不覺溢於言表，但是我們試推察它的實在用意，就知道它是要想遮蓋人民的批評和攻擊之詞。但是這樣的論著，其立論往往很謙卑而且很審慎，似乎是出於一個同情的觀察者的手筆；並且遇到必要的時候，更從而引證墨氏的言論，作為一種的藉口或託詞。現在意大利的輿論界中，很流行這樣的一種「考把戲」就是一方面儘管批評法西斯黨政策的不是，一方面却裝作墨索里尼的忠實信徒似的。

第三節 關於出版業的法律

一八四八年所公佈的意大利憲法，對於出版事業說了這樣的兩句話：『出版事業是自由的，但是「將來的法律却要阻止它濫用它的自由權。」各國政府對於「濫用」的觀念是各各不同的；有的把這件事看得很輕鬆，有的却把它看得很嚴重。法西斯政府的看法，是傾向於後一種的。它曾嚴厲施行關於出版的法令，並且使出版法在一九二二年發生效力。此外政府又設法訂定新法，

使出版界劃歸法西斯黨宣傳者的隊伍。此外意政府又實施一條法律，要每一種刊物的編者將刊物的樣本三冊，送呈政府檢查，並規定將其中之一冊陳列於佛羅稜薩（Florence）的中央國立圖書館，將另一冊陳列於羅馬的維克脫伊曼紐爾（Victor Emmanuel）圖書館，（但有關於法律之書則轉送司法部圖書館陳列。）其餘的一冊則轉送大學圖書館或省立圖書館（尤其是出版該刊物那一省的圖書館，）以供陳列。

法西斯政府隨後又訂定一條法律，限制每一個辦印刷所的人在事前取得當地警察當局的許可，並規定凡欲發行一種報章或其他刊物的人，須在事前把關於該項刊物的詳細設計呈報內政部，請求該部予以批准。這條法律又規定，每一種報章必須請定一位在法律上負有責任的主筆。這個被提名的主筆，不惟是社會上一個無足重輕的人，也不惟是實際上不負執行之責的人，他必須是該項刊物的一個實際的指導者，或其中的一個重要編輯。又該報主筆的委任，必須先經一省的檢事長的批准。又在請求該項批准的時候，該聲請人必須把關於刊物的一切情形，寫成一個詳細的報告。凡不付罰金的刊物，政府即有沒收其財產的權利。無論那一種報章，不准任意發表言論，

而使不知名的人負其責任。在意政府的新制度之下，一個主筆如果違犯政府的出版法，那麼他所辦的一種刊物就有停刊的危險。

法西斯政府除指定刊物的責任應由重要人員肩負外，並頒布一種控制一切新聞消息的法律。這法律授權各提督，如當地的報紙發生下列情形之一時，該提督即可將該報的負責主筆傳案，或向法院直接起訴。茲將犯案情形列舉如下：

(一) 如果一種日報或刊物，因登載不準確的或使人趨入迷途的新聞，以致妨害了政府對外的行動，或因此降低國內外人士對於政府的信任，或因此驚動了無辜的人民，並擾亂了公衆的治安，那麼這種日報或刊物就應當受上述的處罰了。

(二) 如果一種日報蓄意激起人民的罪惡行爲，階級的仇恨，或不服從法律的行爲，或擾亂公衆服務機關雇員的紀律，或發表其他言論贊助外國的利益，或外國的團體，或外國的人民，因而有損意大利的利益，甚或侮蔑祖國、君王、王族、教皇、宗教、會社、政府的權力，或友誼國的權力等，也都應當受上述的處罰。

第四節 從事新聞事業者的法西斯黨部

法西斯的政府，爲求防止輿論的攻擊起見，就設法管束一般從事新聞事業的人員。第一步，它先把從事新聞事業的人員調查一下，然後寫成一個新聞記者的名單，凡姓名不在這個名單上的新聞記者，都不准從事新聞的職業。這樣一來，凡是職業性的新聞家、學徒、和出版家等，都一概受政府的管束了。凡欲在新聞記者的名單內取得地位的新聞記者，必須充分證明他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立場；而他的這一種道德上的立場，不但應當經過管理這名單的公務人員的批判，並且還要經過一省的提省的審定。外國的人士如能遵守上述的條件，也得在意大利境內從事新聞事業。

意政府除設法限制新聞記者的政治立場以外，更設法改進新聞學的品質。爲求達到這一個目的起見，政府就在許多大學中設立新聞學一科，特別是在大學的政治科學一系中。又自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起，凡欲把自己的姓名列入上述新聞記者的名單的，必須先在中等學校內畢業，或與中等學校畢業生有同等程度。

新聞記者所加入的最重要的團體，便是全國新聞記者之法西斯工團了。但因為這個法西斯

工團是附屬於法西斯智識者工團之全國聯合會，所以它也附屬於法西斯各業工團之全國聯合會。全國新聞記者之法西斯工團的總辦事處是設在羅馬，由一總書記和一理事會主持一切。理事會的各委員是由十一個「區工團」所指定的。這個總工團刊行定期刊物兩種：一種是「會刊」（每兩月出版一次）另一種即「意大利工團年刊」。總工團的宗旨，在於為團員找工作，擁護新聞記者的權利，解決勞工的爭端，實施勞工法和社會保險，並用演講和出版物等，使會員獲得關於新聞業技術的大概智識。「新聞記者的名單」也是由這個工團掌管的，所以它有權准許或拒絕新聞記者加入新聞事業。新聞記者的工團曾與新聞記者僱主的工團（即「全國日報主筆的法西斯聯合會」）有過一番交涉，並曾訂定一種有利於新聞記者的契約。新聞記者的工團更成立一個全國新聞記者保險聯合會，由墨索利尼的兄弟阿那爾多（Arnaldo）主持一切；該聯合會的事工很有成功的氣象。現在我們還要提及關於著作人權利的新法律。查這種新法律的通過，雖在新聞記者的工團還未成立以前，但新聞記者的工團對它仍能表示同意，因它很能將著作者舊稿時的情形改正。

第五節 無黨派的出版界

法西斯主義對於新聞界的攻擊，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它必設法感化改組，或收買這反對派的報紙，如果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它便採用比較直接的行動了。有一批在從前創辦而現在已著有聲望的報紙，因為受法西斯黨的壓迫，現在已允許贊助法西斯主義了，但它們並不是法西斯的機關報。此一類報紙中，最著名的當推以下這幾種：（一）在米蘭（Milan）出版的「晚報」；它在以前主張自由主義最力，現在它的銷路還是最廣的；（二）在吐靈（Turin）出版的「出版界」；這報從前也主張自由主義，其規模之大，在全國尤推第二；（三）在羅馬出版的「意大利日報」。這一批尊嚴的和保守性的報紙，在經過革命以後雖然還能存在，但已失去許多傳統的優點和資望了。舊時主持筆政的，大概已被排擠了，一般著名的投稿者也不敢聲張了。除了上述數種報紙外，舊時重要的報紙中，現在還存在的，當推以下這幾種：（一）在佛羅稜薩出版的「國家報」；創立於一八五八年，在多斯加尼（Tuscany）地方曾享過盛名；（二）在那不勒斯（Naples）出版的「南風報」；創立於一八一八年；（三）在羅馬出版的「先鋒報」；創立於一八七八年；（四）

「威尼斯公報」創立於一七四二年（五）在波倫亞（Pologna）出版的「卡林諾殘屑」

意大利新聞聯合社（和北美與法國的新聞聯合社相仿）現在仍然辦得很有精采，它的職務在於把本國的新聞和國際的新聞，寄給那些不能聘用多數通信員的報館。這一個新聞聯合社規模很大，為世界四大新聞社之一。法西斯黨員也知道和它合作，是一件很有利益的事。因為有了這種組織，意政府就可把大批整齊的，經過檢查的政治新聞，發給意大利的各報。此外凡是政府的公報，或有利於法西斯主義的新聞，都由國內外的新聞聯合社隨時發佈，以供各報館的採用。

嚴格的說起來，在意大利是沒有反對派的報紙的。祇有范蒂甘（Vatican）的政治機關報（名「羅馬觀察報」）對於法西斯治下的新制度，仍有公開評論的自由；但它所討論的政治問題，大概是和教會有直接關係的。此外也登載別報所不登的新聞消息，但在登載時並不加上批評。意大利的報界，從痛苦的經驗和觀察方面，已見到這一種事實：在主持放任或歡迎批評的地方，反對的事是不會發生的。在一九二五年，社會主義者所辦的「聯合正義與前進報」共和黨所辦的「共和黨呼聲」和自由黨所辦的「世界報」都被意政府禁止發行。甚至連「晚報」與「意

大利日報」這兩家報紙，也曾有過暫時的停辦。在米蘭刊行的「紀元報」是從反法西斯主義的敵人方面買過來的，並且經過一番改組。一九二六年，在吐靈地方刊行的「出版界」和其他幾個報紙，都曾有過長時期的停辦，幸而現在已有半數以上仍能恢復舊觀，但此後是不再反對法西斯主義了。此外還有一種黃喙報，是一種幽默而帶諷刺性的報紙，因為譏諷法西斯主義的緣故，曾受意政府壓迫，並且在一個時期，它封面上畫着的一個「黃喙」符號，曾被意政府強迫畫上一個大鏈鎖，把這「黃喙」緊緊地鎖住。此後「黃喙」的編者就受到更大的威嚇，終於不能不脫離這個刊物。

第六節 法西斯的報紙

在意大利的各報紙中，最含有法西斯的色彩，而且最有成爲法西斯機關報的可能的，當推蘭地方出版的「意大利民報」和羅馬城所出版的「講壇報」了。前一種報紙，是墨索里尼在一九一四年所創辦的，到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改由他的兄弟阿那爾多 (Arnaldo) 主持。該報對法西斯黨的首領的思想，比較其他各報登載得更爲詳細。它準備反對社會主義者的理論，協助法西

斯主義者去應付教會和國家的問題，並犧牲別國的幸福使意大利能得榮耀。它一方面責備別黨人對於法西斯主義的攻擊，一方面又盡力讚美意大利的新秩序。因為這些緣故，所以該報的勢力比法西斯的其他各報的勢力更大；它的行銷也是非常的廣；它的言論和社評常被別家報紙所引證，並且推重備至。它仍然被人們看作墨索里尼個人發表意見的一種刊物，雖然墨氏在該報的指導方面已極少參加，而且他所發表的意見和政策，有時也有和該刊的言論相左的。「講壇報」這個刊物，便是以前的「國家思想報」，創立於一八八三年，以前是國家主義黨的機關報，現在却成了法西斯主義的一個喉舌了。該刊用濃厚的色彩，來描寫法西斯的統治，對於有關國際的問題事件，常不惜以劍拔弩張的態度，盡力地去應付。它的主持人是台文盛蒂（R. F. Davanzati）。「意大利民報」這刊物所注重的是意大利的內政；「講壇報」仍然不能脫離國家主義者的影響，它所注重的是外交政策。在討論工團主義和經濟的問題時，「講壇報」的言論大概要比「意大利民報」的言論更富於保守性。

和上述兩家報紙的性質相同，而其對於法西斯主義的反映却不能如此準確的，則有以下的

幾種刊物：(一)羅馬的『意大利勞工報』爲法西斯工團主義的機關報，它的銷路很廣，創立於一九二六年，主持者爲羅索尼(E. Rossini)氏；(二)羅馬的『帝國報』它是一種日報，創立於一九二三年，所代表的是帝國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中的未來派；(三)『法西斯政體報』爲法西斯主義的一個先鋒，創立於一九二二年，主持人爲法厲奈西(R. Farinacci)氏；(四)羅馬出版的『台佛蘭日報』創立於一九二四年，是一種法西斯的日報，主持人爲印透蘭地(T. Interlandi)氏。

自成一類的報紙，則有『法令報』它是法西斯黨的一種正式刊物，出版時期無定。它是爲每一個法西斯團體和黨治下的每一個官員和團體而編輯的。它每一期的篇幅約有四頁，內容大致如下：

(一)墨索里尼的言論，大概是在舉行慶祝時所發表的。

(二)關於重要時事的社評，並不登載單純的新聞消息，祇登載法西斯黨對於這件事的正當態度。這些社評如果不由墨氏自己來寫，也大概是受了墨氏的感化纔寫出來的。

(三) 對於黨員的訓詞和對於民團的命令。

(四) 關於黨內的訓練和懲罰的通告，並附刊須受懲戒和懲罰者的名單。

(五) 關於法西斯黨的新聞消息，如升遷，統計數字，和法西斯黨部的活動等。

此外還有幾種屬於法西斯黨的報紙，那便是喜好爭論的和「熱忱爲懷」的意大利週刊了。這一類的周刊，大概是幾個法西斯黨部利用新聞政策的一種辦法，所以內容充滿着強烈的宣傳性，要不然，它們便是幾個野心的法西斯新聞記者的私人報紙了。這一類週刊，多半是其興勃然，發達的速度，猶如雨後的春筍；但也有幾種週刊，因爲言論太不負責，已被政府禁止出版。其中辦理最完善，而內容也最有可觀的，當推塞克爾脫（Curzio Suckert）所辦的「國家勝利報」，蘇斐希（Ardengo Soffici）所辦的「野蠻」和「意大利報」了。這些刊物上所登的言論和爭論之詞，大都是擁護法西斯主義的；所以當「抗國教運動」正在進行的時節，它們是有相當的勢力的，一般「統一派」和「呼聲派」的法西斯主義者，也都歸順在它們的旗幟之下。在羅馬還有兩種性質相同的報紙，在當時也很有相當之勢力：一種是「土著」，主持人爲曼淨尼（Renato Manzini）。

氏另一種是『羅馬法西斯報』由軋格聯蒙蒂 (Umberto Guglielmotti) 氏主編。此外在各省的大城市中，也都刊行這一類報紙：如彬尼 (Giorgio Pini) 所編的『攻擊報』高戈李尼 (Pietro Gorgolini) 所編的『國民報』佛羅稜陸 地方 (Florence) 出版的『法西斯作戰報』和施攀姆 潘奈陀 (Bruno Spampanato) 所編的『政體報』等。

第七節 法西斯主義和定期刊

法西斯主義對於雜誌的把持，如同它對於日報的把持一樣。有許多種定期刊物，都是法西斯主義的產物。就事實而論，在今日所出版的各雜誌中，祇有極少數的幾種（如科學雜誌之類）是在法西斯革命成功以前已存在的。這些已出版的雜誌，可分以下的三大類：（甲）政治性的雜誌，目的在宣傳法西斯主義的學說；（乙）半科學的雜誌；（丙）文學的、藝術的、和通俗的雜誌。

在第一類雜誌中，最重要的一種便是『教主政治』。它是一種月刊，是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一年所創辦的，發行的地點在米蘭。現在改由墨氏舊同事和爲他作傳記的沙佛蒂 (M. Sarfatti) 主持一切了。這個月刊，常登重要人物所作關於政事和主義的論著，所以很受一般讀者的歡迎。和上

述這月刊的性質相同的，則有『法西斯批評』雙週刊（一九二二年創刊），主持人即社團部長鮑泰（G. Bottai）氏。態度比較莊嚴和傲慢，而學術的意味也比較濃厚的，則有國家主義者的『政治』雙月刊。該刊在戰事以後纔創辦，創辦人爲顧保勒（F. Coppola）和洛科（A. Rocco）二氏。該刊的目的，在於恢復意大利有力的外交政策。它的大部分言論，雖代表國家主義派的意思，但是在它的投稿人中間，也有不少知名之士。此外如『意大利評論』雜誌和『解釋』新聞雜誌等，其性質就略有不同，而其所登載的大半爲國家主義派的宣傳品。

在半科學性的雜誌中，也有幾種值得提起的刊物，其目的在於使法西斯主義通俗化。例如有三種定期刊，專門討論工團主義和社團的組織。社團部曾辦了一個機關報，名叫『勞工法』（一九二七年創刊）內容係從法律方面討論工團主義，主持人爲社團部部长鮑泰（G. Bottai）氏。『社團的國家』這刊物，係在一九二六年所創刊，主持人爲考斯泰瑪那（C. Costamagna）氏。係意大利工團主義專門家之一。『種族報』係在一九二三年所創刊，主持人爲羅索尼（Rossoni）氏。該刊所刊登的，大概是工人們感覺興趣的工團消息，和爲一般人所愛讀的普通論文。

比較沒有專門性的刊物，則有「教育的法西斯報」（一九二五年創刊）和「獅報」及「法律政治經濟新聞」（一九二七年創刊），由黨內的理想家和自由主義的分子所發行，主持人爲真太爾（G. Gentile），斯比立陀（Ugo Spirito）和羅頊（L. Russo）等幾個人。這幾個刊物都登載專門的論文，內容討論法西斯的哲學和歷史。「教育」這個刊物，是法西斯文化研究院的機關報，而研究院的主持人便是真泰爾；真氏利用他的哲學思想和教育理論，支配社內的一切事務。該機關報更刊登高等的宣傳品，很能吸引法西斯黨的智識者。「新生活」（一九二五年創刊）係法西斯的波倫亞（Bologna）大學所發行，而由賽泰（G. Saitta）氏爲主持人。它是一種學生的刊物，內容注重智識和學術，但議論和思想方面却未甚成熟。

在藝術的刊物中，我們不妨提及「圖畫展覽」（一九二六年創刊）和「奧古斯督」（一九二五年創刊）；在文學雜誌中，我們不妨提及「文藝市場」（一九二五年創刊）和「九〇〇」（一九二六年創刊）——這些都由法西斯主義者所主持。法西斯的藝術家和著作家，在這些刊物中極受人們熱烈的贊許，但這些刊物的法西斯色彩，比較上還不及政治刊物那樣濃厚。

歷書和月份牌，如同「意大利民報」一般，也是有力量的宣傳品；因為在曆本上面，可以刊印一年中重要的節期和紀念日，並可加上一些簡單的說明。這樣一來，意大利的「現代史」似乎變成了墨索里尼個人的傳記了，而所謂曆書和月份牌等，就成為法西斯主義者勝利的紀錄了。

論到小冊、傳單、圖章、和招貼等類的宣傳品，因為種類過於繁多，要把它們來詳細討論，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們祇能這樣說：在意大利招貼是一種舊式的，而流行很廣的宣傳品；那些有關愛國的傳單，種類也是很繁多的，紙張的彩色有紅、有白、有綠，內容很富於情感作用，全國各地的大建築物上都有它們的蹤跡，故能引起民衆的注意。在日報的勢力所未及的小鄉村，和不識字者較多的區域內，這些傳單對於民衆都很有意義。凡特別發生的事件，國內特別的慶祝，和政府所頒佈的命令等等，都可用這種方法使民衆周知。

第八節 法西斯主義者所刊行的書籍

法西斯主義者不但利用多種雜誌去解釋、擁護，並宣傳他們的主義，並且計劃每年出版大批的書籍，以為宣傳主義時的一種助力。凡是重要的書局，大都隨時刊行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書籍若

千種；此外更有一部分書局，專門刊行這一類書籍。其中最傑出的書局，要算「斧與桿書店」了。它是法西斯黨在一九二七年所設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爲「法西斯各項文化的中心，以滿足意大利人和外國人追蹤法西斯思想發展之一種熱望。」這個書局直接受黨的指揮，它的董事長便是法西斯黨的書記杜蘭蒂（Turati）氏；它組織了一個專門的指導會議，指導內部的一切事宜，會內的委員由七個全國聯合會的會長組織而成，而由墨索里尼爲該委員會的主席。這個書局已經出版書籍多種，如墨索里尼演講集，杜蘭蒂演講集，法西斯改革運動淺說，（內容有關於財政的、經濟的、教育的、專供民衆閱讀之用。）和法西斯主義的歷史等。就大概而論，這一類書籍都是用作對民衆宣傳的工具，都充滿着濃厚的法西斯色彩。但其中也很有幾種學術性質的和批評性質的著作。這『斧與桿書局』也出版幾種定期刊，其中最重要的爲：（一）法西斯黨的機關報『法令報』；（二）『法西斯傳述月刊』（一九二八年創刊）；（三）旅行雜誌（Turismo d'Italia）；（四）『意大利法西斯年刊』共計二十頁，內容將法西斯意大利每年的狀況，加以概括的敘述，尙覺詳盡（一九二八年創刊）。該書局爲一種高等的書局，對於顧客所盡的服役，也是很高尚的。它設立在羅馬

城的中心地點，有很莊麗的會所；它的支店則設立在米蘭，都是設備很完美，並能供給各項關於法西斯主義的出版物。

這個書局，是法西斯黨直接管治之下的唯一書局。但此外專門出版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書籍的，也很有幾家。在這幾家中，「呼聲」書店許是重要的一家。這「呼聲」書店便是柏李曹立尼的「呼聲雜誌」的繼起者，所以它的內容中很帶着一些呼聲運動的政治性和文學性。它的主持人是蘇革爾脫 (C. Suckert)。「呼聲」書局也刊行幾種定期刊，同時發行許多種性質比較嚴重，而專門討論法西斯主義的書籍。至於編輯法西斯主義書籍之傑出的編輯人，則有下列的幾位：即阿爾卑斯 (Alps)，彭破蘭特 (Bemporad)，和嘉俾立 (Capelli) 等數人。

第九節 法西斯主義者怎樣利用電影

法西斯主義者的政策，原想取得對於民衆思想有相當影響之機關的贊助；根據了這樣的政策，他們就要設法管治活動電影的攝製、發行和映演了。我們知道電影原是一種重要的宣傳工具，它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現在意大利全國共有電影院三千二百五十六家，平均每天觀電影的

人約有二、五〇〇、〇〇〇人。所以電影事業很能給法西斯主義者以一種不能錯失的機會。在以前，意大利人所映演的影片，大部分是外國公司的出品，因為那時的意大利還沒有重要的製片公司。到了一九二四年，有人設立一家私人的製片公司，目的在注重教育影片，這就使法西斯主義者獲得一極好的機會。在同年九月，這個公司重新組織，改稱教育影片聯合公司，公司的股票大都為半政府性的團體所購去。這個新組織是「一個有關文化和意大利化的機關。」它的事工在於散佈「文化的、教育的、科學的和宣傳性的影片。」為增加這個新公司的資望，並使它劃歸國家管理起見，意政府就下兩道命令，宣佈這個公司為國家的正式電影機關，一方面又將這公司的職務劃分清楚，使組織方面條理井然，辦事有效率，此外又給它一個更正式的名稱，叫作「全國光明社。」

該社的宗旨是在供給教育影片和政治影片，以備國內外人士隨時映演之用。為求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公司內部就分設幾個特別的部分，攝製各類的影片。內有一個部分，專門攝製有關農業、工業、藝術、宗教、國家文化、中等教育、軍事教育和宣傳、旅行和海上宣傳、衛生、和國外宣傳等項的影片。此外又特別注意政治性的宣傳，雖然公司方面尚未設立這一個部分。自從此項分部計劃實現

以後，公司方面已分別攝成大批的影片。例如農業部已按照國內不同的情形，攝成關於栽種穀類的影片若干種。工業部也根據特定的計劃，攝製關於種棉、織絲、造鐵路和建築水電廠等影片。藝術部則盡力攝製關於國內古跡的影片。旅行部則按照原定計劃，攝製關於國內風景、新造商船和港口建築等影片。

使我們特別感覺興趣的，則爲軍事教育和宣傳股所攝製的有關政治和國家的影片。這些影片的宗旨，在於灌輸專門的軍事教育；在於把意大利軍隊在大戰中所得的榮譽告訴一般民衆；在於攝製戰事的影片，以與外國的戰事影片競爭；在於用間接的方法把將來大戰中未能預料的事件暗示給一般民衆。此外又攝製關於放礮、用軍器、軍隊在大戰中的任務、軍艦上的生活、和民團生活等等題材的影片，以後一大批更含有政治性的影片，其目的乃在於解答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已作了什麼事，現在是在作什麼，並計劃作什麼……這一類問題。那題爲「民團」的一張影片，其目的不但在使軍事主義平民化，並且使民衆知道法西斯黨的實力。關於意大利的殖民問題，已在「羅馬的歸來」和「我們的殖民地」這兩張影片上有過相當的應付。「意大利」這

影片，旨在提倡人民的愛國，而「新生活」這片子則在表顯法西斯黨的革新事業。此外如關於少年團體（少年團和前衛隊）、夏令營、和軍事教育等題材，亦已先後攝成影片多種。特別要重的事，如北極的探險，長途的飛行，法西斯的招募日，意王和太子的遊歷，重要的慶祝，和運動會等等，都是當場攝製的。在製片以後，隨即分發各地，給民衆放映，使能得到新鮮的印象。關於墨索里尼的影片，尤能引起一般民衆的注意。每當墨氏在公衆場所出現時，他的一舉一動無不爲攝影家攝成影片。有一張題爲「領袖」的影片，就是這一類的影片，它無論在國內國外都有很好的銷路。

「光明社」在短時期內的發展，是極可注意的一件事。它已成立一種國際性的星期新聞片，和國外主要的製片公司訂立合同，並在羅馬設立一個教育影片國際會社，作爲國際聯盟的一個機關。它已獲得劇場經理和政府的特別贊助。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商業影片的全國工團曾有這樣的表決：全國各影戲院必須放映「光明社」的出品。意政府接受這樣的提議，並通令全國各影戲院每天放映該公司的影片一張。在當時，要充分實行這樣的法令，是不很可能的，但現在全國三千家的影戲院，每天都在放映該影片公司的出品了；這樣計算起來，每年就該放映影片一、五

〇〇、〇〇〇米突。爲使不進戲院的市民都能欣賞這樣的影片起見，該影片公司更發起組織遊行電影院，其法係在大汽車上裝上必要的機件和電力的設備。這種遊行的電影院，現在共有二十家。在初次試行的四個月內，它們共映電影二、五〇〇次，觀衆約自六百萬至七百萬人。

「光明社」也使外國人逐漸感覺它的重要性。該影片公司自和國外的製片者訂約以後，就可把出品的一部分源源地往外國輸出去。該影片公司除在商業的立場把大批影片輸出到外國以外，更將大批的影片裝運到外國去，作爲純粹的宣傳品。綜計在一九二六年內，該影片公司曾將一二〇、〇〇〇米突的影片運到外國去，完全不收費用。這一種活動，在瑞士特別的顯著，因爲在一九二六年瑞士一國獨得該項影片二、四〇〇米突。該公司又特備遊行攝影機兩架，一架在亞爾白尼亞（Albania），另一架在錫厲奈加（Gyrenaica），爲當地人士義務放映，不收費用。

第十章 各種愛國團體

第一節 法西斯的少年團體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三日，墨索里尼在法西斯黨的最高會議席上演說，內有一段這樣說：「每一個優秀的法西斯黨員都知道黨的生命所以能存在，是由於它有舊時的黑衫者；他們曾用沉着的精神，應付本國歷史上最殘暴和最嚴重的鬪爭。一個黨對於它的前途不能有什麼把握，除非它能把所徵募的人員聯合起來，組織起來；除非少年人的手臂和心神能為新的戰勝有所準備。」

墨氏在這幾句話裏，把每一個意大利人的信仰說出來，這信仰是這樣的：在下一代，法西斯主義的前途大半要依賴少年人的教育。法西斯的統治者因為感覺這個基本原則的重要，就竭力組織少年團體，現在這團體的團員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凡在國內足以和它們競爭的少年團體（如天主教的童子軍）已全數為意政府所解散了，這是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的事。法西斯主義

者，所以要解散這些團體，其理由大致如下：（一）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團體是純粹屬於意大利的，它也能使意大利得滿足；（二）童子軍的組織中已感染了民主政治的思想；（三）法西斯黨以外的團體所灌輸的軍事教育，對於法西斯的統治或許有若干的危險性。因為這幾個原因，法西斯主義者對於意大利的一般少年，就不得不操專利的管理權了。

在黑衫黨進兵羅馬以後，就立刻設法把意大利的童子和少年——即曾贊助法西斯運動的一般少年——組織起來。結果一般比較成熟的少年就去加入民團；青春期的少年就去加入「前衛隊」或年齡最幼的兒童則去加入「少年團」。往後「前衛隊」和「少年團」就取得它們自己的特性。它們的職責在於使年輕的意大利人獲得體育的、法西斯的、愛國的、和軍事性的教育。

一九二五年，「少年團」和「前衛隊」開始成爲法西斯政治團體的主要部分。在兩年以後，因爲黨員人數過多，任何人都不准入黨，祇有從「前衛隊」裏升起來的少年，纔許入黨。升選的禮節，每年舉行一次，那是在「戰鬥者的法西斯黨部」的週年紀念時舉行的。按照黨內的規定，凡是「少年團」中年齡最長的兒童得入「前衛隊」；而「前衛隊」中年齡最長的兒童得入民團和法西

斯黨。當少年加入民團時，須經宣誓的手續（宣誓文詳本書第六章）經過宣言後，得領取長槍一枝，作為他效忠於黨的一種標記，和完成他的「職務」的一種工具。

在法西斯的招募日，黨員等常有盛大的愛國舉動。在一九二八年的紀念日上，墨索里尼曾對黨員作如下的演說：

「全意大利的黑衫黨啊！

「今日是意大利戰鬪者的法西斯黨部成立後第九年的周年紀念。諸位當然會用自己的記憶和行動去慶祝這個紀念日。現在已有八萬個意大利人的兒子，加入黨治下極有力量的政治團體和軍事團體。

「前衛隊的隊員們啊！

「法西斯主義的健將秉特完備博愛的精神，和快樂的自負，是在等候諸位。當諸位接受黨徽和民團的長槍時，應當感覺驕傲和得意。這兩重的獻誠行為使諸位成為黨治下的國民，和國家的兵士。

「黑衫黨啊！」

「一年一年地這樣過去以後，金字塔的根基就越發擴大了。於是黨治的範圍和本國的界線就愈見適合了。」有大批的少年，加入其他人數更大的團體。也有數百萬人成爲法西斯革命運動的武裝的保證人。

「請大聲呼喊著醒覺的戰後軍團和小隊伍者的呼喊，向一般執着從吏的杖的新進少年行致敬禮！」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所頒布的法令，使「少年團」和「前衛隊」取得了法律上的地位。於是政府方面就設法組織一全國基本少年團，以提倡少年的體育教育和道德教育。這個全國基本少年團的組成分子，便是「少年團」（自八歲至十四歲的兒童）和「前衛隊」（自十四至十八歲的兒童）。因爲受了這個新組織的刺激，這兩個團體的人數都有迅速的增加。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加入「前衛隊」的共有四三〇、〇〇〇人；加入「少年團」的則不下五九〇、〇〇〇人。

少年團體的宗旨，在於「從物質和精神方面訓練一般的兒童，使他們能適合意大利生活的一種新程序。」爲使法西斯的原理能夠實施起見，黨內的領袖十之九是法西斯民團的職員。黨的方面更設法使兒童受法西斯主義的感化。它按照羅馬軍隊的辦法，把兒童組成若干的小隊，若干的百人隊，和若干的團。他們的制服不外乎黑衫、黑帽、和綠灰色的褲。他們也接受正式的「全國少年團事業活動會刊」和「意大利民報的少年團刊物」。他們赴演講會聽講，也參加熱烈的愛國行動。（如在法西斯的招募日所表顯的）此外黨的方面也刊印大批的書籍，供兒童們隨時閱讀之用。

從各方面看來，意大利的兒童乃是「具體而微」的成人的法西斯主義者。兒童們所受的一部分教育，完全是軍事性的。爲求適應新意大利的情形起見，他們必須受嚴厲的軍事訓練，必須用羅馬人的方式，向上級人員行致敬禮。他們必須按照兵士的步法去步行；必須有兵士那樣的服從精神；否則難免受軍法的處罰。在「前衛隊」中，隊員必須受嚴厲的軍事教育，以爲加入正式軍隊的準備。爲使體育的發展不致於疏忽起見，每個地方的少年團都有一個運動場，即使自己沒有，也

必設法使它能享用一個場地。因此軍隊和軍隊之間就時常舉行徑賽；此外每年又舉行全國運動會一次。在暑期中，他們仿照美國童子營的方式，組織若干的童子營，但是它的性質却比較的傾向於軍事方面。在那時候，海上的航行也是兒童們可以享受的一種生活。

法西斯黨對於兒童的訓練固然很注意，但是對於少女的訓練也未見疏忽。例如在過去數年內，我們已見到少女團體的發展，如「幼女團」是和「少年團」相似的，「少女團」是和「前衛隊」相像的。它們的目的是在把下列幾項告訴意大利的少女：

一、完成她們做女兒，做姊妹，做學生，和做朋友的本分，即使在身體疲乏的時候，也應當表示愉快和歡迎的態度。

二、服務國家，認國家為她的更大的母親，為一切優秀的意大利人的母親。

三、愛意大利的領袖，因他能使意大利更強六。

四、愉快地服役在他上面的人。

五、有膽量排斥那些進惡意的勸告，並譏笑誠實者的人。

六、操練身體，使它能抵抗身體上的疲乏，能養成不顯示痛苦之精神。

七、厭惡愚蠢的虛榮，愛惜美麗的事物。

八、喜愛工作，因工作就是生命。

爲求達到上述的目的起見，少女的團體曾採用「少年團」和「前衛隊」的辦法。少女們都穿着制服，白的外衣、黑的短裙、白的襪、和黑的鞋。她們也受體育教育；夏天也到夏令營去；也有人用演講的方法，教她們以法西斯主義的內容。她們不參加男童所參加的軍事操練；但爲激發她們的愛國心起見，她們也時常出去參觀有關戰事的紀念碑，也去觀看愛國的影片，並聽國家主義者的演講。在一九二八年，「少女團」共有團員四九、七五〇人；「幼女團」則有團員二三八、三三三人。

第二節 社會幸福事業的團體

嚴格的講起來，社會幸福事業的團體不能算爲愛國的團體。回憶在大戰以後，瑪利歐嘉尼（Mario Giannì）在羅馬辦了一種模糊的報紙，名字叫作杜波勒伐羅（Dopolavorè），它的目的在

鼓勵工人用適當的辦法，利用他們的閒暇。後來這種報紙竟變成一種像青年會那樣的工人會社。以後又被法西斯黨所接收，且被視為該黨吸收和援助低級社會的一部分計劃。

杜波勒伐羅已成為一個半公開的團體，它擁有團員二七八、三〇八人，約佔全意大利勞動民衆的百分之三九·二五。杜波勒伐羅這團體所擔任的職務，也就是其他同性質的團體所擔任的職務。它提倡各項運動，組織遠足隊，建造戲院，在工人中組織戲劇團，訓練絃樂隊和唱詩班，設立文化的和職業性的夜校，並映演活動電影。現在大小各市鎮中，大都已有杜波勒伐羅的組織，此外另設立許多支會，它們所注重的工作，大都使團員們最感興趣。按照一九二七年的統計，團員中參加各項運動的，佔總數百分之六二·三七；參加各項娛樂的，佔總數百分之三四·七五；參加遠足會的，佔總數百分之二七·一二；加入夜校的，佔總數百分之二五·三〇；加入戲劇團的，佔總數百分之十六·三八；加入音樂會的，佔總數百分之十六·三八。這些數字不是毫無意義的，乃是以事實為根據的。杜波勒伐羅這團體，在意大利的工人生活中有極大的影響；它的體育運動在全國之中已有相當的地位；它的會長亞握斯泰（Aosta）公爵，已被黨書記杜蘭蒂（Turatti）氏取而代之。

了；經過這樣的支配，無論是總部的職員或地方的職員，就都有法西斯主義的精神了。

第三節 全國婦孺保養會

全國婦孺保養會是由法西斯黨所創立，目的是在把各項社會幸福事業集中起來，整個地由黨來支配；同時黨的方面也指定一部分強迫收取的工團費，作為該保養會的經常費。法西斯主義者對於本國人口的增加是很感興趣的，他們不但設法增加人民的生產率，對於嬰兒的保養也是很注意的。所以這個保養會的成立，不過是「大」意大利人口擴大運動的一部分而已。

第四節 戶外運動

自從法西斯主義佔了勢力以後，意大利的戶外運動就取得一種新的生命了。在每一個活動的區域內，幾乎都能見到關於這個事實的證據。例如少年團體和杜海勒伐羅這些團體，早已有了供體育教育之用的廣大場地。又如法西斯大學中的學生團體，比較更專門的體育會，和軍隊中的兵士，也都取得了上述的待遇。意大利的軍事長官從大戰中得到經驗，知道兵士們完備的體育訓練，在戰事下的關係是極其重大的。結果戶外運動在意大利的軍事訓練中就佔上一個很重要的

地位。此外意政府又設立一個體育教師養成學校，專為國內的陸海軍造就多數體育教師。

監察這一切體育活動的總機關，便是意大利全國歐林比克委員會。法西斯主義者起初想用全國體育教育協會去提倡戶外的運動，但結果未見優美，所以現在政府方面已改變計劃，盡力去贊助歐林比克委員會了。政府已將從公眾表現方面所取得的稅款三分之一，捐助這個歐林比克委員會，並盡力鼓勵該委員會建築新的競技場和體育館。結果他們就在波倫亞 (Bologna)地方建造一座規模宏偉的競技場，又在羅馬設立一個體育教師養成學校，意大利的體育家也已經到政府方面精神上的贊助。一九二八年，意大利參加歐林比克運動大會的運動員正在預備出發時，法西斯黨的黨書記就對這般運動員作動人的演說，並激勵他們按照法西斯主義者的方式，盡力為祖國爭得光榮。

意大利自注重戶外運動以來，已造成若干顯著的成績。例如近年來意大利的足球隊已可列為世界最強足球隊之一；它的網球隊在一九二八年夏曾奪得台維斯杯賽歐洲一帶的決賽權。就大概情形而論，我們已能從意大利青年的身上，看出他們是受了體育教育的影響。法西斯主義者

會這樣說：一個健康的國家就是一個較強的國家，他們所以盡力提倡體育，原因就在這裏了。

第五節 退職軍人會

另有一個愛國的和慈善性的團體，叫作全國退職軍人協會，它創立於一九一九年，在一九二三年曾有過一番改組。這個協會的宗旨，在於保持國人對於退職軍人的崇拜，保持國人對於戰事的熱烈的記憶，使多數陣亡的英雄能得永久的榮耀，此外又隨時給以經濟上的援助。這個協會對於曾經參戰的軍人，一律表示歡迎。在一九二七年，它共有國內會員四六九、六七一人，國外會員八九一六人。在法西斯主義者初握政權的時代，這個協會對於政府不但不會表示友誼的態度，反而參加一九二四年反對者亞西西（Assisi）地方所召開的會議。一九二五年三月，這個團體開始受法西斯主義者的管束，並由墨索里尼委定一「三頭會議」負責主持該會會務。該協會曾在一九二七年召集一個全國會議，會中通過如下的決議：

「我們感覺全國退職軍人協會是大戰時的犧牲精神和英雄主義的保持者。它終於使戰場中的意大利人的精神、意向、熱忱、和情感等融和起來，成爲愛國教育和物質援助的一種有效

工具，這樣一來，它就成爲國家和政府處身於每一種危境時之一種活動的和能夠工作的力量了。

「本協會頗對法西斯意大利的創造者和首領墨索里尼謹獻我們的服役、孝尊和專誠，並準備聽從首領的徵召，作各樣的犧牲，並表示一切勇毅的行爲……」

該協會除含有愛國性和軍事性以外，又與全國退職軍人協濟會合作，辦理幾項重要的社會工作。（按該協濟會成立於一九一七年，性質本來不很活動，但是到了一九一九年夏，方始活動起來。）這些會社準備一些貸借的款子，以便借給一般退職的軍人，此外又開辦職業學校，爲他們作法律的顧問，又爲他們預防癆病和瘧疾，並和其他機關合作，促進衛生方面的改革，並援助窮困的軍人。

就著者個人的觀察，對於退職軍人最關緊要的一種工作，便是農業性的工作了，這也是全國退職軍人協濟會所辦理的一種工作。該協濟會所有世襲的財產，價值不下意幣三萬五千萬里拉之多；它所有擁的土地不下五〇〇〇〇意畝，其中已有半數分段售給退職軍人，而另外的一半則

由協濟會設法放水或予以灌溉。協濟會已在這種工作上化費意幣八千萬里拉。此外爲改進農業起見，曾利用演講和電影的方法，對一般從事種植的軍人灌輸農業智識。該會又設法使意大利的一小部分成爲退職軍人的殖民地，因此它就鼓勵退職軍人到南提羅爾(S. Tyrol)去，把意大利的語言傳播到說德文的人民中去，一方面又鼓勵他們移殖到意大利南部的荒僻區域中去。這樣一來，一般退職軍人不但得到援助，而且也受了主義的感化，這對於國家的精神和經濟方面，都有相當的貢獻。

還有一個有關退職軍人的團體，叫作全國殘廢軍人協會，它的會員祇限制於一般在戰事中受傷的軍人。這一個團體的組織雖不受黨政治的支配，在理論上也不屬於法西斯黨的，但它倒是很愛國的。它的宗旨有以下三項：(甲)「使一般受傷的軍人能爲犧牲感覺驕傲，並能在愛國一方面引起一種博愛的精神；(乙)使民衆能引起一種適宜於「國家的偉大命運」的職務觀；(丙)用種種引起社會團結的方法，給予會員以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援助……」在戰事將近結束的最後幾個月內，該協會的行動委員對於維持前線作戰軍隊的精神一節，貢獻殊多。自從戰事發生後，

該協會就在三〇〇、〇〇〇會員中進行一種無止息的愛國宣傳運動。又因為該協會的努力，養老金的問題就得到滿意的解決。該協會的會長名叫台爾克羅克斯（Delcroix），曾在戰役中遭失明之痛，但他在今日的意大利，仍不失為一個最有辨才，最爲人民所歡迎的演說家。

第十一章 符號與傳說的效用

第一節 政治的符號

法西斯主義所以能在短時期內勃然而興，並且能起而掌握政權，其中的一個主因就在於能利用政治的符號和民族的傳說，以引起民衆的想像力。這些符號和傳說，事實上是一種純正的宗教並且能運用一切崇拜的儀式。這一點，我們已在上文討論過了，因它對於天主教和羅馬教會均有直接的關係。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法西斯主義者用以把握住人民的想像力，而事實上却又比較近於世俗，且含有政治性的一些符號了。

‘Fascio’，這個字的含義，本來是很純潔的。它有兩種的意義：第一，它是一個無色彩的名詞，和「團」、「隊」、「俱樂部」、「派」等這些字的意義相同，表示它們是沒有政治性和軍事性的團體。所謂法西的團體，不過是若干青年爲特種使命而結合的一些團體而已。但是法西的團體也

可分成若干派別：如主戰派（一九一五年）、未來派、革命派、和國家派等。法西斯主義在初次成立的時期，不過是一種非政治性的地方團體的運動，而當時諸團員結合的目的也並不是為政治的行動。在那時，它在精神上還是「反黨派」的。所以當一九二一年團體的領袖們決定把這種運動改成政黨時，團員們曾有過激烈的反對。嚴格地說起來，「法西斯黨」這一個名詞中，也不免有前後矛盾的地方。

第11, 'Fascio', 這個字，嚴格的說起來，是指一大捆的桿，把一把斧頭包圍起來的意思；這一種桿，是從前羅馬的從吏在手中所執着，表示他的威權、訓練、和權力等等。這一種桿是為對付稍為倔強一些的人，而斧頭則為對付一般犯了重罪的人。他們所以採用這一種符號，原來是為在字面上表示尚武的精神；但往後這個名詞裏所包含的威權和訓練等含義，却迅速地佔上了優勢。這樣一來，這個符號裏所暗示的，不外乎威權之合法的原則，和「受訓練的行動為政治權力和政治結合之最後的基礎」等一類的思想。因此他們就聯帶地想起，凡是身為首領的人，必須手中執着一條桿，表示他的權威和力量。當法西斯主義者在議會中彼此競爭時，他們就利用這條桿來作黨的

符號，但是黨員却時常反對這種決議，以為在理論上「桿」永遠不能作為黨的符號，因為它所代表的是一個聯合的民族權威。到了進兵羅馬以後，這種思想就一直保持下去，並且採用了「Fascist」這個形容字，因他們認「Fasciat」這一個字的含義，比「Nationalist」這個字的含義更寬廣。他們也用「Fasciat」這個字去代表一種聯合的，只感覺一個「國家意志」的民族意念。因此，凡是政府的機關和官員的團體，都一概被稱為「Fascist」。到了一九二七年，他們更採用「桿」為國家的符號，和國旗立於平等的地位。這一種符號，必須在一切公文上和各項的政治紀念日中表彰出來。後來這一種符號，更時常被用在藝術的圖案中，被用作無數法西斯刊物的封面上，被雕刻在凱旋的牌坊上，被鑲造在公衆的建築物上。如羅馬勞工事務所和「斧與桿書店」的房屋上所繪的「桿」的符號，便是顯例了。

黨徽或黨章祇准百萬左右的黨員佩帶。黨徽是用金質製成的，上面刻着「桿」的形式，底面印上三種顏色。法西斯工團聯合會的會員，也佩着同樣的金章，但金章上所繪着的不是「桿」形，而是一張意大利的地圖。後來這「桿」的形式，經過法律的規定，不能在非正式的場所任意使用。

現在人民的入黨既被限制，所以佩帶黨徽就被視為一件有光榮的事。凡是政治家和政府的官員，都應當在重要時節佩帶這一種黨徽。

與「桿」的符號的地位相等的，則為法西團體內所用的黑旗。這一種小旗，是從戰後的軍團（由鄧南遮 d'Annunzio 統率）那裏奪過來的。在理論上，這種小旗應當被尊為國旗，但是事實上它所得到的尊敬總及不到三色旗的威風。當法西黨員結隊遊行的時節，他們很希望民衆對於行經其地的黑色軍旗和小旗能脫帽致敬。

第二節 法西斯黨員的制服和儀式

法西斯民團的制服係仿照戰後軍團的制服。查當日的瑪志尼氏所以發起叫他的徒黨穿黑衫，原是為對國家表示哀悼的意思。但是戰後軍團却把穿黑衫當作國人的熱忱和軍事勇敢的一種標記了。按照當時的習慣，穿了一件黑衫，打上黑領結以後，又須帶上一頂土耳其帽，到了現在，這種帽子仍是人民正當的頭飾。但最普通的一種頭飾，便是在服役時所戴的一種帽子；這種帽子和戰時駐紮在阿爾卑斯山的軍隊所戴的帽子相仿。制服的顏色是棕褐色的，像仿照軍隊和民團的

制服所製成的。帽上又鑲上三角形的細條，其用意在於分別等級。法西斯的民團的制服是很輕便的，但在輕便之中又帶着一些嚴厲性。他們束上黑色的皮帶，佩帶自動的手鎗。大多數的黨員，對於自己的服裝往往自鳴得意。但是制服在平時是不穿的，祇有在動員或遊行時方始穿上。黑衫在意大利是很通行的，連一般平民也很喜歡穿它。

法西斯少年團體的制服是和法西斯民團的制服相仿的。少女們所穿的，不外乎黑衫和白褲，（上有黑色的標記）白的手套和黑的小帽。她們時常穿着制服，排着隊伍，步行上學校去，把隨身所帶的書本前後擺動，很有一種軍人的意味，和健美的體態。遠足隊和步行，在意大利是很通行，它們的方式是和美國的男童子軍、女童子軍相仿的。

法西斯黨員所行的敬禮，似乎把當日羅馬的敬禮恢復過來了。黨員在行敬禮時，先將手臂向前伸出，再後伸高到四十五度，那時的手掌也伸得很直。在行敬禮時，有的人的姿勢是很莊嚴的，有的人的舉動却過分用力，或覺得遲鈍而沒有方式。前一種舉動，時常在少年人中間見到，後一種舉動，在政治家和官員中間是很通行的。公衆機關的司關和脚夫，也時常有這樣的習慣，他們的舉動

又是很可笑的。在行敬禮時，姿勢最佳的，當推大隊兵士或公衆集會時民衆所行的敬禮了。

民衆在行敬禮後，往往繼之以極有力量的歡呼：「哎！哎！啊，啦啦，」聲勢雄壯而高亢，猶如大學生的歡呼。法西斯黨員也唱黨歌，內有一首的題目叫作「少年」，是一首嬉喜而帶逸樂性質的學生歌，這是在有了戰事以後纔通行的。這首歌也是一首很好的進行曲，只可惜歌中英毅奮發的詞句，不宜於作進行曲之用吧了。

法西斯黨的當局，曾設法擬訂十誠和信條等項，以便黨員隨時遵守，但人們却認爲十誠的性質太褻瀆，不便於採用。此外黨部也常爲黨員編印各種袖珍本和手冊，希望能感化黨員的精神。至於爲前衛隊所編印的袖珍本和手冊等，爲數是更多了。

第三節 放假日和慶祝日

法西斯黨員也仿照法國革命領袖的辦法，編成一種法西斯的日歷。「法西斯年」的第一年，是從一九二二年十月開始的。這第一年的「一」字，是用羅馬數字中的「I」字來代表；第二、三年和第三、四年中的兩個數字，也照樣寫上「II」「III」等字樣，不過在「法西斯年」的前

面，則又寫上基督教的年份。現在意大利的一切公文上，必須把「法西斯年」的年份寫上。

法西斯黨員又在這個日歷上添上幾個放假和慶祝的日子，現在且把那些日子分述如下：

(一)十月二十八日爲進兵羅馬的週年紀念。在那一天，法西斯黨員便結隊遊行，表示盛大慶祝的意思。一方面他們又令大隊黨員在羅馬的圓劇場集合，表示慶祝；在集合以後，便結隊步行到「圓柱的大廳」中去，恭聽黨魁墨索里尼的演說。在那一天，意大利全國祇有墨氏的演說是許可的，其餘的人一概不准演說。又那一天的放假，是專爲法西斯民團慶祝紀念日之用的。此外還有幾個軍事性質的放假日，也值得我們的注意。

(二)法西斯的招募日，是在和三月二十三日最接近的一個星期日。在這一天，凡由前衛隊畢業的少年，都可升入法西斯黨部。凡入黨的符號，黨員的黨證，以及來福鎗（這是表示已加入民團）等，都是在那一天發給入團的少年的。就大概而論，這一天是專爲少年團體慶祝紀念日之用的。那重要的慶祝典禮是在羅馬的民衆大廳舉行的。在那邊有中央黨部領袖辦公的地點，所以慶祝的性質也比較的嚴重一些。

(三) 四月二十一日是羅馬的誕生日，也是法西斯的勞工日，這是替代被禁的「五一」節的。在這一天，意大利的各工團都舉行遊行、演講、和慶祝等，以資紀念。

除了這一些新添的法西斯慶祝日外，還有幾個有傳統性的愛國紀念日，也都舉行放假。例如每年六月的第一星期日，是意大利的統一紀念日，那一天有大隊兵士列隊步行，表示慶祝。十一月四日是世界大戰勝利的紀念日；十一月十一日為大戰的休戰日。又在意王的誕生日，意國的軍隊也舉行同樣的慶祝；在意后的誕生日，意大利各地也舉行相當的慶祝。又如九月二十日是佔領羅馬的週年紀念，五月二十四為宣戰的週年紀念，這些在愛國的日子歷上都比較的不很重要。現在有一種趨勢，要想利用純粹法西斯的紀念日去壓抑民衆對於舊時紀念日的熱忱，這種趨勢，究竟能成功到什麼地步，現在還是不能斷言的。不過有一件事是很明顯的，凡能激發民衆愛國熱忱的任何事件，政府方面無不加以熱烈的鼓勵。

在法西斯的意大利，隨時有特別慶祝的舉動。例如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慶祝黑衫黨進兵羅馬的紀念時，有大批的戰債證券在一個古老的羅馬祭壇上被焚毀。這座祭壇是特別從羅

馬的博物院中運出來，安置在維克德伊曼紐（Victor Emmanuel）牌坊的石塔上，離無名兵士的墓不遠。

意大利政府對於自己所激起的經濟「戰爭」，有時也舉行慶祝。例如在農業運動（即所謂「產麥戰爭」）中能產生最佳穀類的農人，就由政府給以獎品，並有盛大的舉動，以表隆重。

第四節 利用羅馬主義

被法西斯黨員利用得最厲害的傳統，要算是古羅馬帝國的傳統了。關於古羅馬的符號象徵一節，在本書上文已經提起過了。但是法西斯黨員所要恢復的，不但是古羅馬的外表，也是羅馬的理智脾胃和道德的質素，使它們在法西斯的「文化」和帝國中佔相當的地位。這一說羅馬主義，大半是從意大利詩人鄧南遮（d'Annunzio）派的國家主義者中間採取的，但是法西斯黨員却把所採取的題材引伸得更遠，這是連鄧氏自己也夢想不到的。至於民團的組織，也仿照古羅馬軍隊的編制，其中有團、有支隊、有百人隊、也有小隊等名目。至於古代的標準和名位也都恢復過來。例如性質嚴厲的「步行」和少年的軍事訓練，其目的就在於恢復古羅馬的精神力和它的本質。

馬帝國的理想和重大責任，也被恢復過來。甚至於連羅馬的宗教——如果它不和天主教抵觸的話——也被視為意大利精神界的固有部分了。臘丁文已在學校的課程中恢復過來；臘丁文的戲劇已在古羅馬的圓形劇場中開演，羅馬的藝術也被人們竭力地提倡。也有人想使羅馬城具有「永久的城」的雄姿，一方面又使它成爲一個大都會的，帝國性的，和能引起深刻印象的大城。現在已有許多人在談論凱撒主義（Caesarism）了，墨索里尼雖還沒有得到凱撒的名號，但在實際上他已在進行凱撒的各項工作；此外也常有人把墨氏的姿態和服飾繪成凱撒的模樣。

第五節 其他被利用的傳統

要詳述那些被法西斯黨員所利用過的智識和政治傳統，是一件不很可能的事。不過大概的趨勢是這樣的：凡在過去有過光榮歷史的事蹟，往往被人民視為法西斯主義的「前輩」和預兆。現在且把其中最重要的幾項來說一說：

（一）「復生運動」現在法西斯的史家看這種運動是意大利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種復生運動，這是法西斯主義者要想努力完成的一種事工。法西斯主義中的民主主義分子和自由

主義分子又在竭力地崇奉瑪志尼，奉他爲一個偉大的和前輩的法西斯主義者。但也有一部分的法西斯黨員，他們的見解正和上述相反，他們看法西斯主義是反「復生運動」的，原來法西斯主義所要恢復的是古代的固有的意大利傳統，而法國化的「復生運動」對於這些却都要設法破壞的。但就大概而論，法西斯黨員因爲能站在瑪志尼和加里波的的肩頭上，也就覺得志得意滿了。

(11) 佛蘭西斯科力斯伯 (Francesco Crispi) 所代表的帝國主義和斐洲主義的政策，也被法西斯黨員用作外交方針和擴張政策的一種傳統根據。這一種政治性的傳統，往後又連帶地產生一種精緻細密的歷史哲學，和一種自負的觀念，以爲意大利在地球上應當佔一個主要的地位。

(三) 法西斯主義是直截了當地注意於意大利對於世界文化的貢獻。在過去時代，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的語言都是胞胎於羅馬語的；羅馬對於當初的基督教也有過深刻的影響；它曾貢獻許多的聖哲，和一種特殊的僧侶政治；並且憑藉它的「精神的帝國主義」，基督教會就能推廣到歐洲的西部去。中世紀最偉大的詩歌，就出於意人但丁 (Dante) 的手筆。打破「黑暗時代」魔障

的大功臣，便是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和該復興運動中的幾個巨子，如吉倭陀（Gioto），密希蘭（Michelangelo），文賽（Leonardo da Vinci），和勒斐爾（Raphael）等若干人。現在經過短時期的休息以後，意大利已重復成爲光明的和偉大的中心點了。法西斯黨員宣揚他們本國在文化上的優越地位，他們所使用的就是這樣的方式。他們對於本國的信仰，並不單單限於言語一方面。他們正在熱心把意大利的文化傳佈到外國去；例如他們已把大批的意大利書籍裝運到外國去，並且大登其廣告，一方面又在國外設立意大利文化中心區，如在紐約所設立的「意大利文物社」便是一個顯例。

（四）法西斯黨員看他們自己是世界大戰的參與者。所以凡是一個模範的法西斯黨員，必須自身是一個熱烈的戰士（最好是在戰場上受了傷），在訓練和精神方面必須是一個真正的兵士。其實這個並不能代表法西斯黨員的真相，因爲有許多黨員，自身並不參加戰事，同時也有許多老於戰事的能手，却不是法西斯主義的信徒。雖然這樣，法西斯黨員仍以爲他們的一種職責就在於維持意大利在大戰中的尊榮地位。他們要設法使意大利作戰的精神人格化，並且還要擁護

意大利作戰的目的。他們以爲意大利所以參加歐戰，當歸功於他們的努力；他們看自己在戰後的種種活動，乃是爲完成戰事的政策和目的。

(五) 在法西斯主義的理想中，也包含工團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若干成分。例如法西斯黨員所注重的『意大利的國民』的思想，原本是『復生運動』所傳下來的全國團結思想的一部分，但也有一部分是專對意大利的貧民階級而發的。他們警告意大利的民衆，叫他們一方面反對國內寄生式的資產階級，(因他們在自由主義的政府中是佔鞏固的地位的)，一方面反抗富有錢財的國外強國。他們把意大利繪成一個貧民的國家，這個國是在對國際的財閥政治挑起一種階級的鬭爭。工團主義者反對『政治行動』的一種偏見，已被法西斯黨員所濫用了；他們忠告意大利，說她必須先用經濟上的作戰工具，到了最後方可訴之於武力。他們利用社會主義者團結貧民的一種理想，去維持國家主義的思想，並且，如果當前的艱難愈加嚴重，愛國的思想 and 忠誠的需要也就越發緊急了。

(六) 法西斯黨員又復利用拿破崙式的傳統思想。他們以爲拿破崙對於法國革命理想的

醜育和傳佈，關係是很重要的；因此他們就聯想到墨索里尼這個人，也是一個在世界的視線下爲意大利民族作辯護的人。至於墨索里尼自己也設法使他的外貌像拿破崙，這是人們所周知的事實。其實這種拿破崙式的姿態是專爲對外而發的；在國內，一般法西斯黨員則在竭力恢復古羅馬的精神，而不是要摹倣十九世紀的法蘭西。在理論上，我們可以這樣說：法西斯主義所代表的是法國革命時代的末了，也是羅馬時代的開始。

第十二章 概括的調查

我們讀了前數章所敘述的各項事實後，對於法西斯公民的真相如何，就能把它們分成幾個綱目，加以概括的敘述。法西斯主義和其他主義不同的地方，就在於能用新的方法去實現古代的理想；它的目的雖趨向於古羅馬方面，但它所使用的工具却是很合時宜的。這是把但丁和密啓愛佛立（Michiavelli）所夢想的「主權的國家」用法國革命後的政治經濟方法去把它實現出來。這樣的新舊之結合，或能使兩種相反的思想彼此接觸，這就是把現代文化中基本的衝突和糾紛很明顯地提示出來，人們說法西斯主義是一種革命性的保守主義，或一種保守性的革命主義——這話是很有意義的。

古代的羅馬所要實現的目的，大致可分以下幾項：如國家的自立和統一，帝國的權力，中央集權的政府，和天主教的文化等。這最後的一項，當然是不容易界說的，因它所指出的東西，當然是很

複雜而且很紊亂的。它並不和天主教會相似，因為在它裏面包含一種傳統性的和流行很廣的反牧師主義。它既不是羅馬的，又不是封建性的；既不是異教的，又不是基督教的。我們所能說的，祇有這樣一點：它不是現代的出產品；它的理想和它的結社乃是若干世紀騷擾的經驗，和幾種不同文化的產物。在一個外國人看來，這是一些很陳舊的東西，但在一個意大利人的心理中，這是他的第二種天性。目前的一種嘗試，便是利用前世紀取消舊制度舊政治的一種力量（按即「復生運動」）使它換了一個方向，轉而能保存古代羅馬的文物制度與其精神，這在政策一方面，可說是一種很勇敢的和富於教訓的試驗了。

現在法西斯主義所使用的工具，概括的起來說，不外乎武力主義的組織，資本主義的組織，工團主義的組織，以及機械、出版、和公立學校等等的創立。我們此番概括的調查，其目的就在於發見自從法西斯主義輸入後，現代的組織方面究竟起了怎樣的改變。

現在先說出版界和學校。在民主主義的國家中，或至少在受過英法兩國民主思想的影響的國家中，出版界和學校往往被視為形成和發表公衆輿論的主要機關。出版界和學校也是和國民

教育有關係的，因為國民可以從它們中間找到必要的工具，使他一方面可以知道公衆的事件，而另一方面又可表示他對於理直氣壯贊成與否的意見。在法西斯主義的統治之下，出版界和學校都有不同的功能。學校的功能在於介紹一個年輕的人進入一個民族的傳統之中；出版界的功能在於使政府把一種「國家的意志」告訴一般民衆，並請民衆多方與以贊助。在理論上，法西斯的學校和出版業是政府所創立，其目的在於使人民效忠於國家。出版業根本上是一種宣傳的機關，不是批評的機關。因為這個緣故，公衆的輿論往往是一些感情用事的議論，不能給人們以正當的消息。加以政治的問題，其性質大概很專門，不是尋常人所能討論，必須留待幹練的政治家加以討論。其實政治的目的是公開的，全民衆都應當參加它們的表示。民衆既然讚揚這樣的政治理想，而政府也在竭力尋找正當的工具，以求政治理想的實現。民衆對於這一層，必須一方面具有精神上的熱忱，一方面具有專門的技能——這是古代的一種通俗哲學所詔示於我們的。但是這一種哲學，一方面雖是有益於吾人的，而另一方面却也有它的暴虐性，因它所主張的乃是精神上和技能上的分工主義；而這一種分工主義的成立，則是根據於工具和目的之分立，這分立的原則是現代各

項辦事機關中所充分應用的。在本書的前幾章內，我們會把關於這種法則的一些詳情加以敘述。如果我們要按此而行，我們必須把關於公民的觀念來徹底的修正一番。法西斯的公民資格的表现，不在利用民主政治的工具，如公開的辯論和投票權等，而在盡心竭力地去應付自己的事業，並在這方面盡他應盡的責任。至於一種職業或事業，是否有益於政府和國家，在理是應當由政府決定的。如果這種職業或事業的確是有益的，它就正式地被承認，而且是受它所隸屬的全國工團和社會的保護。這樣一來，這種職業或事業不但是一種私人的企業，而且成爲一種純正的公衆服役了；凡能完成這種公役的，就算盡了一種政治上的職務。換一句話說，國家所成就的既然根本上是經濟性的（如社團的制度），所以公民資格的運用也是經濟性的。國家所要求於我們的，就是要我們顧到我們自己的事業；而我們的活動和我們的勤敏，便是測驗我們對於國家是否盡忠的一種試驗。

這種關於國民資格的經濟觀，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我們所不能不提的。國家既是一種經濟性的單位，所以凡是經濟上的成功或失敗，和它所有的分子都是有關係的。如果國內的情形使

人民的生活感覺困難，或使生活程度因而提高，這是國際的競爭所促成的一種愛國性的犧牲，所以人民對此切弗把它當作一種非難政府的口實。並且如果國內的情形愈加困難，他對於國家應越發表示他的忠誠。法西斯主義能使階級鬭爭變成國際的競爭，這樣一來，它就把民治主義的政府所最畏懼的經濟上的不滿，變成一種政治上的資產了。在這樣的舉動之下，經濟生活就完全軍事化了，而營業就成爲一種戰爭了。這種思想，在實行上能成功到什麼程度，現在還不得而知，但是這種思想現在已很明顯，而且是在作實際的試練了。

以上種種的直接效果，便是爲全國的營業成立各項的經濟團體，並在國際的經濟團體之間成立界線。這種經濟思想所同意的國際關係，是和私立的社團之間的關係相仿的，那便是商訂特殊的商業協定，磋商條件，簽訂契約，和作商業上的競爭了。

區的團體和地方團體的問題就比較的簡單得多。要使各區和各城在愛國這件事上彼此競爭，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如果能運用得當，這「區」的分別倒能促成全國的團結。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地方法西斯黨部的精神是必須維持的。我們知道，任何軍事團體是注意於各支隊的作戰精神

的，法西斯主義是注意於法西斯黨部中間的訓練，並認定這些爲法西斯主義能否統治全國的一種試驗。地方上發生騷擾以後，大概是有一種「整飭」的舉動，並請本區的長官爲區內人民的精神，負嚴重的責任。如果各區能維持這樣的精神，並能把注意點集中在羅馬一方面，這樣即使在一區和別區之間有了分別的地方，也應當加以容忍和鼓勵的。例如法西斯政府雖在爲全國著名的詩人（如鄧南遮）和聖哲（如聖佛蘭西斯）作宣傳，但它對於那些在地方上已經著有聲望的人物，如含有地方色彩的小說家，地方上的軍事英雄，或社會上的聖哲和賢者等，也是毫不遲疑地加以一番獎勵的。它的理由是這樣：在任何地方的任何意大利人，如果能成就任何傑出的事件，他對於意大利民族的天才自然會有相當的貢獻。法西斯的政治家比現代的藝術家更敏捷，他們覺得意大利人一定能繼續欣賞政治之內在的複雜性和豐富，而不很歡迎以前羅馬人那種嚴肅的單純性。

政府和教會爲了意大利人的獻誠和資財等，因而起了根本的衝突，這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在上文，我們已說過，這問題比教會和政府的政治關係更爲嚴重，而且包含現代生活——特別

是意大利的生活——中許多相對的原素，如宗教和政治，正宗派基督教的靈性生活，和日趨塵俗的現社會的興趣。一般的意大利人對於這兩方面都能歸順，他們不會覺得這兩者中間有什麼矛盾和衝突的地方。不過在知識階級的中間，衝突的事件就成爲尖銳的了。原來天主教會和意大利的政府都想要在意大利人的愛心和心智中掌握主權，而且都是在要求經濟上和道德上的援助，以維持各自的興趣事業；因爲各方面都在感覺對方的競爭，所以不得不這樣應付。當然，法西斯的政制比它的前輩進步不少，因它更能引起人民宗教上的想像力，且更能給國家以表示它的政治信仰之具體的象徵和方式。法西斯主義對於意大利的青年和好戰的精神，很能給以富有生氣的和刺激性的生活方式，而且它的要求將繼續地成爲有效，——如果意大利人仍然感覺他們有與外國及外國的事業作競爭的必要。我們知道，法西斯主義根本就立基在國際競爭的上面。如果意大利人爲了別種原因，希望和國際團體有更密切的接觸；如果意大利人的忠誠不再像從前那樣富於絕對的國家性；如果國內的階級鬭爭愈趨而愈烈，終至於過分地尖銳化，——那麼法西斯主義的方法和它民事訓練的理想，就將減少它們的意義和關係，並將缺少機會去和這樣的目的彼此

適應。不過正在那時候，已有一種性質不同的緊急事件被應付過了，而他所使用的應付這事件的方法，或者可用以教訓一般規避這緊急事件的人們。